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卷　第廿一號

民國十二年十月十日

時事述評(九篇)　記者

資本主義的浪費　郭夢良

日災的觀察　林騤

大戰以來之德國社會黨(巴黎通信)　謝冠生

蘇俄的民律　錢江春

印度不合作運動領袖甘地入獄以後　仲雲

名墨訾應論　章行嚴

科學之精神的價值　唐鉞譯

收受無線電符號的新計劃　趙伯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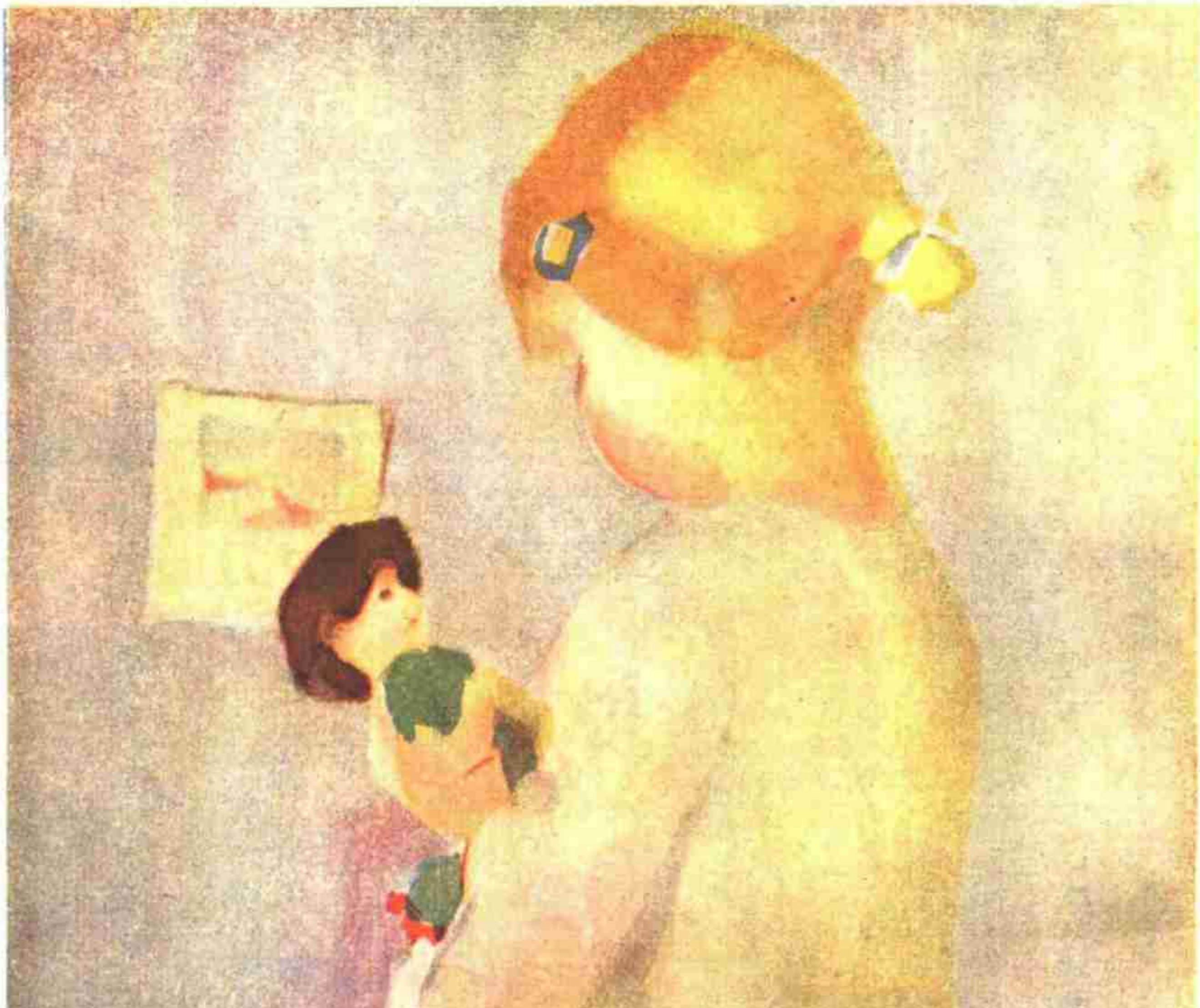
誤會(小說)　孫席珍

文學教員(小說)　仲持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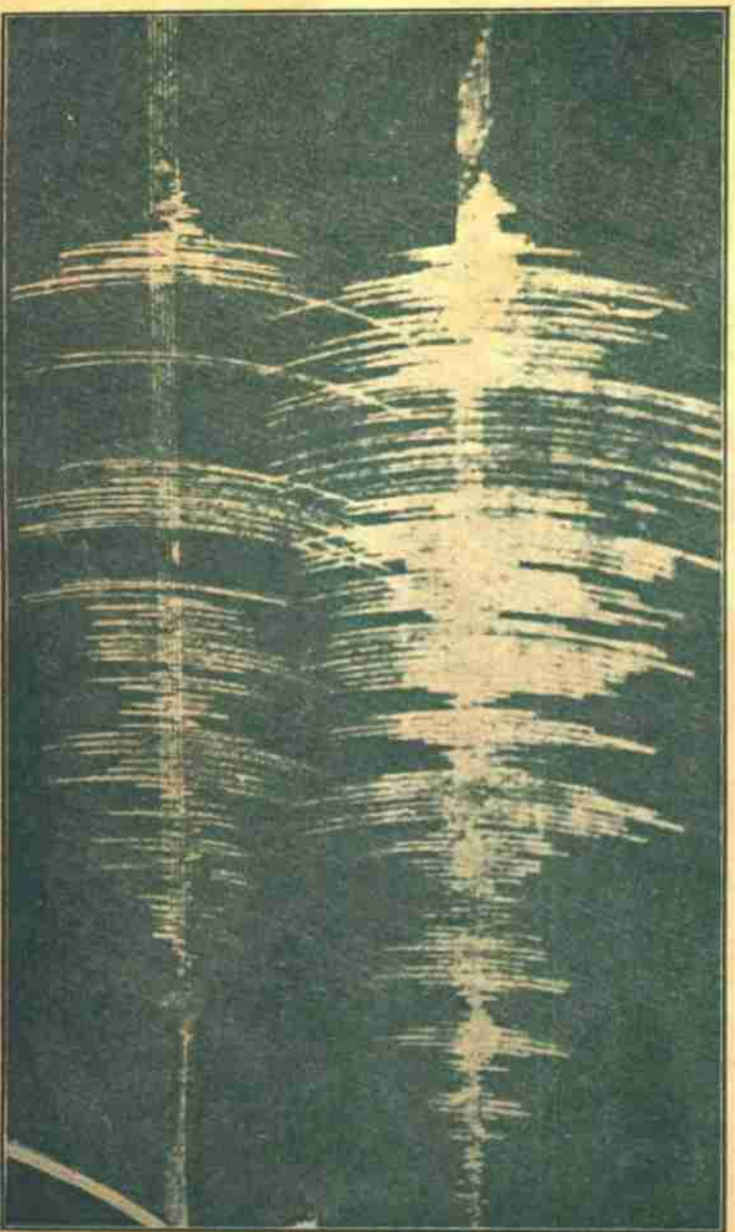
每月二冊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The First Doll" Hippolyte Daeye 作

日本大地震之眞相(一)



大地震發生時地震微動計上之記錄



橫濱正金銀行前之屍體



橫濱裁判所倒潰時壓斃之人畜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二十一號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日發行

我們竟不如土耳其……化魯(一)

時事述評

臨城刼車案的對外屈服……南雁(二)
大選告成與反對情形……梓生(四)
憲法匆促造成後的反對聲浪……朔一(七)
衆議院否決金佛郎案的風波……朔一(八)
日本大震災中的暴行……仲雲(一〇)
德國政變之經過……幼雄(一二)
英前相路德喬治游美……幼雄(一三)
菲律賓選舉與獨立運動……化魯(一五)
俄國的農業復興……化魯(一七)

資本主義的浪費……郭夢良(一九)
日災的觀察……林騤(三六)
大戰以來之德國社會黨(巴黎通信)……謝冠生(五二)
蘇俄的民律……錢江春(五九)
印度不合作運動領袖甘地入獄以後……仲雲(六七)
名墨訾應論……章行嚴(七五)
科學之精神的價值……唐鉞譯(七九)

收受無線電符號的新計劃……趙伯履（九五）

誤會（小說）……孫席珍（一〇一）

文學教員（俄國乞呵甫作）（小說）……仲持譯（一〇七）

評論之評論

△討論北京新公布的憲法是否有效……（一二七）

△附中華民國憲法全文……（一三三）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四五）

◆外國之部……（一四七）

【補白】

美國三K黨的信條……（一八）

美國海軍部的大飛機……（三五）

歷年來日本的震災統計……（五一）

恩斯坦學說復由原子而得證明……（五八）

類人猿的新發見……（一四四）

大地震中日本各地被害的統計……（一四八）

【插圖】

西洋名畫 "The First Doll"……（三色版）

日本大地震之真相……（六幅）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第二十一號

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日發行

我們竟不如土耳其

化魯

土耳其的名稱，在洋人的嘴邊，往往是和中國並提的。因爲這兩個老大帝國都有病夫國的稱號，又都擁有富饒的領土，而爲列國野心的政治家之所垂涎的。這兩個國家過去的運命完全相同，但從最近看來，那位西亞病夫倒比這位東亞病夫爭氣的多了。斯密那一役土耳其民族使出從來未有的大氣力，戰敗希臘軍，擺脫百餘年來西方列強所加於土耳其的鐐鎖。在洛桑會議中，土耳其自居戰勝國的地位，利用列強意見的分裂，收回土國歷來已失的領土及經濟利權。最近嶄新的土耳其共和國業已成立，都城遷至安哥拉，政治完全採行代議制度。對於一切建設事業，無不兼程並進。在數年前，西方學者早已有回教民族復興的預言，在現在却已得到了事實的證明了。

許多人都說土耳其的復興是全仗着凱末爾和伊斯美兩個英傑的力量，沒有凱末爾，土耳其決難在小亞細亞得勝，沒有伊斯美，也決難在洛桑會議中爭回土國的國權。但其實這話只說的一半眞理。土耳其的復興，決不是一年半載的事情，乃是二十年來少年土耳其黨努力活動的結果。二十世紀以來，土國青年因爲要求民主政治，排斥列強壓力，曾經過幾次的奮鬬和犧牲，土耳其大學生在戰前和俄國大學生一般，是以從事政治運動著名的。歐戰後土國表面雖似屈服，實際上民氣却非常激昂，凱末爾本是戰前少年土耳其黨領袖之一，到了這時，率領着數萬義勇青年，投身疆場，卒救祖國於危亡。所以這次土耳其復興，可以說是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的結果，也是一部分渴慕民治主義的青年奮鬬的結果。

現在老大的土耳其民族復興了，造成強大的新共和國了。這是亞洲被壓民族抬頭的一大紀念，我們應該珍重這紀念，並且不要忘了我們自己現在已成了世界唯一的老大病夫國。我們又將怎樣呢？

時事述評

臨城刼車案的對外屈服

震驚一時的十六國臨案通牒，顧維鈞前旣親用英文作委婉曲折的覆牒，於九月二十四日送交各使館，屆時並對人聲言向外交團疏通有效，倘各省勦匪有成績，外人必無反響；而不料日後消息傳來，豫省土匪在西華縣架擄英籍二女教士案的發生，正在覆牒發出的前一日；且臨案負責軍官山東督軍田中玉，中政府亦無力對付，延未懲辦，於是各使大譁，反響立起。二十七日的使團會議，各公使中雖有以覆文措詞得體稱爲確合外交禮儀者，而英使力言覆文骨子太硬，不能滿意，且附帶議及侵損中國主權的護路及長江警備兩案。十月一日，使團又作二次會議，決定仍由七國委員起草駁覆牒文。四日，使團領袖葡使符禮德卽親至外交部，面交覆牒於總長顧維鈞。此次覆文係用法文，其內容起首對中國去文中臨匪並無排外性質一層加以辯明，並引一九二二年河南匪案本年鄂省梅神父案及最近西華兩女教士案等，以證匪案實含有特別性質；中段責中國軍隊多用於內爭，未能切實勦匪；最後則聲明：外交團對於八月十日致中國之牒文，維持原提案之旨趣及結論，望中國政府將上次牒文所列各條一一見諸實行。

顧維鈞接到外交團二次牒文後，卽趕赴國務院，提出國務會議；當時衆意都以次日國會卽須選舉曹錕爲總統，此案決待曹錕就任後再辦；惟先派王毓芝赴保定告報，並商罷免田中玉，以和緩外交空氣。

曹錕於十月十日就職，欲以外使覲賀裝點門面，派人與各使館接洽，各使會商之下，決定緩期入覲，以待臨案解決；實無異以中國承認臨案要求爲覲賀新總統條件了。其後政府與使團間

往來磋商，決定中國承認臨案要求，各使准於十五日覲賀；於是顧維鈞內迫於要人的敦囑，外迫於使團的催問——要人既對使團將臨案要求完全承認，葡使復於十二，十三兩日三次訪顧接洽。切實聲明，非全部承認不必答覆——乃草就二次覆牒，承認使團要求；並先將覆文示葡使，託向使團徵同意。及使團將顧所擬草稿審閱修改，表示滿意，乃於九月十五日晨一面由政府發表田中玉免職命令，一面由外交部將此項覆牒致送各使館，以外交上非常的屈辱交換元首懷仁堂的一握手。可憐轟轟烈烈的青年外交家，爲維持中國國際地位而就職的外交總長，竟辦成如此屈辱外交！此項完全承認外交團要求的覆牒，於中國外交痛史中自有適當價值，特全錄於次：

爲照會事：接准十月四日貴外交團來照，重提臨城一案，本國政府已鄭重考慮，對於九月二十四日去照所開意旨及保證之聲明未能使貴外交團變更其旨趣，殊以爲悵。惟爲看重貴外交團意願起見，茲將八月十日來照續加考量。關於賠償一節，貴外交團當能記憶本國政府於九月二十四日照會中曾聲明對於臨城被擄外人願本優厚之精神給予公平之償卹，並願就八月十日來照所開三項辦法，爲分類核計之根據在案。至此外個人之『附帶賠償』問題，本總長本前述之意旨，可聲明本國政府對於該項內所指之損失，主義上亦能贊同，認爲一種附加核計之根據。但此項損失之性質及其適當之數目，留待日後之討論。

八月十日來照內『懲罰』項下所開之中國官吏四人，曾於九月二十四日去照聲叙內有三人早已免職，其一亦經依照中國法律正在議處。現本總長可爲貴領銜公使告者，前交陸軍部議處之山東督軍田中玉，業經該部呈復本國政府，已於本月十四日據情呈奉大總統命令，准其免去職務矣。

本國政府以內地各處土匪騷擾，危及安分之外國僑民，深知有痛剿之必要。此項土匪既肇臨城刼案，近又發生貴外交團十月四日來照所提之鄂豫兩案，本國政府爲早日肅清起見，定有剿匪計畫，業於九月二十四日去照聲明。自接貴外交團十月四日來照，本國政府又重行嚴令各省長官加緊痛剿，以盡厥職。

至關於改良護路辦法，本總長曾於前照聲明，爲中國目前內政要舉，應負之責，未嘗放棄。本總長特再聲明：本國政

府對於外交團有意提出之各種計畫，雖難承受，但對於外交團之關懷路警問題及其襄助之盛意，深爲紉感。

本國政府深信所採嚴厲之剿匪計畫，與夫新訂之護路辦法，定能使外人在中國內地旅行及居住之安全益臻鞏固也。相應照復貴領銜公使查照，須至照會者。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山東督軍田中玉，不幸而成爲此次臨案外交中一大障礙物，更不幸而又成爲臨案外交餘波中一大主腦。當中國初次答覆十六國通牒時，本商准田氏，令自行辭去山東督軍，以敷衍外交團懲辦負責軍官的要求，乃覆文送出而田氏食言，且電國務院攻擊外交團爲干涉內政。及外交團二次通牒送到，有傳爲因中國不撤懲田中玉，各使太無面子所以至此者，田氏乃成一重大犧牲品。曹錕就職，田氏應召入京，仍不願直接辭職，且在國務院力說外使二次通牒，實因反對交通部孫多鈺王賡等辦理路警不善所致，以辯明並非爲己。經顧維鈞證明其不確而罷，其舉動實亦可憐！及田既犧牲，由政府同時發四令：(一)山東督軍田中玉迭電辭職，情詞懇切，田中玉准免本職；(二)山東督軍一缺着即裁撤；(三)特派鄭士琦督理山東軍務善後事宜；(四)特任田中玉爲益威上將軍。乃外交團竟因(一)(四)兩令同時並發；以爲中國政府與使團開玩笑，準備嚴重交涉。葡使爲原接洽之一人，無以對各使，則電本國辭職；顧維鈞因政府如此舉措無以對葡使，亦於十六日提出辭呈，不到部辦公。使團空氣緊張，大有不了之勢。曹錕一面急派蔡廷幹疏通各使，說明田授上將係虛銜，實爲明升暗降；一面再由高凌霨呈曹聲明：『上將令在先，免職令在後，發表時手續錯誤，致賞罰殊欠公允。』更令蔡廷幹以此項聲明公文示各使。各使因八月十日要求既得到完全承認，樂得從此罷手，遂表示諒解。一場風波雖勉強了結，但外交團干涉主權既已見之事實，從此中國內政已被控制，將益無力解脫了。(南雁)

大選告成與反對情形

大選一事，經九月底的津保兩派合力猛進，加以外省督軍及大選派議員的竭力代拉議員進京，到十月初乃有成功的希望。吳景濂等當時聲言北京已有議員六百人，選會可以足數；因預定十月一日起連開憲法會議三次，以驗出席人數，到四日即開總統選舉會。不料內部布置未妥，一日憲法會議出席人數僅四

百五十九人，憲會固開不成，而距選舉會五百八十六人的法數，相去幾及百人；二日又流會。當局知事不妙，一面放棄先選後付主張，於三日發放每人五千元的支票；——議員邵瑞彭曾取得一票攝影製版公布，並用爲證物向法庭控高凌霨等選舉納賄觸犯刑章——一面不顧洛陽的反對，於四日發表衆議員延長任期令；於是五日的總統選舉會乃得成功。

十月五日上午十時，在北京象坊橋衆議院會場開總統選舉會，延長時間至下午二時五十分，始由吳景濂宣告到會議員五百九十八人，超過法數，開始投票選舉。四時二十五分開票，結果：計曹錕得四百八十票，以最多數當選，其餘孫中山得三十三票，唐繼堯得二十票，岑春煊得八票，段祺瑞得七票，吳佩孚盧永祥各得五票，陳炯明陸榮廷王家襄各得二票，李烈鈞譚延闓，張作霖張紹曾吳景濂唐紹儀嚴修谷鍾秀王士珍李盛鐸汪兆銘各得一票，廢票十二票。是日北京大戒嚴，在象坊橋附近，軍警搭蓋篷帳，警衛森嚴。會場中參觀者有國務員全體，北京軍警長官，及外賓美國公使各國使館參贊書記並中外新聞記者多人。而議員方面則赴會投票時概由大選機關派汽車迎接，時人譏爲押送；其在京安福政學及各反對派議員，有臨時闖逃，在車站被軍警拉回的；有甘願入場而怕現顏面的；有隨後偕江蘇拉來議員由天津一同臨時趕到投票的；患病議員易宗夔等則用繩床抬入投票，眞是泱泱大觀！



曹錕

大選成功，選舉會及國務院立即電保定報告，國務院並推袁乃寬赴保迎曹。而王承斌回津，熊炳琦回魯，承辦諸人也各星散。及吳景濂於八日晚送新總統當選證書赴保定，一時議員官僚到保道喜的頗多，北京的熱鬧驟然移往保定。曹錕於七日通電承認當選，九日接受證書，即晚以曹士傑所部十六混成旅五

千餘人作衛隊，乘車扈蹕從保定動身赴京沿途三百里間，另由駐軍特別保衛，五步一棚十步一帳要地架山砲機槍參加此項沿途特別守衛的有四萬五千人。到京時黃土鋪地軍警四層清道，民戶鋪戶各以兩兵站守，宣武門斷絕交通三小時及在公府就職，赴衆院宣誓並參與憲法成立典禮後，於是曹氏就成了國會選出的「憲法總統」了。

※　※　※

北京的大選派正在自慶成功，計議酬庸辦法，而反對派因通電警告無效，已從事第二步手段了。上海人民於曹未就職前舉行過反對賄選游行，孫文於十月九日容納上海國會意見，下令討伐曹錕，並通緝附逆議員，電奉浙及西南各省一致辦理。至雙十節這一日北京開封濟南武昌等地賀總統慶憲法，造成太平景象；而上海杭州甚至直系勢力範圍內的南京蕪湖太原等地的市民及學生却借了國慶紀念開會反對曹錕非法當選總統，而開會後或通電聲討，或游行講演，聲勢尤盛。杭州蕪湖的學生並於上項舉動外，聲言懲戒猪仔，結隊搗毀各該地參與大選議員家宅以洩憤。至實力反對的各省，除已與中央完全斷絕關係的幾省以外，浙江爲素持半獨立態度的，到此也不得不於十月十三日以後停止與中央公文往還，以示不承認曹錕的占據中央稱號總統。另外，如廣州大本營於十三日議決準備北伐，旅滬反直各省代表聯名通電討曹，計議另組政府。反對運動也似應有盡有，不無聲光；但實際的爆發，則恐尚有待。我們試看反對各省，如粵川等被牽於境內的戰事，浙江已暗中四面被包圍，其有出兵能力的奉天，又爲直派遣使陸續出關，許以重利，動以戚誼，使張作霖無法下臉，榆關秋操軍隊不能有所動作；便可知反直運動實際難以發展，而反對派的一腔憤怒，亦僅能於直派勢力範圍外開會演說及發電痛斥罷了。（梓生）



吳景濂

憲法匆促造成後的反對聲浪

中華民國的憲法十一年幾個月造不成，這次北京的議員竟能以三次會議用十餘小時的時間趕速完了；但可惜今非其時，國人不特不頌其功反因而反對聲浪大起。且一部神聖的憲法，亦被議員先生所累得到『穢憲』兩字的徽號了。

如記者在本誌九號所述制憲是勝業，且爲民望所歸；而諸議員不於黎元洪代籌出席費備建紀念塔時將憲法完成，以致坐失時機，實爲可惜。政變以後制憲派的一部分議員（政學系及益友中的褚系）既以遷地自由制憲爲標幟，相率南下；北京大選籌備諸人爲籠絡議員計，始倡議制憲，並實行憲會出席費辦法，但國人已認定這出席費無異大選津貼，而留京制憲的名義，表面雖堂皇，國人已不加注意。至於那時留京議員要南下議員回京選舉，則假名回京制憲；南下議員要在京議員共同南下拆台，亦稱來滬制憲；甚至大選無辦法時則當事者發促憲通電；實則制憲一事，在當時不過是一種政治上的手段，已是衆目照彰了。

吳景濂等數派的大選基本議員，本是反對制憲而以先選後憲爲旗幟的。制憲派留京的一部分議員（研究系及政學系少數）因認定南下亦無辦法，乃以先憲後選爲條件，在京與大選籌備諸人作相當的接洽，並與吳景濂等數派爭鬬。他們於三個月中，雖然在京幾十次憲會都流會，但曾作種種活動，表示勢力的不可侮；保定方面促憲電，北京軍警長長聶憲藩薛之珩等的擁護制憲電，都是因了他們的活動而發的。後來於北京國會人數最少時，用回京制憲名義，招回上海議員不少——雖然內中有實利關係，但名義却非此不可。更於九月底選會有開成希望時，以缺席表示主張，卒得大選籌備諸人的容納，訂定條件，憲選並進，且由攝政內閣領袖用公函保證，主張遂得貫徹。

講到這次制成憲法的事實，因事太草率，實在少有可記。憲選交涉妥協後，當局原定於十月一日起連開三天憲會以爲敷衍，隨後即開大總統選舉會，選舉成功後再立即制成憲法，於雙十節大總統就職時一同公布，以爲點綴。後來因別項緣故，於四日始得開憲會；黃贊元提出修正案，主席吳景濂以地方制度第二條以下付表決，即全數二讀通過。五日選舉成功後，六日又開成憲會，將國權一章及民六懸案全數通過；並舉定藍公武籍忠寅等三十人於七日將憲法全部文字整理。八日，藍公武等整理過

的憲法全文交付三讀會，又全體通過。一部中華民國百年大計的憲法，在這了草糊塗中告成——憲法全文見後評論之評論欄——而教育生計兩章則因不及付議，竟致閣置。經十月十日在衆議院舉行公布典禮後，於是議員的制憲事業就算告畢了。

※　※　※　※　※

制憲權屬之國會，本是臨時約法所規定的，不過六月十三日以後，這法統所屬的國會已分成南北兩個，究竟制憲權應歸那一個國會已不免發生問題。加之這次能多集議員制成憲法的北京國會議員又多因大選關係受有得賄嫌疑，他們所制成的憲法，國人又不免要輕看或不承認了。

上海國會因議員多被誘北回，人數寥寥，自知難達遷地自由制憲的目的。南下諸議員見北京流會四十四次後居然於十月四日開成一會，能匆匆將許多條件二讀通過，知事不妙，即集議應付方法。議員中頗有主張乘此將制憲權奉還國民以取消北京國會制憲權能爲根本解決者；潘大道等尋繹章行嚴氏八舊議，稱爲公憲，主張尤力。張樹森提出制憲方法三種：(一)非常國會制憲法；(二)國民制憲法；(三)非常國會起草國民會議公決法。請擇一使用。更有人痛言議員已有三分之二附逆，亟應設法補救，滬國會應放棄制憲權還之國民。但會議結果，僅以通電反對爲止。上海議員之尚不免戀戀於北京所已占先着的制憲權，於此可見。雙十節吳景濂等正公布憲法，而湯漪在天津用憲法起草委員長名義發表宣言，力說因賄選而累及制憲，並舉出三義，請國人審斷。上海輿論界亦於憲法有效與否發生爭論——參看下評論之評論欄——惟究竟如何，不得不待之將來事實的證明。至反直派各實力者則又似乎對北京的憲法視若無物，所以沒有宣言發出。

憲法的制成，在反直派視若無物，本不足怪；但北京的國會，政府，也都於憲法以外忽又提到憲法施行附則。國會的意思是想藉此以再延壽命，加增自己的勢力；政府的意思是想藉口施行附則未成，憲法緩期實行。新憲法的雖有若無，於此可見。(朔一)

衆議院否決金佛郎案的風波

張內閣時代鬨動一時的金佛郎案，因法使要求承認而有黃外長的答覆；因黃外長答覆幾同完全承認而引起國會的攻擊；自後更繼之以該案的提交國會，比葡等八國附和法國的要求與催促，輿論界更因之或表贊同或示反對——以上可參看本

誌第二第五兩號樸之君的評述——而該案終於擱置在國會一直延宕下來沒有解決。法使及比葡等八使雖迭次嚴厲要求了結，政府亦祇得轉催國會，並以游詞暫時敷衍各使。政變以後，直系所擬倚重的財政人才爲與中法銀行最有關係的王克敏等，而國會中反對承認金佛郎的褚輔成一班人又適爲南下的重要分子，因之北京將承認金佛郎案以活動外債的消息，與南下議員否認金佛郎案的函電，又繼續不斷的見於新聞紙中。

這回衆議院於十月三日突將擱置多月的金佛郎案提出，加以否決，而同時駐京法使與中國駐法代表陳籙都催促中國政府速將該案結束，於是金佛郎案又復熱鬧起來。這裏邊各有各的內幕：(一)衆議院於十月十三日咨覆政府文中雖簡單的說：『准大總統先後交議並咨催以庚子賠款維持中法實業銀行復業，並協定十六款用金佛郎償還咨請議決一案，又准照議比美日本義法英和八國公使來照，暨比日法義四國公使節略，要求用金償還庚子賠款咨請議決一案，業經本院依法先後交付全院委員會併案審查，茲於十月三日開全院委員會併案審查，僉以交議兩案政府應根據一千九百另五年換文辦理，經多數可決，由委員長報告爲適當請議長以交議兩案合併表決，當以該兩案應否付二讀會付表決，在場議員三百十八人，起立者一人，少數否決。依據衆議院規則第七十一條之規定，本案應行作廢。』而知道他們內幕的，則都明白：吳景濂一派謀組閣，恐與中法協定有關係的顏惠慶王克敏來競爭，所以出此一着，以打擊顏王；(二)法國政府恐怕他們的國會因此案延不結束看輕他們的現政府，且或因此發生倒閣運動；所以一面嚴厲訓令他們的駐華公使務催中政府於法國國會開會前解決該案，一面又以法國將因金佛郎案派艦來華，與其他八國訂定密約共同取最後手段等情，告中國駐法公使陳籙，令向本國報告並代爲催促。

近來對於金佛郎案的活動，可述的有三：(一)中國北京政府高代閣一面於十三日接到衆議院咨文，一面又迫於法使的催促，曾擬將該案交回國會覆議，以敷衍法使，但顧慮到覆議否決後的最後手續，及不欲以代閣得罪議員，又復擱置，大約將留待將來正式內閣辦理了。(二)目前握財政部實權的次長賀德霖，是接近吳景濂的，他爲暗中幫助吳氏及便自身籌款起見，於二十四日閣議，聲言將迫匯理銀行交還因金佛郎案而按月扣住的鹽餘共二百萬元，否則決取消匯理的代管鹽餘權利。(三)法

使除爲滙理扣鹽餘案向雙方疏通外，對於金佛郎案本身，以二月間黃郛長外交時的承認公文爲根據，竭力與顧維鈞爭執，並言當時未聲明須待議會議決，不承認中國此次反汗。且一面散布謠言，謂法國已與使團聯絡妥洽，待中國實行推翻前次承認時，要發動他們所擬定的最後辦法。

金佛郎案的初次發動本不免有政治作用，這次又以政治關係而爲國會所否決。記者私心竊懼，外交與財政的被牽於政爭，恐怕終無好結果，而金佛郎案因外人的壓迫又恐終於不得不出於承認。至法使所言議員曾因此案向使署索黨費不遂，因而否決此案一層，則在法使未宣布確實證據時，我們祇可看作無稽之談能了。(朔一)

日本大震災中的暴行

日本這次地震，世界人士方憫其困苦，本人類互助之誼力謀救助；乃日本軍警暴民竟有互相聯合以殺戮我華工及朝鮮人與社會主義者的暴行。事後，日政府當局雖力謀消滅證據以圖掩飾；但這慘酷的事實固彰彰具在，豈一手便能掩盡天下人耳目！

東京當地震時，日政府爲維持秩序起見，即下戒嚴令；惟因當時警察稀少，且戒嚴司令部的軍隊亦未出動，地方秩序，遂由所謂「青年團」者協同維持。不過這青年團平時抱排外的思想，且其中分子複雜，乘此時機，遂藉口有不逞鮮人謀放火鴆亂，大施其殘殺擄掠之技。我國留日學生之被監禁毆打至死者，無慮數十百人。共濟會會長王希天辦理華工事務，素爲日人所深嫉，地震後乘脚踏車往大島等處慰問華工，被日本軍隊拘禁於千葉縣習志野地方；雖經共濟會幹事王兆澄君到該地調查，但迄今尙存亡未卜，大概已遭毒手了。

至我僑日華工之被慘殺者，則爲數尤夥。蓋華工之在日本，爲日人所深惡。去年日政府曾下驅逐之令。當地震前，被押解回國的，蓋不下數十百人。所以地震起後，一般青年團員，在鄉軍人，以及警官軍隊，用刀劍鐵棒鐵鈎等凶器，肆意擊殺。甚有以甘言誘至空地而聚殲之者。據共濟會及回國華工的報告，其爲狀之慘，眞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當九月二日晚九時許，有日本浪人三百餘手持槍械，擁至大島町八丁目華人客棧內，威迫華人將財帛儲藏處指出，並以計誘至棧外空地，佯言卽將地震，須臥地上，突然間將華工一百七十四人盡行槍斃。(內僅一人以佯死

得免。但這不過是大島一方面，此外若東京三河島等地，蓋亦莫不如是。其餘劫後餘生，則大都被禁於千葉之習志野日給少量的食物，且侮辱吊打，無異囚徒。至所有錢財，則當然盡被劫去，無有孑遺了。總之，此次被害人數，當在千人以上，其折臂斷股焦頭爛額而狼狽回國者，尚不可勝數。現各地人士，雖拍電政府，要求嚴行交涉；但以如此的國勢，如此的政府，所謂交涉，恐也不過遞幾道公文能了。

至在日本內部的一大慘殺事件，即著名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與其妻伊藤野枝，甥宗一的被殺事件，在十九號時事述評內經大略敍述過，現在再據各方面的調查說載如下：九月十六號下午，大杉榮與其妻偕甥宗一，出外買物，有憲兵大尉甘粕正彥者，與其兵士森曹長平中本田二人，以汽車要之途上，帶歸麴町憲兵分隊，幽閉隔離室。是晚八時，甘粕大尉及其森曹長將大杉榮及其妻甥三人，盡行勒斃。一面用菰葉裹三人之屍，投於隊內古井，將三人的衣服，全部燒毀於倒壞房屋的空場上，以掩痕跡。現關東司令官以下憲兵司令官，憲兵隊長等雖俱免職，審判亦正進行，但以憲兵而擅自殺人，不得謂非非常的事變。大杉榮與其妻因爲社會主義者至遭殺害，讓一步言之，尚有可說；然宗一小兒，豈亦有被殺之罪？是誠不得謂非日本官憲之大變不可。

大杉榮慘殺事件尚未解決，而所謂龜井戶羣馬縣等爲日本人民所不應有的暴行復又發現。據小森龜井戶署長自云，當地震時，全市騷然，有亂民無數向出張警察前郵便局之宮內省及近衞第一師團聯隊兵士冷嘲熱罵，最後復繼以暴行。他遂獨任指揮，在演舞場前，決斬其爲首十四人，一面將屍體掩埋，並預囑署員，如有家族來問，祇說不在此地以敷衍他們。此事以戒嚴期內，格殺勿論，故就此無形了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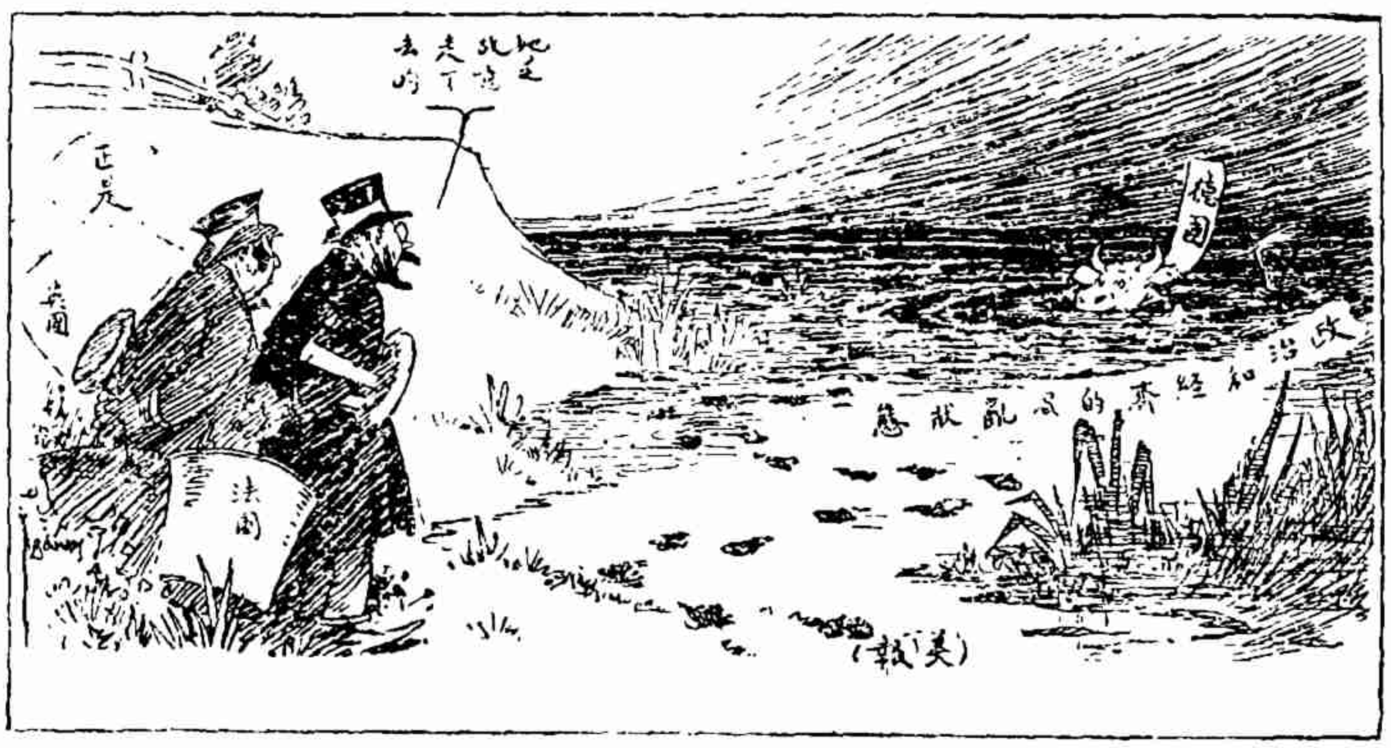
九月二日時，羣馬縣自警團員二百餘名，見齋藤某自埼玉來，以其形跡可疑，即押往岡藤警署，請其檢舉。四日夜，又捕土木工人十六名，亦交該署收押，後警署方面以齋藤並無可疑，即予釋放。該團大憤，遂聚二百餘人大舉攻署，將在押之十六工人，盡行殺戮。迨六日夜，警察返攻，該團即亂鳴警鐘，以村人之助復大肆殘暴，此事現尚在審查中。

且聞當震災發生後，警視廳特別高等課即與各署協力，對於農民運動社，種蒔社，赤旗社，曉民社，無產社，勞動運動社等大小二十餘之社會主義團體，實行全部檢舉。據被釋放者之談，大抵均受龜井戶同樣的慘劇云。（仲雲）

德國政變之經過

德國自斯德萊斯曼組織內閣後，一反以前古諾內閣所行的政策。取銷消極抵抗，以謀與法國諒解；勵行非常經濟策以謀增加國稅；政府更主張採行嚴峻方法以增多出產，安定幣制，以解付賠款。故要求各政黨給予政府關於政治財政經濟及社會之甚大權力。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可以不待議會通過，而行施種種政策。又換句話說是斯德萊斯曼要把德國的內閣變成狄克推多制罷了。

當斯氏於十月二日邀請各黨領袖開會討議時，德國國民黨提出要求，不願與社會黨員同入政府，請斯氏改組內閣容納國民黨，廢除每日工作八時間制，聲言如不依從要求，便將反對內閣經濟財政事務之各項政策。國民黨人物多數係德國資本家，如石丁納等人所以很和社會黨反對。



是榨牛乳的時候了

在斯德萊斯曼亦以為要增加出產，安定幣制，必須施行三種政策，即(一)加重擔負於資本階級，(二)價格問題應依新原則辦理，(三)加增工作時間，礦業尤宜加工。所以對於改革工作時間一事頗有傾向國民黨的意思。

但是干涉八小時工作制一事為社會民主黨所斷斷不容。所以社會民主黨極端反對，並不許國民黨加入政府。於是社會民主黨閣員急欲告退；而斯德萊斯曼內閣便於三日瓦解了。

內閣辭職後，德總統仍責成斯德萊斯曼組織新閣。斯氏為撙節起見起初想減少閣員額數，意在建設狄克推多制。但除國民黨外，各政黨都表示反對，尤以社會民主黨反對最力。該黨通過決議案，不能贊助無國會的基礎之政府。於是斯氏組織專權政府的計畫，卒歸失敗。遂即翻然變計，再與各政黨接洽，仍組織混合內閣。五日各政黨會商工作時間案，議定以一九二二年佛爾德內閣之辦法為根據，某種指定職業為增進產額計，得不適用八小時工制。此問題既告解決，於是混合內閣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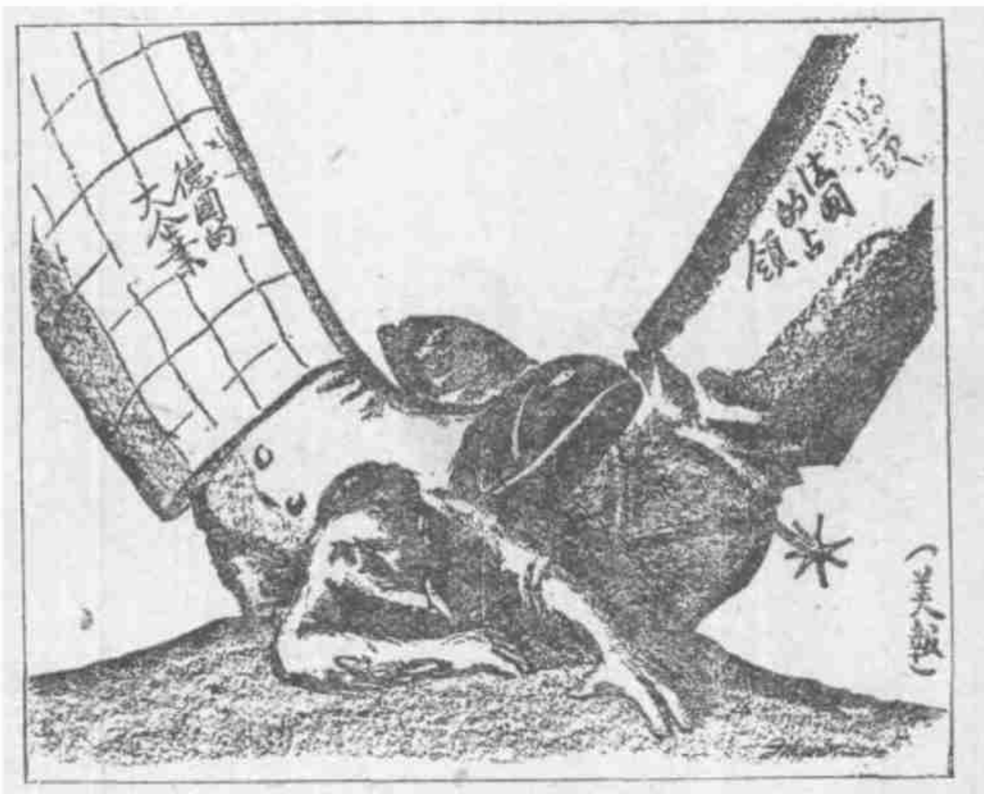
得成立。六日宣布閣員名單計十二人。黨籍分社會黨，民主黨，中央黨，國民黨。首相自兼外交大臣財政大臣本屬社會黨希爾福立，但因國民黨反對，故改任路德氏。舊閣員多數留任。九日卽經國會投票信任。

內閣成立後，八日國會討論政府所提之緊急戒備法草案。政府宣稱如不通過此案，卽將解散國會。此案內容如下：

（一）政府當必要時，對於財政經濟社會上各種施政，無須顧慮憲法上的常道，但其權能不及於八時間工作制，恩給資金制，保險契約，國民保險支付。由此條例所發布的命令，須立卽通告國會及參議院。經國會要求，當行取消。

（二）本條例由公布之日施行。至現政府或混合內閣更迭，或條文內容須變更時，卽行消滅。如無此項事件發生，則以明年三月末爲限。

十三日此案卽經國會通過，各政黨大都歡迎，惟共產黨大聲怒駡。現在政府已依照此項條文，決計施行新幣計畫。主張聯合農工商設立一國幣銀行，不隸屬於國家。銀行發行一種新幣，名爲仁頓馬克。(Rentenmark) 銀行名爲仁頓銀行。(Rentenbank) 以現金爲擔保品。仁頓銀行將以十二萬萬仁頓馬克，供政府之用，但紙馬克仍爲合法國幣。此外尙有重要命令，急待頒布。



德人所處的地位

德國政變已安全經過，政府權力，非常擴大。但是現政府所處地位，實非常爲難。在內則萊因獨立風潮，正在猖獗，巴威略在實際上幾已脫離中央，宣告獨立。對外，則法比嚴行拒絕德國所提解決魯爾問題之辦法。斯德萊斯曼手段雖高，權力雖大，到底有應付不及之勢呢。(幼雄)

英前相路德喬治游美

英國前首相路德喬治往美游歷於十月五日抵紐約。受美人極端歡迎。從前比利時皇帝及法國福煦元帥游美之際固不必說，便是英國皇太子駕臨時，也難比其盛況。自乘船至港內，自港邊至街道，幾處處插遍歡迎旗。各新聞紙，無不揭載歡迎社說。喬治登陸後卽直赴華盛頓，先訪美國前大總統威爾遜，相談甚久。語中談及國際聯盟，說國際聯盟無力調停意希交涉，益暴露其無能。國際聯盟沒有美國參加，到底不成爲完全的機關。次日喬治卽往芝特萊爾，十五日至明萊帕里斯。又至芝加哥。因感冒暫居休息。十八日至斯泊林非爾特，置花圈於林肯之墓。喬治到處演說無不受人歡迎。

喬治爲英國有名政治家，其手腕才智早爲世人所深知，此次赴美，據彼自己所云，並無政治性質，彼爲平民主義力事數年現在想借此聊適身心。但我們試聆喬治氏之演說，都在勸美人參與歐事，恢復和平，以爲歐洲前途必俟美國出助，始能有望。這可見喬治此次游美的用意了。



歐陸現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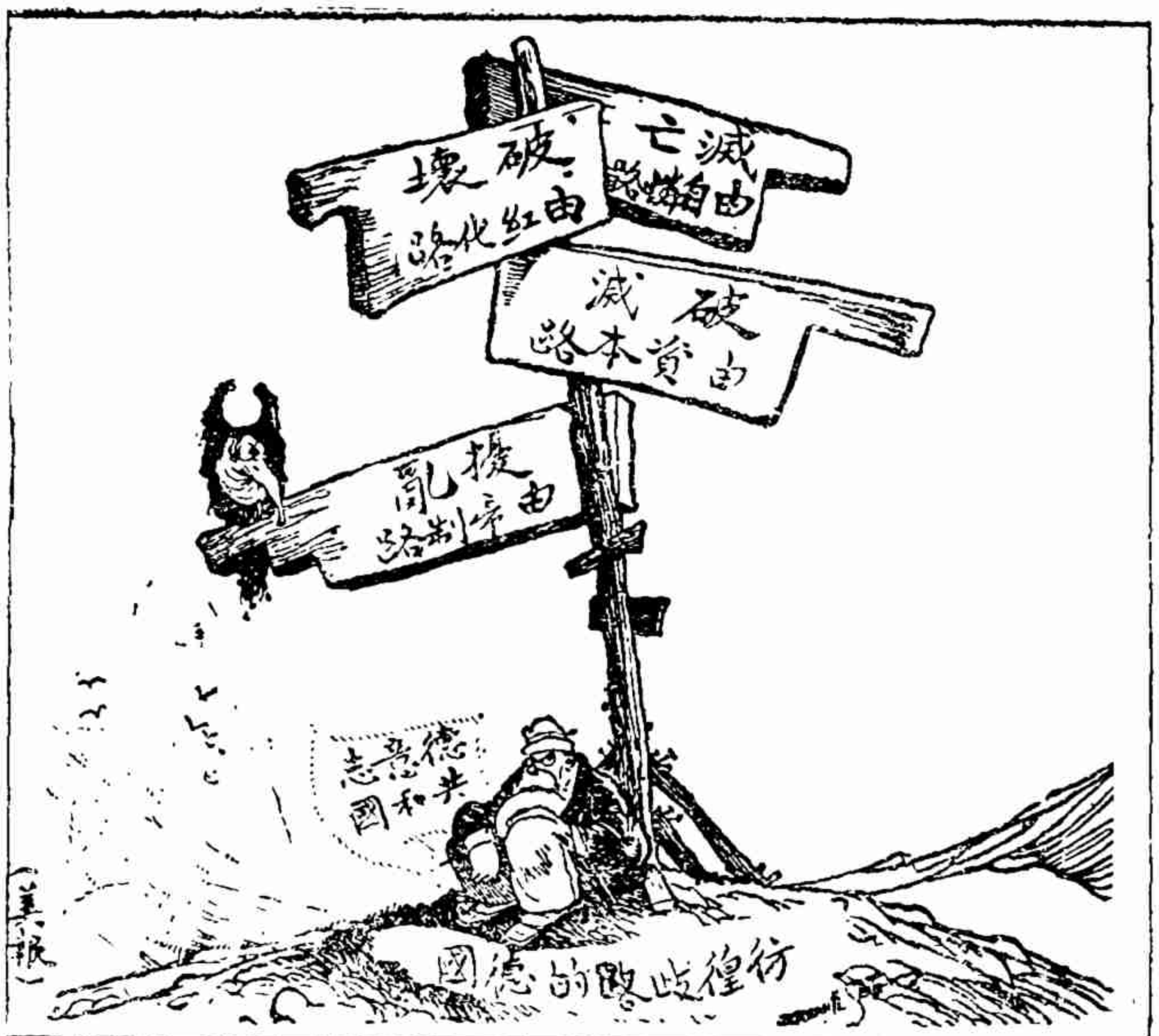
近年來英國常思用一種方法使英美關係更得親密，不僅在謀口頭上的諒解，且欲進而求以外交文書互相締結。這無論在路德喬治內閣，在鮑爾特溫內閣，都有這般心意。但在美國則以爲國際親善，原不必有條約的束縛，只要精神上一致就好。這是英美外交上差異之處。喬治之赴美，卽在於求得此點之諒解。

近來英國無論在產業上，在外交上，均處非常困難的地位。如失業問題，如對法關係，一念及將來，都覺悲觀。尤其是對法外交，英國之行動，幾乎處處都惟樸蔭開雷之命是從。英國外交之權威，大爲失墜。長此下去，英國對於大陸問題的發言權，將有被剝奪的情勢。這豈是英國人所能忍得？要打破此種局面，唯有借有力的第三者之

力——即美國之力,這又是路德喬治赴美的目的了。但是美國上下此時果能如英國之願望否,我們未可決定。上半年法國克利孟梭往美游說時,也曾受美人歡迎,但他的目的,——請美國助法抑德——却毫不成就。這回路德喬治至美所可得的結果如何,也就很値得注意的了。(幼雄)

菲律賓選舉與獨立運動

現代是弱小民族擡頭的時代。在無論那個強國下邊,幾乎都有異民族要求獨立的紛擾。別的不說,便是在平民政治最發達的美國,竟也不免。菲律賓要求獨立已鬧了好多年了,美政府也明知道菲人不能久居羈下,但爲自國的經濟利益軍事政治利益起見,終不忍放手。因此菲人的獨立運動愈演愈烈,自從伍德(Wood)任菲島總督後,對菲人施高壓手段,菲民更加激憤。到最近的選舉,於是菲人要求獨立的決心,才大顯露於世。



菲島自經哈列遜總督(Harrison)的統治後,境內政治修明,產業繁盛,教育普及,此太平洋中的孤島已一變而成爲文化燦爛之邦。哈列遜出身民主黨,向來就主張扶助菲人獨立,在菲島行政機關中儘量任用菲律賓土人,菲人也以爲他們已很有政治經驗,可以把政治收回自辦,所以對於獨立的熱望,非常強烈。但到了前次美國選舉,民主黨政權失墜,共和黨總統哈定改任伍德將軍爲菲律賓總督。伍德將軍是反對菲律賓於目前獨立的,所以自從他就任後,菲島獨立黨人就大爲失望,政爭因此也日益劇烈。近年菲律賓人的政治運動分爲兩大黨,一是聯合黨(Coalition)是主張立卽獲得政治獨立的;以圭松

(Mamel Quezon) 爲黨魁，在菲島佔有很大勢力。一是民主黨(Democrata) 是主張先獲得經濟獨立，然後再謀政治獨立，所以比較是緩進的。這兩黨近年競爭甚烈，而獨立派的聯合黨比較的佔優勢，該黨黨魁圭松可以說是菲律賓最有本領的大政客，他反對美國統治，并反對一切屬於美國的東西，和印度甘地派的不合作主義同其主張，所以是伍德將軍的最大的仇敵。

今年十月初值菲律賓第四區參議員的選舉期，聯合民主兩黨都認爲非常重要，事前兩黨爭競甚烈。聯合黨推圭松的知友前馬尼拉市長費南狄士 (Demona Fenandez) 爲候選人，民主黨推比較保守的蘇慕郎 (Juan Sumulong) 爲候選人。選舉前兩候選人選舉演說非常熱烈，人心大爲鼓動。此次舉行選舉的區域是巴東 (Bataan) 利剎 (Riza) 拉格那 (Lagna) 三處；此三處民主黨勢力比較的發達，但聯合黨運動却很劇烈。到了十月二日投票的結果是如此，屬於聯合黨的費南狄士得五萬五千五百十四票，屬民主黨的蘇慕朗得三萬九千五百四十四票。於是費南狄士遂以大多數的投票戰勝蘇慕朗。在選舉時競爭雖劇烈，但秩序很整飭，除巴東地方有一聯合黨員被民主黨員擊傷外，各地選舉均平安經過，可見菲人已有了民主政治的素養了。



樸蔭開雷：「我知道一定要把這從歐洲地圖上抹去，法蘭西才能夠穩固。」

此次選舉的結果，可以表示菲人的獨立運動，已達最高潮。反對菲島獨立的伍德總督勢將不安於位。據十月十七日馬尼拉電，菲律賓立法院已通過要求美政府撤回伍德總督的議案，可見這次選舉影響的重大了。此後菲律賓問題勢必成爲美國議會中的一個重大問題。美國民主黨本來主張儘速使菲島獨立，但現在執政的共和黨却竭力反對，菲人的熱望能否達到，我們只看明年美國總選舉（美國現總統於後年三月滿期，明年共和民主兩大黨將再於選舉一決雌雄）的結果便可知道了。(化魯)

俄國的農業復興

最近在莫斯科開幕的全俄農業展覽會，是輓近俄國歷史中的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爲勞農政府謀改善全國農業，增進農民生活狀況，這一次展覽會便是這種企圖的成功的起點。俄國農民大多數都是不識字的，對於共產主義不甚理解；勞農政府想教育這些農民，使能擁護政府。此外，政府更想改良農業生產方法，使俄國能自給自足，不至受資本主義國家對俄封鎖的影響。這是革命後俄政府所努力規畫的，經六年的慘澹經營之後，到現在却已得到了些少成效了。

展覽會開幕的那一天，全俄各機關一律休假一天。從莫斯科鄉間到城內，行人塡塞道途，大多是些農民赴展覽會參觀去的。盤千盤萬的勞農會代表都執紅旗，招搖過市，會場點綴，非常美麗。莫斯科全境秩序井然，絕不發生擾亂。開會日勞農政府領袖人物都有演說，而尤以里戈甫(Rykov)——人民委員會副議長李寧的代理者——的演辭爲更重要，大旨是如此：

『俄羅斯已造成了一個奇蹟了，他已把一片廣漠溯溼不適衛生的土地，改變成這麽繁華興盛的市鎭。但這不過是四個月間的事呢！我們曾經要求歐洲資產階級國家協助我們從事經濟改造的工作，他們都拒絕了。於是我們不能不靠着自力開發自國的富源，到了今日，全世界人當能估定我們的力量了。農民現在也已經知道共產黨是在替他工作，而且是他的好友。我們希望歐洲會得注意，知道俄國已入於改造的時期。』

莫斯科展覽會的外國部比俄國部較遲一星期舉行開幕。外國部的商品以德國爲最多。開幕那天，外國代表，外交家，新聞記者參與典禮的很多。加拉辛與姬采林都有演說，大旨趨重俄國與西歐合作的必要；又說俄國很需要歐洲的資本，俄國預備犧牲極大的利益以吸收外國資本。當時在座的歐洲商人頗爲動容。我們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俄政府現在的經濟政策的傾向了。

(化魯)

美國三K黨的信條

(一)我相信上帝和基督教的教義，因為沒有上帝，則其國必不能長久隆盛。

(二)我相信一個教會若不根據於道德或公理的規律，則簡直是欺騙上帝或人類的東西。

(三)我相信一個教會若沒有以普通人民的利益存乎心中，那便是毫無價值的東西。

(四)我相信政教當永久分離。

(五)我主張不當為一切外國的政府，帝王，教皇，和政治宗教的勢力效勞。

(六)我主張盡忠於星條(Stars and Stripes 即美國國旗上的白星和紅色帶條)僅次於我所效命的上帝一等。

(七)我相信公正的法律和自由。

(八)我誓以全力擁護美國各州的憲法。

(九)我相信義務學校是好政府的基礎，那設謀毀壞的人就無異是共和國的仇敵，不足為國家的公民。

(十)我主張有言論的自由。

(十一)我主張有出版自由，不受政黨或教派的管理制限。

(十二)我信從法律和命令。

(十三)我立誓保護我們純潔的婦女。

(十四)我不贊成羣衆的暴動，但也不贊成法律是專為壓平羣衆的暴動事件而始制的。

(十五)我相信勞資兩方有密切的關係。

(十六)我主張外國工黨所鼓動毫無保證的罷工，當加以禁阻。

(十七)我相信當限制外國的移民入境。

(十八)我是一個幼小生成的美國人，所以我相信在這國中，比較外人有無上的權利。(雲)

資本主義的浪費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現代產業制度觀——

郭夢良

我們與馬克思主義者異其見地；馬克思主義者以爲『人類社會及其各種制度的進化，并不如唯心論者所主張那樣，爲人類關於社會及其諸制度的思想生了變化的結果；却剛剛與之相反，是那個社會裏的物質的諸條件的發達了的結果。只有物質的諸條件，是獨立存在，獨立發達的唯一的實在；這些物質的條件的變化，使人類社會的各種制度也都隨着變化，以與之適應。所以我們的思想，不管是人和人之間的邪正善惡的觀念或是人和神之間的宗教上的思想，到底都是跟着物質的諸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他們既肯定物質的條件，是進化的根本原動力，又進而主張經濟的條件是歷史的唯一根本動力，這是因爲他們把『經濟的要件』看做歷史的唯一的物質條件的緣故。他們以爲自己不變的東西不能使得別的東西變，而社會的物質的要件當中，變化發達的只有經濟的要件；因之使社會的上層構造如法律，政治，倫理道德變化發達的，也只是經濟的要件。我們的主張則恰恰與之相反。我們以爲經濟制度與道德有極密切的關係；若使經濟制度沒有道德上正當的根據，這個經濟制度就不能鞏固，終非破滅不可。古代的奴隸制度所以廢滅，因爲這個現在的賃銀奴隸制度將來一定也會廢滅，也是因爲這個。試看，當中世奴隸制度快要廢滅的時候，很有人以爲奴隸制度廢除以後的代與制度，由生產的立脚點看來，一定遠不如固有的制度。卽當時的人也未始不爲他們所朦混，覺得確是如此；然而中世的人們總不肯避經濟的冒險，以求道德的促進，終於把奴隸制度毅然廢除了。因此我們覺得凡是沒有正當的道德的根據的經濟制度，縱使在傳說上，效率上，科學上或是神學上

有極有力的根據，只要一旦被人類發覺了，便要立刻動搖。所以人類社會的進化，是根據於

道德始終爲估計一切東西的標準；與

爲要成就道德的促進，故便犧牲一切而不辭

的兩個原則。所以依我們的主張，并不是道德……等等的變化，懸於經濟制度之手，而是經濟制度的變化懸於道德……等等之手；并不是我們的思想跟着物質條件的變化而變化，而是物質的狀況，跟着人類思想的變化而變化的。

我們考究馬克思主義錯誤的根本所在，以爲是由於他們忘却種種制度都是爲人而設的一點。因爲忘却種種制度都是爲人而設的緣故，所以當他去尋找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的時候，忘却了『人』的這個最重要的要素。他們以爲自身不變的東西不能使別的東西變，這個話很對，可是他忘却了『人』——人的思想——是最會變的東西。他以爲在物質的要件當中，經濟的要件是很會變化發達的，也很不錯，可是他也忘記了經濟制度是要有人而後才能變化的。若使沒有人，縱使經濟制度再會變化，一點也不能變化；若使有了人，一切上層構造縱使再不會變一點，也能夠發生變化。歸根結底還是人——人的思想——發生變化，而後經濟以及其他制度才隨着變化的。

依我們的見地，人類社會進化的鵠的，是在於完成他的倫理的理想；所謂完成倫理的理想，就是要求實現一個能夠『安心做好事』的理想社會。我們相信若使人類有其完全的自由，依其本能一定能夠安心做好事。你看一般民衆所希望的，絕不是一個更好的經濟狀況，更好的政治狀況，而是求得一個適當的社會，無論那一種性質與從事那一種職業的人，都能安居樂業各得其所的社會，便可以知道了。

不止如此，他們常常想一下子完全得到，所以所謂一步一步的進化，他們是不知道的。當每次人類社會發生大變動的時候，他們總以爲經此大變動以後，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大變動以後的社會便是他們理想的社會，他們經過這一次變動以後，可以無需再有變動了。我們拿法國革命時候民衆所希望於革命以後者與現在衆民所希望於社會主義實現以後者相比，條目雖然因時間的關係而有不同，然而根本的期望却是一樣。當法國革命的時候，一般民衆覺得他們那時的社會組織太不道德了，太與人性相反了，人類太沒有自由了，非根本改造不可。依他們預料革命以後的社會，一定是絕對自由完全合於人性的；他

們絕沒有想到，他們還要先經過二三百年名義上自由而實際上仍是奴隸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後才能達到。

因此我們覺得民衆腦子裏的社會進化是直線的，是整個的；絕不像歷史所走非直線的，枝枝節節的途徑。

然而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我們相信人類思想是進化的根本原因，我們又相信人類總是拿道德爲估計一切東西的標準，爲要成就道德的促進，便犧牲一切而不辭；然而結果却不能直捷了當，一躍而實現其『安心做好事』的理想社會，這是什麼緣故呢？難道我們這種解釋歷史進化的原則，有所不能適用嗎？

絕對不會，絕對不會！人類所以要求一個安心做好事的社會，是因爲他們相信安心做好事的結果效率一定最大。然而這所謂效率最大是就全般而言，就社會的全體而言，在某一部分人與某特殊階級却不見得這樣，而社會進化所以不能順利進行，也就在於在某一部人與某特殊階級却不見得這樣的一點上。某一部分人與某特殊階級往往爲自己的利益打算，他們又爲妄自誇大的成見所蔽，覺得他們爲自己的利益打算，便是爲全社會打算，他們的利益增加便是全社會的利益增加，因之爲自己謀利益，却覺得是他們對於社會的最大貢獻了。——普魯士的軍閥就是這樣想，他們覺得他侵略世界，便是拯救世界，他們是爲着世界的使命而侵略的，自無怪乎他們把他們的國家，當做一個唯一無二的出類拔萃的國家了。然而事實上何嘗如此？即以某特殊階級佔居優越地位的社會組織而論，例如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難道眞個最有效率的嗎？這是本文的論點所在，我們留待以後再說。不過我們此刻稍爲說一說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專就效率這一點而言，與其說他生產的分配的方法的效率大，無寧說是他掠奪被治者階級的效率較大之爲愈。我們固然相信資本主義底下的生產分配的效率多少比古代的生產分配的效率大些，可是這并不是資本主義可以自豪的地方。因爲效率與制度之合於人性與否有極大的關係，若使制度的本身合於人性，效率便大，否則無論他的管理方法如何精密，獎勵方法如何完備，總不能得到好效果。這一點的詳細理由留待第二節再說，此刻我們只要指出：『因爲生產界的諸分子沒有眞正協助精神的緣故，工人設法限制生產額，生產效率日見減少』與『因爲產業制度的自身是破壞或阻礙大多數男女使不得發展其能力與自動力的緣故，工人們結果都只用最簡單的方法，混過每日的工作，以致生

產界毫無生氣，』這兩點，便足以證明了。我們覺得，若使將現在的科學管理法善用起來，很可以造福於一般人們的生活；可是因爲現在的產業制度根本不合於人性的緣故，用他起來，却反足以增加其不人道的罪過。那末，眞正說起來資本主義制度底下，生產效率所以能夠較好，并不是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的自身，而反由有資本主義制度之故，反把很可以爲人類造福的產業管理法弄壞了，資本主義那裏還有什麽可以自豪的地方？

既經知道資本主義的產業制度因爲不合於人性之故，致把科學管理法蹧蹋，因而生產效率大見減少，但是這是否他預料不到，而且無法避免的罪惡呢？若使是的，則我們只有對現實世界根本絕望，對於資本主義決不敢有任何之違言。可是事實上完全不是如此，資本主義的產業制度所以生出如斯之結果，縱不是治者階級們處心積慮之所致，然而至少總是因爲他們以自己利益爲第一前提之故，才變成無法避免的局面。資本家之沒有誠心要替社會增加福利，我們早已看穿而且證明過了；如果他們眞有誠心，則經過數百年的試驗，成績既已不佳，外面又多責言，而且儘加攻擊，他們究爲什麽不肯稍爲放鬆了手，以福利社會的誠心，讓社會自己來福利社會呢？這其中確有不可告人的地方，已是昭然若揭了。

舉一個淺近的比方，曹三爺想登大寶，又不能自破客囊，結果自然只有將『國』貨賤買之一法，拿出值得五百萬的東西，寧可蹧蹋了些，自己實得三百萬而不惜。這確是他的苦衷，要想不蹧蹋東西，又要自己有利益，實在不容易想出兩全的辦法來。資本家之於社會也是如此。他們何嘗不知道若使將生產分配事業交給社會，使該事業爲社會的福利而生產，不爲一己的私利而生產，效率一定更大；可是這個事業的效率大了，社會的福利增加了，而他却連這個不甚有效率的效率都沒有了。所以就全社會的立脚點看，他們明知資本主義的產業制度實在沒有效率；然而自他們一己的立脚點看，這個制度却是很有利益，自然要極力擁護這個制度不使或墜了。一語說穿，資本家之想增進效率，總在他自己有利的前提下想法子，他所以孳孳不倦的來經營事業，都不過要求得他自己的最高利率罷了；猶之乎曹三爺也未嘗不想抬高拍賣的價格，可是他總在可以爲自己的利益而拍賣的條件下求最高的價格，所以在這裏頭根本上已注定吃虧的了。資本家之於效率也是這樣，你看他們絕不肯將管理權讓給人家，他們寧可自己管理而效率差些，絕不願讓他人管

理，縱使效率好了許多。只要他們將管理權付託給他們自己以外而猶是可以為他們的利益而經營他們尚且不肯，更不必說讓給社會了。我們只看當英國 Sir Edward Sassoon 臨死的時候，遺囑給他幼子，叫他務要留心 David Sassoon and Co. Ltd. 的利益：『庶幾祖宗所慘澹經營的名譽與聲價不至為外來者之疏忽與管理不善之故所汚辱或損害。』其實有什麼根據可以假定說，這個承受遺產的少年一定能夠比經理人更能保障事業的利益？再看他把無產階級的經理人叫做『外來者』，則其不許外人插足與其不使外人插足之內幕，都不言而喻了。

歸結上文：民衆總想將社會制度向於全體有福利的方向來組織，而特殊階級總要想出法子，將社會的十分福利移為私人八九分乃至六七分的利益，現行的賃銀奴隸制度 (Wage Slavery) 便是奴隸制度廢除以後，為這個作用而應運降生的東西。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有一個名言，他說：『沒有賃銀便沒有地租，沒有賃銀便沒有利息，沒有賃銀便沒有贏利。』(No wage no rent, no wage no interest, no wage no profit) 賃銀制度便是移全社會福利為私人利益的法寶呵！只可惜一般人看不出罷了。

由此我們知道，民衆對於社會進化，雖是要走直線而且要一躍而至，而其結果總是曲線，直到如今還不曾將『安心做好事』的理想實現的緣故所在了。民衆在每一次社會變革的時候，雖想一直走，走向絕對自由平等的地位，而特殊階級總是輕輕的將方向移斜一點，或是陽奉陰違，像中世紀的民衆雖然把奴隸制度廢止，而資本家却用賃銀制度這一個法寶，輕輕的將自由之名行奴隸之實，而結果總不得自由。現在雖然這層黑幕揭穿，實實在在要想實現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然而誰能決定不更、有一個特殊階級，不一樣的用一個法寶將方向移斜，或是陽奉陰違呢？這便要看那時民衆的眼力與覺悟如何了！萬一又鬧一回同一的把戲，雖然到底一定看得出來，一定又要把他廢除了去，然而我們的社會進化途上又要多一個弧形了！

所以依我們的見地，一部歷史，幷不是如馬克思所云係一部階級鬬爭史，而是一部民衆與特殊階級的鬬爭史。馬克思主義者只知道繼第二階級者係第三階級，便以為中世紀的革命是第二與第三階級的鬬爭；却忘記了對於第二階級革命者，幷不只第三階級，而是民衆的全體；則將來對於第三階級革命者也一定不是第四階級，而是社會的全體。我們看最近社會主義運

動的目標，并不是想以一個階級代替一個階級，而是以全社會代替一個階級，馬克思主義便不攻自破了。若使社會主義信如馬克思主義所云，是勞動階級的哲學，我便要第一個宣告，我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信徒，而預測社會主義的前途也無多希望了。我們認定了各次的革命都是全體對於一部分，而非一部分對於一部分。所以我們相信，制度的變革并不是經濟條件變革的結果，而是民衆對於特殊階級的陰謀有所覺悟的結果。所以要經過這許多時候，也并不是因爲要這許多時候經濟條件才到了這個場合，才能發生變革；而是因爲要這許多時候，民衆才能徹底覺悟。以前民衆還沒有這個徹底覺悟，所以就有運動也不能成功。現在已經到了時期，我們還怕他不『勢如破竹』嗎？

馬克思主義者解釋資本主義必然崩壞的緣故，說：『社會的生產力常常發達，發達到某一種程度，就同那社會的生產形式發生衝突，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了。』換句話說，就是『一個生產形式和生產力的關係，可以分做前後兩期來看。在前一期，是雙方適合的時期，生產力能够任意發達；但是發達到一個程度，那依然不變的既往的社會形式就化爲陳腐，同這生產力不適應，因此從前助長生產力的社會形式，現在反變成生產力發達的障礙。可是生產力的發達是必然難以阻止的；所以從來的社會形式勢必至於破滅。這個時候，就是社會制度變動的時代。』再換句話說，就是『實行資本制度生產的社會，總帶着把人民全部盡化爲資本家和勞動者兩階級的傾向。等到這個傾向的局面成功以後，購買資本家的生產品的人勢只有勞動者；不過如果勞動者的收入，在其階級全體上看是漸次增加的，則其購買力也可以漸次增加，而消費與生產尙還可以保其平衡，資本主義的社會還不至於崩壞；無如在事實上，勞動階級全體的收入一定趕不上生產物的增進率，於是乎資本家立刻受其影響，生產的商品銷路停滯，呈出生產物過剩的局面，如昂格斯所謂『消費對於生產的反叛』，而資本主義的社會便非破壞不可了。』所以依馬克思主義者的見地，資本主義一定要到這個時候才能廢滅，而且到了這個時候便非廢滅不可；而能走到這個場合者只有產業發達的國家，所以社會革命必先出現於此等之國家。

我們將他們這個話與實際的情形一相對照，便知道他并不是『消費對於生產的反叛』并不是生產品太多，超過社會所要消費的量；一方面儘有堆積如山的貨物，一方面也儘有沒得吃

沒得用的人。如果以堆積如山的貨物分配給沒得吃沒得用的人，我們雖不敢說他還不夠，然而至少也不至於有堆積之虞；所以他根本上幷不是消費的問題，而是分配的問題。用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話來說，就是這個局面而是『爲出售而生產，而不是爲使用而生產』所生之結果；不過照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見地，『爲出售而生產』是不對，道理上不應當的，所以要根本上推翻這個辦法。若依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只是分配與生產的衝突，那末偌大一個社會問題，只是分配的問題。然而我想在今日之世界，誰也不敢說現代的社會問題，是分配抑或生產的問題。因爲若使眞個是分配的問題，則解決的方法也非常容易。一次大革命，將資本家推翻，將生產的機關收歸社會所有，全部的社會問題，便爾完全解決了；可是誰也不敢那樣武斷，誰也不敢相信解決現在的社會問題有那樣簡單。好比一個人把他兄弟的財產完全霸占了，因而使他兄弟挨餓挨冷。若使其流弊所至止於挨餓挨冷，則由審判大老爺下一張判決書，叫這個人將所霸占的他的兄弟財產儘數交還，就算完全解決了。無如因爲霸占財產的結果，使他兄弟受飢寒，而同時却把他的兄弟因飢寒之故流於下賤，染上許多壞習性，因而縱使審判太老爺判還他們財產，保不定不因爲染上壞習性之故，不久又把所判還的財產蕩盡了。所以他的損失絕不止飢寒，而要解決大個問題，也絕不止還他財產，出渠兄弟於飢寒之中能了。現在的社會問題，也是如此，飢寒還是小事，而奴隸却是大事；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以爲現在的根本重要的問題，不是貧乏而是奴隸，所以現在的問題，絕不是分配，而別有所在了。

馬克思死後數十年，社會的情形完全與馬克思所預測相反，第(一)社會幷不絕對分爲資本與勞働兩個階級，中間却產生了許多小農小工的中產階級；第(二)社會革命幷不最先發生於工商業發達的西歐，而反發生於工商業不發達的東歐。依這個社會的情形說，馬克思主義所斷定必然發生的社會革命，根本上說不過去。因爲就將小農與小工等中產階級的生活情形除外，便是勞動者的物質生活情形，無論如何比之古昔的奴隸總強過許多。誰敢武斷說，西歐勞動者的物質生活會不如東歐或中國的下級民衆？既然西歐的勞動者的物質生活強於東歐或中國的下級民衆，則所謂必然之社會革命還有什麼意義？惟其在彼而不在此，在於精神方面而不在於物質方面。現在西歐人民的精神享受，確實不如東歐或中國精神方面所視爲最重

要之『安定』(Security)現在確實遠不如古代，所以現在社會非革命不可，才有意義。這是第一。至於第二，則差不多人人都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致命傷，所以縱使鮑爾希維克的試驗成功，馬克思的建設的主張，如何正當，而推倒馬克思的預測，根本上使馬克思的歷史觀不能成立則是無可諱言的。這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必然錯誤，却給我們以極好的論據。因為惟其民衆是一切以道德為標準，惟其民衆總思一躍而得永遠自由的理想社會，所以社會革命在俄國在中國與在西歐，有其同一的可能性。可怪中國一般共產黨，一方面既相信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崩壞說，一方面却在非資本主義的中國拼命動作。如果我是馬克思的信徒，我一定不作此等錯的事情，決不在中國圖謀社會革命。却是因為我不是馬克思的信徒，我認定社會主義只是求更自由的理想社會的運動。我認定只要現在的中國是不自由的是奴隸性的，不管民衆為資本家的奴隸，像西歐那樣也好；也不管是民衆為軍閥官僚之奴隸，如中國俄國也好；只要民衆有求『安心做好事』的社會實現的覺醒，便可以從事社會運動，便可以運動得成功。我的立脚點是在於我們的社會合於道德與否？合於人性與否？民衆有推翻的覺醒沒有？我絕不說什麼必然，我不相信，一定先有資本主義而後才有社會主義，我也不相信，有資本主義一定會發生社會主義。若使沒有這個『人』的覺醒，我反相信，便是資本主義再行了一百年，一千年，社會主義還不發生，不過事實上絕沒有不覺醒的奴隸罷了。話歸本題，我以這個道理解釋俄國革命。我以為俄國革命是一種國民對於沙的奴視的反抗運動，對於不道德，不人道的待遇的覺醒；一方面又以總思根本取得自由之故。鑑於西歐自法國革命以後，人民名義上自由，實際上還是奴隸，只有在投票舉大總統的一剎那間名義上自由，而每日的實在生活，事實上無一而非奴隸；又因耳聽到世界上有這一種根本取得自由，取得平等的社會主義，不欲再走一回西歐的寃枉路，所以便革命起來了。至於事實上，反因資本主義沒有十分發達，資本家的根蒂尚未十分深固，革命的成就却反比西歐要容易許多，也是有的。我相信自動的覺醒，與因受世界思潮的影響而覺醒，對於社會變革有同一的功效，我只相信『思想』的勢力能了。社會主義只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想要過這種方式的生活便可以將舊的生活方式推翻，來過所願過的生活方式，我們就是以這個意義來從事中國的社會革命！

我幷不想批評馬克思的歷史觀，也幷不想發表我的社會進化觀，當我提筆寫這一章的時候，我只想約略說幾句話，以爲我本文的引子。我的目的是要證明沒有正當的道德的根據的社會制度，以其不合於人性之故，便在效率上面也不能有好效果。我的意旨在於揭破現在社會制度的浪費的不經濟，以塞那些以爲資本主義固然不人道，然而爲着效率之故，不得不維持他人之口。簡單一句話，我做此文，本只想替資本主義算一次賬，使得人家知道資本主義在道德上，在效率上一無可取，隨便在那一點說，都非根本推翻不可。本來攻擊資本主義，可以有兩面，有的自道德方面入手，有的自效率入手。我要想證明這只是一事的兩方面，是相因而至的，二而一，一而二的東西，無如拿起筆來不能自已，却寫了以上許多話，雖然已經是儘量想少說一點，却寫了這許多了，這是我所預想不到的。好在我的主張是一貫的，這裏多說了一點，底下便可以少說一點，也絕非題外多餘的話罷了。

* * * * *

要批評資本主義產業制度之浪費與否，須先知道他是根據於什麼基礎上面。依我們之見，他是根據於(一)爲出售而生產——換一句話，便是爲贏利而生產，爲資本家的私人贏利而生產——與(二)勞動商品說上面。其實也只是由一個源頭發生出來。因爲爲資本家的私人贏利而生產的反面，便是爲全社會的使用而生產，而依最後的分析，爲全社會的使用而生產，便是爲自己的使用而生產，自己爲自己的使用而生產，自然沒有以商品相視之理。而反過來說，若使勞動不視爲商品，他的價值不能用數目表示出來；則除開一切原料，生產機關……等等費用以外，便都是勞動的價值，還有什麼贏利之可言？所以這兩個原則，說來是兩個，說來也只是一個。

勞動商品說的證據，可以企業家估定勞動的價格時看得出來。普通估定商品價值的標準是：『依各該商品生產價格而決定的原來價值，與依市上需要供給的情形而決定的活動價值之和。』譬如棉花，他的價格是生產棉花所用的各種費用，如原料，地租，利息，機械的耗損費，管理人的薪俸與工人的工資等等的原來價值，與依市面供給需要的情形而決定的活動價值，(譬如市面的供給超過需要則活動價值少些，需要超於供給則活動價值多些) 之和。假定一包棉花的生產價格要十元，市面供給超於需要時，活動的價值只能一元，那末此時一包棉花

的價格便爲十一元；等到需要超過供給，而生產棉花的原來價值却是不變則一包棉花的價格可至十二元十三元乃至十五六元。勞動的價格也是這樣普通勞動者的工資都僅足以維持勞動者的生計，至於超過僅足以維持生計的數目，就要看供給需要的情形而定了。但一方面因爲資本家之從事企業，總以能夠賺錢爲條件，若使勞動的工資太貴，使得他不能賺錢，則企業就要停止；一方面又因爲勞動者既無組織，又沒有相當的生活憑藉，可以在相當時間內不將他勞動力出賣，以爲要挾；再一方面則企業越發達的地方，失業的工人便越多，幾於成了『失業的常備軍，』因此供給超於需要之時常多，而需要超於供給之時常少。有此數因，所以實際上的工資差不多都只得僅足維持生活之度爲止。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詳說。

勞動商品說的第二個證據，就是勞動者對於管理毫無權力。本來配參與管理的只有實際從事生產的人，便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底下，雖然勞動者爲衣食之故不得不出賣勞動力，不得不將餘利價值拱手歸給資本家；然而在工作時間內，對於他自己的工作法，也應當有自主之權。可是在事實上，全生產的管理權勞動者固然沒有；便是如何工作，何時工作，何時中止休息，勞動者也毫無權力。一切佈置均由資本家與資本家所委任的經理人預先安排好，勞動者只要照預定的佈置工作便足夠了。『自動』非所望於勞動者——而且不許。自從分工制度更爲嚴密以後，一個人只做一件工作中一部份工作的一部分，差不多就是機器了。在歐美工業比較發達的地方，我們常常看見『出售馬力』的招貼，勞動力所異於馬力者就是還不會貼出招貼而出賣罷了。

資本家購買機器，只肯出最低的價錢，而又須有相當的效用；購買勞動力也是這樣。僅足以維持生活的工資，自然是最低的價錢。因爲再低了，便不能工作。說到效用，則資本家對於所用的勞動力虛心已極，毫無成見，惟能否多生產是問，不必說也與機器一樣了。不止如此，便是當他們給與勞動者以較好的待遇的時候，例如提高賃銀，工廠的佈置較爲合於衞生點，工作的時候使勞動者較爲愉快點，其用心也完全與老成持重的製造家好好的保持機器的生產力一樣，目的只在於生產。有許多聰明的社會改良主義提倡縮短工作的時間，從現在的八小時工作，改爲六小時，俾勞動者多有『間暇的時間。』可是他們多給與勞動者以『閒暇的時間，』究竟爲何呵！他們所謂『閒暇時間』的作用，

多半還是偏於『休養體力』方面。不過將這個時間給於勞動者使之休養體力冀於工作的時候，能將閒暇時間所蓄積的精力提來使用，效率或可更好一點罷了。他那裏有意施惠於勞動者?

可憐得很!勞動商品的觀念，不特表現於資本主義的工廠，并也表現於爲勞動者謀幸福的勞動組合!勞動組合比較發達的地方，近年來常常發見勞動組合員不絕對服從首領的指揮，愛自己出主意的情事，於是報紙呀，政治家呀，輿論呀，都紛紛起來說，勞動組合不可不有服從的精神;並且以爲若使全體的會員不能絕對服從首領的命令，則勞動組合的運動便沒有價值，便不足以喚起社會的同情。尤其痛心者，就是連勞動組合首領的自身也這樣說了。其實假定服從命令係勞動者的第一義務這一點，完全是勞動商品的觀念。人類最有價值的東西，便是自由意志。一個人以自由意志出來爲自己謀幸福，若使還沒有價值，那末世界上有價值的東西還有什麼?若使這個還不能得社會的同情，則世界上還有什麼取得社會的同情?試問說勞動者的第一義務是絕對服從他們首領的命令，與說勞動者第一義是絕對服從資本家的命令，在本質上有什麼分別?須知勞動組合的首領，并不是軍隊的大元帥，只是爲全體會員履行意志的僕人，眞正有價值的動作，還在勞動者的自身!我所以痛恨共產黨，就是因爲他們不尊重勞動者的自由意志，與以大多數平民供少數人的實驗的兩事，以爲還脫不了資本主義的觀念!

再說爲贏利而生產。我們都知道人類生活的要件是衣，食，住，若使我們的資本家於贏利之外還稍稍顧到社會的福利，則他們便須在生產這三件要件的製造裏面求贏利。可是事實上呢?資本主義越發達，地畝都變成工廠，農民都變成製造非必要物件的勞動者。試看那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不是農產減少，其他不需要的產品加多?機器越多，食物便越少，直弄到一個個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有缺乏糧食之虞;以至到了如今還要從新提倡農業，却是伊誰之過!再說到衣，現在從事衣服原料的企業尙不算少，可是他的大部分還是爲國民的溫暖而生產呢?還是爲少數人的奢侈而生產呢?明眼人自能知道，無庸多贅了。住的問題呢?販賣物質文明的人，每每以洋樓加多，洋樓的層數加多自豪，可是這些都是替誰預備的呵?究竟於社會有多少好處呵?我們只看見一間一座平民的住宅毀了，來建銀行，建公司，建工廠，其結果竟至物質文明比較發達的地方，都鬧住宅不够的問題!大洋樓越多平民的住所越少?大洋樓增加的結果都把大多數平

民驅入貧民窟，沒有日光，沒有空氣，以磨折其天年，即此是資本主義的功德罷了！我敢斷定，再如此的過了五十年，都會的人民非個個飢死，凍死，磨折死不可！推其原因，只是爲贏利而生產！

個人主義的經濟學者很是樂觀，他們以爲供給需要互相牽掣的結果，等到那時生活上必需的東西告缺乏的時候，這些東西的需要自然來得迫切，則此時爲贏利而生產不需要之東西者，屆時自會爲贏利之故，轉而生產生活需要的東西，國民生活的供給仍可不生問題。領教了！不要說有許多情形使他不能『轉』，譬如可耕之田地盡皆荒廢或變成工場之類；即使這些都不成問題，而社會的組織，根本上對於生產消費沒有個預定調節的計劃，結果不是缺乏這個，便是缺乏那個，長使吾民顛沛流連於缺乏不足之中，其情形已無異於叫一個人先吃極熱的東西，等到熱得要死的時候，再叫他吃冷的東西，又等到冷吃得太過的時候，再叫他吃熱的東西，致使此人終生輾轉於不是過寒便是過熱的病的狀態裏面，從不能得一天的健康生活！所以我以爲人類而果自願不要滿足的生活則已，否則這個爲贏利而生產的制度非根本推翻，代以有計劃，有預算，爲使用而生產的制度不可。

先說生產方面的浪費。可以分爲兩部分（一）對於生產效率的影響（二）因失業而起的浪費。

柯爾說：『勃朗（T. E. Brown）以爲花園是個可愛的東西，然而從沒有人以爲工廠是個可愛的東西。現在的工廠是健全人們所不能片刻居的地方：多半不舒服，光線不好，缺乏人類的慰藉；有時也許非常合於衞生，光線也很好，設有最新式的衞生器具，廠中空氣也非常流通，然而到底還不是人家願意長久居留的地方。』這是爲何呢？設備得不好的工廠，事實上就是監獄，人家不願居留，倒有可說；設備得很好的工廠，雖比不上什麼好住宅，然而比普通工人所住的貧民窟總歸好得許多，爲什麼人家也不願意久留呢？柯爾以爲根本的原因是爲工廠乃是一個階級指使別一個階級，或且不如說是一個階級將他們的命令，由他們的屬員一級一級的傳遞下去的地方。由這一點說來，工廠很有些像軍隊，軍隊裏面也有伍長，什長，排長，連長，團長，旅長等的階級，長官的命令便由這些階級一層一層的傳遞到普通的士卒去。可是他與工廠有個根本不同的地方，第（一）軍隊裏的階級是由職務而區分的，并不像工廠那樣，什麼頭目呀，監督人呀，經理呀，總理呀，都只是管『人』的人；第（二）軍隊多少有公

共意志的鼓勵，軍隊裏面上自上級軍官，下至渺小的走卒都覺得他是爲公衆而服務，是對於公衆負責任的，絕不像工廠的勞動者是被別一個階級所利用，爲着別一個階級的私人利益而動作的。（中國的軍隊自然除外，至於現在軍隊組織根本上之不能使我們滿意，我們是很知道的，不過我們覺得關於這兩點，工廠還不如軍隊能了。）有了這兩個原因，生產的效率便大受了影響：舉一個例，譬如五百人的一個工廠，中間有的是直接生產的人，有的是監督直接生產的人，有的是在辦事室做會計或鈔寫工作的人，更有的是管理買賣的人，在他們中間各人做各人的事，各人又都是替他們的雇主做事，好像很有一貫的精神似的；可是考其實際，他們中間究有多少協同動作的精神？那一個不是覺得他們是爲別人做事，只要不犯着上頭的嘴，使得雇用他們的人沒有話講便足够了？他們覺得與其冒險做些他可以不做的事情，做好了沒有什麼好處，做壞了倒給人家說話，何如安分守己，呆呆板板的做上頭所命做的事情，既省事又安穩之爲愈呢？自從每人存了這個心以後，協同動作的精神便根本沒有希望了。你想在一個工廠裏面，雇主與工人間沒有協同動作的精神，工人與雇員間毫沒有協同動作的精神，工人與工人間也沒有協同動作的精神，加以工廠與工廠向沒有配合和諧的作用，這其間減少效率發生浪費，還不是必然的事實嗎？

到了現在，對於這一層，資本家們已有所覺識，因想出種種方法來銷弭他，增加工資呀，分派紅利呀，都是資本家所想出來的銷弭方法。他們以爲解決現在的產業界的問題，只有對於勞動者施以利誘之一法。以現在勞動者之經濟地位，或不難上其圈套。他們絕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癥結幷不在『利』，而在於制度身上。在現行的制度底下，工廠免不了有專門管人的人，如頭目，監督人之類。這些管人之人，自資本家看來，用當其人與否——換一句話就是能够爲資本家的利益而從事監視與否——爲他們能否得到贏利之所從斷；所以揀選此等人之權力，萬不能放棄。而在此等人自身，他的地位操在資本家手裏。他們多半是資本家從勞動者階級提拔出來的，爲他們自己的利益起見，便明知資本家之凶狠，也不得不與狠狽爲奸，藉免失位之虞。這末一來，他與勞働者利害本不衝突，而因此之故竟衝突了。我們看見，無論在那一個工廠，沒有一個勞動者不痛恨嫉妬工頭的，然而因此之故，工頭們更不能不向資本家以求蔭了，而彼此之隔膜更深了。此乃癥結之根本所在，若使關於這一點不能有所解決，

便是再多加一些工資，再多派些紅利也毫無用處。

而況人類作事最有力的原動力為『自由服務』之力，人們為自由服務之精神所鼓舞，做起事來，必鞠躬盡瘁全力以之。絕無所較量，因此所作事業之效率最大；能够有多大效率，便可以有多大的效率。譬如熱心衛國之志士，投身從戎，所得的究有多少？且不必與別的相比，就普通的工人都趕不上。然而到了國家危急的時候，捨命爭先，奮不顧身，其為謀非常週到，絕不在一軍主帥之下，這是為什麼呢？還不是為自由服務之精神所鼓勵嗎？若使持與所得相比，則人們最寶貝之生命難道眞只值得每個月幾兩或十幾兩的銀子，其不如中國現在的軍隊未戰先北者幾希？惟其不在此而在彼，故將軍，軍官，兵士，所得雖殊，而致其全力則一；所秉雖殊，而致其全力則一。可見最大的效率絕不能以金錢之多少分。既以金錢之多少分，便效率亦依金錢多少之分而分。因為在根本上，金錢無論如何是有限的，而全力却是無限。增多金錢所能取得之效率只是依有限金錢而來的有限效率，終非最大的效率。即以工廠為譬，現在的產業界，有限制生產之趨向，我們前已言之，可是他的原因在那裏呢？還不是由於勞動者們計算取得所致？勞動者們覺得我們只拿你們這些錢，我們便只肯替你們做這些事，所得與所事相衡，多了便犯不着。他們既因不是為自由服務的精神所鼓舞而作事之故，勢必然的對於所作的事加以計較。而今資本家又以利誘之法，重新喚起他們計較；則多加若干錢，便只能多作若干事，自是必然的結果。而由推論所得，除非資本家盡將地租，利息，贏利所得給與勞動者終不能取得勞動者之全力，也是必然之勢。但是這是能夠的嗎？除非將資本主義的產業制度根本推翻不可！除非實行社會所有不可！自然是沒有的事！

我們也未嘗不知道資本家們的詭計，他們所增加的工資，所分派的紅利，并非取自他的地租，利息，贏利當中，而仍是取給於勞動者。增加一分的工資，便要求增加一分的生產品；多派一分的紅利，也便要求增加一分的生產品。他們這樣辦法，不特於他們的贏利無傷，且可以依所增加的生產之比例，增加他們的贏利。譬如生產一元的東西，可以有一毛之贏利，則增加若干工資而多生產的若干貨物，又可以多得若干贏利。他們的工場是一樣的，他們的資本也是一樣的，只要略略施這一個小計，既可以施不花本錢的惠於勞動者，以緩和勞動者的氣焰，又可以多賺些錢，資本家又何樂而不為？但是這種朝三暮四的辦法，不特易

爲勞動者所識破，覺得與他們所要求的毫不相干，而這個辦法的本身，於資本家私人之利益則確實有加，而與增加效率則毫無所補，現在生產界的浪費還是依舊存在。

此外，這種辦法所增加的效率，只是數量的效率，至於物產品之精良與否，原料之不浪費與否；除非到了勞動者眞個爲自由服務精神所鼓舞的時候，總不能解決。現在雖然有資本家的精密計算，不許原料浪費，有極嚴密之監視，物品務求精良，然而誰敢說，有精密的計算便不至有所浪費，有嚴密之監視，出品便可以精良？更有誰敢說，由精密計算而免的浪費，與由嚴密監視而得之精良，可以與勞動者出自誠心，心願之不浪費，心願之物品精良并駕齊驅？關於這些，以前只能推想而得，到了現在却是完全表現出來了。那一個資本家不對於此等事抱無窮之感慨！

還有因勞動者缺乏自動力而起的浪費。原來自動力與效率有極大的關係。有許多須要臨機應變的地方，差不多在那一種工作中都是有的，對付這個臨機應變的東西，只有自動力。這是從積極方面說。至於從消極方面說，則因爲沒有自動力的緣故，凡作事都只出於勉強，而非出於興趣；結果對於所作的事，只是對付，而非奮發。以教育爲譬：中國以及歐美老法子的教育，不注意於喚起學生的興趣，只非常機械的將若干死板板的東西硬裝入學生的腦子裏，所以至好的效果，只能使學生將這些死板板的東西牢牢記住，便算盡其能事了。教師對於學生除這些死板板的東西以外，更無所要求，學生對於教師也除這些死板板東西以外，更無責任。於是活潑潑的求學，也變成死板板的應付了。其實，爲學之道是否專靠先生這些死板板的『硬裝』專靠先生硬裝是否足够？其有待於學生之自動研究者，必千萬倍於先生之『硬裝』，凡是略有頭腦者當無不知，而無庸我之辭費了。現在的教育有見於此，故起而提倡自動的教授法，他的結果如何，雖尙未十分表現；可是依我們各個人的經驗看來，效果一定較好無疑。因爲我們對於學問，所得於死板板的教授者，一定不如所得於自動之研究者；至少也可以說，於所得於教授之外，更加以自動的研究，效率一定更大。當產業革命開始的時候，因爲機械的驟爾發明，科學管理法的剛在應用，覺得預先安排好一切，只叫勞動者們照這個預定行事，效果已很可觀，不必更需勞動者的自動力，故其時根本上就不希望勞動者有自動力。其實他們沒有想到，若使於機械之應用以外，更有勞動者的自動力，效果一定更好，效率一定更大，他們只覺得機械的生產法，效率勝

於以前的生產方法，而不知道自動力是一切效率的增加物；無論在那一種的生產方法，加以自動力只有增加其好處。現在他們已經有了覺悟了，所以常常有雇傭者才質過於卑劣之嘆。在當時是他們把人類的自動力蹧蹋了，蹧蹋的結果，使勞動者都變成活的器械，而毫無自動力之可言。現在又想要他，可是晚了。柯爾有一句極貼切的話說：『治者階級在要勞動者的自動力以前，却已將勞動者的自動力自他身中吸去了。』那末現在的結果，是治者階級的自作自受。

可是資本家并不灰心，他想盡法子，規定出獎勵多生產的方法，甚至對於有發明能力的人加以褒獎。他們所想的方法，自然也是限於錢的方面，他們以爲人類一切的動機都只是錢，所以錢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可是他們不知道，錢這個東西并不會變更工廠中的工作日程，與工廠中職務上或地位上的區別。如果資本家們又將至高無上的管理權，賦與他們隨意任命的經理人，則產業制度仍是奴隸制度，而所喚起的，又不是自動的天性，而是屈伏和機械的天性。免除這個流弊的方法，在於變更勞動者的地位與狀況，若使這兩個東西沒有根本變換，其他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勞無功！因爲用錢來鼓勵勞動者，縱使多少減少勞動商品的臭味，多少信任勞動者的人格，然也到底只承認他較低的人格。你想較低的人格，那裏有極高的自動力！

一般看來，人們的個性和自動力不能跳出環境的範圍以外；他們要受環境的提醒與刺激，他們要人家給以發展的機會，可惜我們沒有這樣做，不特不給以機會，反從而摧殘之，自無怪其缺乏這自動力了。現在既有覺悟，要使勞動者有自動力，又不從給與機會下手，却又用漠不相干的引誘方法，其無效果自可斷言。可是這也難怪資本家，爲贏利而生產的產業制度，必然生出產業界的階級區別；產業界的階級區別必然的生出機械的工作法。『要想根本解決只有將我們產業制度根據於眞正民主的自治原理上面，廢除所有專爲贏利而組織的產業，并將所有從事於各項產業的勞動者都成爲民主化國家的自由服務者，而不是治者階級的奴隸』。（柯爾的話）可是這一種工夫只能望之勞動者自身或熱心的社會改革家，若資本家則那裏肯自己往死裏走去，自己宣告執行死刑的日期。所以我們對於資本家枝枝節節的補救方法，知其無效，也并不希望。

依自治原則而組織的產業制度，不只可以增加效率，并也可以造出另一種的國家公民。現在的產業制度阻滯了人類的活

動力，使得人類一個一個都變成魯鈍的庸物，舉凡自由人才能够發展的各種天性——如好試驗好冒險，願意彼此互助——都無從施展。但是如果這個流弊所及只是少數的人們，我們尙不難予以寬假，無如身受其賜者竟占全社會人口五分之四。你想在全社中的民衆中，五分之四是畸形的，這個社會還有不成爲畸形之理？所以未來社會革命的目的是在救此五分之四之畸形之民衆，是在救此畸形之社會；社會革命家所當做的，是救此全社會五分之四之民衆之畸形，是救此全社會之畸形。若還把他認做一階級的生產或是分配的問題，是多麼沒有頭腦呵！

何培遜說：『機會的不平等必然的生出機會的不平等，』若使現代的產業制度不根本改革，此世的賃銀勞動者固無望自拔於困苦與墮落之境；卽未來勞動者，其自拔於困苦與墮落之境之無望，不特無減，抑且有加。零碎改良與一時彌縫政策之不能爲功，也可得而知了。吾輩還不醒來？

(未完)

美國海軍部的大飛機

美國海軍部現遵照德國徐柏林式 (Zeppelin) 及曾與徐柏林伯爵共事名叫海南 (Capt. Anton Heinan) 的技師的計畫，新造一空前未有的大飛機，名曰 ZR-1。機身長六百八十英尺，重七萬六千磅，速率每小時七十五英里。機身外面漆作銀白色，使不致因日光而閃耀奪目；內部則漆作黑色，以作收日光的熱力。計有每個三百馬力的發動機六個，以轉動長十八英尺的推進機；但其平均航行所需的能力，却祇一千二百馬力就夠了。機內可貯氦氣 (Helium gas) 二百萬立方英尺，故卽久在空中亦沒有多大妨礙。聞明年夏季，美國海軍部已決定用以探檢北極云。(微)

日災的觀察

林騤

導言

我這一次，偶因日災被中華學藝社及中華教育團派赴日本慰問調查。來回三十五日，在東京勾留三週間之久，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一不是日災，藉是增長不少知識，發生不少感想。因將觀察結果，爲國人報告一下，以作國人的參考。

一 日災之情形

日災可分兩種：（一）是震災，（二）是火災，災情有輕有重，因地而異。東京橫濱，震災不如火災之酷；其他各處則震災又較火災爲大。其震災火災之害，及於一府四縣，即東京府，神奈川縣，千葉縣，埼玉縣，靜岡縣是。橫濱的地震又較東京厲害，但是東京的地震也實在不小啊！我們只要看東京中央氣象臺所發表的地震回數便可以窺知大概的情形了。據九月二十八日所發表如下：

一日至二日	三五六回	二日至三日	二八九回
三—四日	一七三回	四—五日	一四三回
五—六日	六三回	六—七日	四五回
七—八日	四三回	八—九日	三六回
九—十日	三〇回	十—十一日	一九回
十一—十二日	一七回	十二—十三日	一二回
十三—十四日	一五回	十四—十五日	一一回
十五—十六日	六回	十六—十七日	五回
十七—十八日	七回	十八—十九日	二回
十九—二十日	五回	二十—廿一日	六回
廿一—廿二日	四回	廿二—廿三日	四回
廿三—廿四日	零回	廿四—廿五日	二回
廿五—廿六日	五回	廿六—廿七日	九回

發震的時間是九月一日午前十一時五十八分四十五秒，初爲上下動。初期震動繼續時間十三·九秒，振幅至四寸之大，像這樣震法自然得把許多房屋震場；又遇着午飯的時候，各家廚房都盛行生火，自然就不能不變成大火災了。據報紙所載，同時發火的有八十三處，以後由檢事局調查的結果，據說發火的地方還不止此數，一共有一百三十四處。自來水又震壞了，那麼這個火又有何法叫他消滅呢？所以東京的火，一直燒到三日的早上纔熄；橫濱的火雖然只二日就滅了，但是橫濱是燒到燒無可燒而滅的啊！東京雖然沒有全部燒光，而東京市已去大半，最富饒幾區像神田，日本橋，京橋，淺草，本所，深川等區，是都全部燒完了的啊！東京的住民由一日起至四五日止，差不多沒有人不是在街上露宿的。

地震的原因在地震學上有兩種：一是火山的活動，二是地中空層的沉下。地中的火由地殼軟弱的地方噴了出來，是屬於前者；地中龜裂的地方，時時陷落，陷落之際，地表便發生震動，則屬於後者。據地震學者之研究，地中有一個大空層，名曰『地球的弱線』又名叫『世界地震帶』；此帶由歐亞橫貫太平洋以止於南北美，日本亦在此帶上。日本此次的大震沒有火山的活動，那麼當然是由於世界地震帶的陷落了。像這種學說，在日本很有不少的學者主張，他們還算出地震的週期，而預言地震的年數呢！像今村博士就是這麼一個大家，他於明治三十八年就預言過了，可沒有人肯信，到這次果然發作起來，所以可以說是人謀不臧。但是就是今村博士，他當時就眞有了十分自信了麼？他如果眞有十分自信，他當初爲甚麼不堅持到底呢？震源地據說是在伊豆大島東方二三十華里的海底，爲安政以來最大地震之一。

災情如何之慘，我不用說別的，只把本所區陸軍被服廠空地所燒死火化後堆成白骨的骨堆，數一數就行了。據報紙所載二千名一堆，一共堆了十九堆，那麼只此一處不是已經燒死了三萬八千人了麼？只是東京一市死亡的總數，就是七萬一千六百餘名，再同其他各處因震火而死的合計起來，就目下已經知道的，已經不只十萬了。東京市災後失踪，或生死不明的，更有二十三萬，這裏面總有一半是死掉的了。再就災民說，只是東京市一市被災的人民，已有一百五十萬餘名，同災前的人口二百四十三萬餘比較起來，約等於六成五。房屋燒失四十萬戶，同災前的六十三萬八千餘戶比較起來，又等於全體的六成四。我們只就

這幾點，閉目一想像看東京是如何情狀。所以不論那國人都說，日本此次的大災，不獨是日本空前的大災，還是世界空前的大災。安政二年的大震只死了一萬五千人；一九〇六年舊金山的大震火災雖亦甚大損失只有此次的四分一，人命更只死了數百人。就是一九〇八年意大利末西那市的大震，雖然也死了八萬餘人，而其損失也不如此次的大。況且震災火災之外，沿海地方，還有不少受了海嘯之害呢！

二 日災之損失

日災的災情既如是重大，他的損失共是多少呢？我們可以分人命房屋產業文化四種來調査他的統計。但是目下關於損失的程度還不十分明白，各種統計還不十分完全，那麼我只好把各種最的確最新穎的材料彙集一下了。

(甲)人命房屋的損失

據戒嚴司令部調査的結果如下：

地名	被害的程度	被震家屋(戶)	死亡人數
東京	甚大	四一一、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
橫濱	幾全滅	二三、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
橫須賀	幾全滅	一二、〇〇〇	五〇〇
川崎	稍大	五〇〇	一八〇
鶴見	稍大	三〇〇	一〇
神奈川	稍大	四〇	一二
戶塚	稍大	一、七〇〇	六〇
浦賀	稍大	一、五〇〇	二〇〇
三崎	稍大	七〇〇	六〇
葉山	稍大	一、一〇〇	二〇
鎌倉	甚大	六、三〇〇	五〇〇
江之島	全滅	數字不明	不明
腰越	幾全滅	三一〇	七〇
藤澤	大	七、〇〇〇	三六〇
茅ヶ崎	幾全滅	數字不明	不明
平塚	幾全滅	數字不明	不明
大磯	大	一、九〇〇	二三〇
小田原	全滅	五、〇〇〇	二三〇
眞鶴	全滅	數不明	不明
熱海	幾全滅	五五〇	五〇

伊豆伊來	稍大	一、三〇〇	六〇
箱根	幾全滅	不明	不明
湯本	幾全滅	不明	不明
綳殿場	稍大	二、五〇〇	五〇〇
松田總領	稍大	二、〇〇〇	二〇〇
秦野	燒失一半	不明	不明
磯原	燒失一部	二、八〇〇	一八〇
厚木	燒失甚多	一、〇〇〇	一五〇
八王子	稍小	二〇	四〇
下鶴間	幾全滅	不明	不明
二子	半數倒壞	不明	不明
市川	稍小	一三〇	二〇
千葉	稍大	一、四〇〇	二三
木更津	稍大	三、〇〇〇	一〇〇
本鄉	半數倒壞	二〇〇	五〇
北條附近	幾全滅	四、八五〇	六〇〇
布良	幾全滅	不明	不明
南朝夷	全滅	二、五〇〇	一二五〇
勝浦	稍小	一三〇	…
東金	小	六〇	零
成田	小	二〇	零
總計		約五十五萬戶	約十萬

以上統計尚不完全，我現在再把最近關於東京的統計調查一下。

災前戶口六三八、八六五，　罹災戶口四一一、〇三五，

燒失率六四%

災前人口二、四三七、五〇五，　罹災人口一、五四七、三五一，　燒失率六七%

內燒死　五六、七七四

溺死　一一、二二三

壓死　三、六〇八

負傷　三一、六七七

行方不明　二三〇、〇〇〇

災前地面五一、四五八方里，　燒失面積二二、四七五，

燒失率四四%

以上係根據東京市調查課，及陸地測量部朝日新聞

社等等所調查發表的結果作的。我們只要看這個表，便知全體的損失實際上是如何之大了。東京災後的人口較災前減少了一百萬，世界第五位的國都，從此以後十年內還不知將退到第幾位呢！

(乙)產業的損失

產業的損失，就是經濟的損失，說到這個損失可就大了，絕對不是幾十萬幾百萬的小數目，乃是幾十萬萬幾百萬萬的問題。日本人自己估算，最多的估到二百萬萬，最少的估到五十萬萬，有的由各種產業估算的，有的由保險額估算的。據說東京的火災保險是五十億，那麼實際再合上沒有保險的，自然得有一百億，再加上橫濱及其他各處的損失，自然得有二百億了。由產業上估算法是把各地方的產業損失定出一個率，拿這個率去乘災前的數字求出他的數字，再來和日本的國富比較看是損失了多少。但是這個算法也很不精確，只就日本的國富說，據大藏省所發表日本的國富戰後共有五百零一億五千萬，要照這樣算起來，今即假定他的經濟的損失是五十億，也去掉十分之一了，若是百億豈不是五分之一麼？經濟雜誌的算法就是這樣估算，現在把他介紹一下：

該雜誌由大正三年以後日本歐戰中各種產業發達情形推算戰後之國富因各種產業的發達均是戰前的三倍，遂將大正三年大藏省所發表的國富額三百九十億作爲標準乘以三倍之數得一千一百七十億；又推算戰後至災前所減少之國富爲戰中所增加之三分一，即由一千一百七十億減去三百九十億所餘之七百八十億之三分一，即二百六十億，再由一千一百七十億減去此數，恰得九百億。後將日俄戰爭當時所攤算東京神奈川千葉琦玉各處之賠率作爲標準，推算災前此數地方之國富應爲一百八十六億三千萬，更推算此數地方之損失率，合計得五成二，以此乘一百八十六億三千萬，而求得全體損失額爲七十億八千萬。此種算法雖有不少杜撰的地方，而我們把他同二百億之說比較起來，此次日災的經濟的損失，可以斷定他不在百億之下了。所以我以爲此次日災的經濟的損失應有一百億。現在就假定日本的國富不是大藏省所發表那五百零一億五千萬的數目，是九百億，而此次日災已經把國富損失掉九分之一了。就如該雜誌所算的七十億也是七分八呀！

實際上如何？試更把各報紙各雜誌所發表的最大的數字彙來一看：礮兵工廠的損失七千五百萬，糧秣廠及其他的損失七

千五百萬，合計起來陸軍上的損失共是一億四千萬電氣局損失五千萬鐵道損失一億以上，電話損失三千萬各種倉庫中存品之損失一億四千二百七十萬，紙店燒失一百五十間，損失一千二百萬紡織業綞數的損失爲全國紡織業之二成三，只富士紡織一家已在千萬以上，其他東京市內的工場燒失一千四百九十五個只賸下五百十八個各種藥店藥品的損失九千萬，大商店裏面像服部時計店，以及其他天賞堂山崎天野細沼松村等貴金屬店的損失六千萬，只是三越吳服店（同永安先施一類的店）一家的損失，就是三億。此外同三越一類的還有松坂屋，白木屋等也都燒得一個精光了。此外還有許多還沒有調查出來呢！銀行燒失了二百二十二間，最大的公司燒失或是震壞的也不少那人人知道的三井洋行就是裏面的一個。病院燒失二十家，大劇場也全部燒掉了。衙署燒失五十餘個，大使館燒掉七個，大報館大通信社十八家裏面只有東京日日，和報知，都新聞三家免掉災厄。這些損失共是多大，不是可以想像出來麼？

（丙）文化上的損失

文化上的損失，當然得算學校，研究所，圖書館，書店等。東京的學校，中專門以上的學校燒掉三十餘個，中學校四十二個，小學校一百二十個，（災前小學一百九十六）只是帝國大學的藏書，就燒掉七十三萬四千冊，據報上說帝國大學目下只賸了九千冊了。此外東京市的圖書館還燒失了十二個。關於書店出版店燒失的更是不少東京的書店滙集在神田，日本橋，京橋，本鄉幾區，現在只賸下本鄉一區沒有全燒，那些最有名的丸善，博文館，東京堂，三省堂，富山房，有斐閣等等，都一掃而空。弄得現在一切書籍的印刷，還得找到我們中國的印刷界身上，那麽這個損失是如何之大也就可想了。

（丁）其他的損失

大橋梁，車庫，停車場，館店，妓館，神社，教堂等，也燒掉不少，還有不少富豪的宅邸也都燒掉了。

以上只是就東京一方面說，橫濱和其他的統計不十分完全，現在暫且從略，只要再說一件事就够了。就是橫濱市的目下只賸得兩間房子沒有燒掉，市內三十六個小學校裏面，只有兩個免掉災禍的。當我到橫濱視察那一天，目之所至，除了上面說的那兩間房子，和一些沒有倒塌而成爲空殼的洋房之外，一片盡是瓦礫場，據說只是生絲的損失已不下五千萬，其餘更可想而知了。

三　日政府對於大災之措置

當震災發生的時候，山本內閣還沒有成立呢！山本權兵衞還在那裏商量組閣的人員呢！二日的早上，內田臨時總理就先發表戒嚴令，設置臨時震災救護事務局，并且由國庫臨時支出九百五十萬圓，來作救濟的事情等到午後山本纔趕緊把一部分的閣員決定，午後七時在赤坂離宮的天井中行就任式，震災的內閣算是成立了，當時的閣員還差外務，(外交)文部(教育)司法三部，以後經過二十餘日始全部補全，我們可以知道他是如何匆忙了。現在試把震災內閣的名點他一點，就是：總理山本權兵衞，內務後藤新平，大藏(財政部)井上準之助，陸軍田中義一，遞信犬養毅，農商田健治郎，鐵道山之內一次，海軍財部彪，司法平治勝一郎，文部岡野敬次郎，外務伊集院彥吉。

震災內閣和其他當局者，對於震災緊急中幹了些甚麼事情呢？他們對於震災的措置，我們不能不拿『敏捷極了，』『得法極了，』兩句來稱贊他。你想：當震災火災發生，當時一切交通機關，都破壞盡了，自來水，電燈，電線電話，乃至於道路橋梁，都破壞得不成樣子，第一個要緊的就是人民的衣食住，東京的存米數十萬石，都燒光了，這些救急問題怎麼解決？他們第一步利用飛行機，無線電，軍用鴿和海軍的軍艦來傳達各種命令，消息來運送各種物品；一面打電大阪等處收買糧食五十萬石；一面由東京附近徵發或收買不少糧食；更把十四萬份的軍用麵包撥出來救濟；同時把皇城打開來收容難民；把陸軍的軍用天幕三千張發出之後，還由民間購買幾千張的天幕預備給難民住。東京市當局由二日起就把自來水貯水池修理平復；到八日止水道未能復舊之前，用許多水車，汽車，運水到各處分散，電燈至四日就能夠點燈了；電車是七日起開始運轉：一方面利用工兵的建設力，來修理橋梁道路，火災滅後不二三天，東京的大道路就可以行車；東京的大橋梁，到八九日也就架設了不少。一方面叫紅十字等團體，趕緊組織不少救護隊，來治療負傷者，把一切醫生一齊叫來從事醫治之事，把各學校徵發作臨時治療所。又由軍警督率人夫，來收拾死骸，至八九日止，街上已不見死尸的形跡。關於糧食方面，不分罹災有無，一概分配，於各通要處設下糧食配給所，由十日起更設二十七個公設市場。一方面加工陸續修蓋板房，以住難民。其他在東京的難民，許其無錢打電，由東京逃難到別處去的，全部免費運送；各鐵道也竭力修繕，陸續開通，凡此

都是臨時最機敏的措置啊！還有一件最要緊的，就是發行震災彙報，當那個時候各報館一齊停刊，人心皇皇，謠言四起，若是沒有這種東西出現，還不知更要亂到甚麼田地呢？自從震災彙報一出，人心便安定了許多，跟着又加兵戒嚴，把戒嚴區域擴張開去，東京附近的戒嚴軍隊，差不多加到六師團。因此秩序益發回復，青年自警團的暴行也漸次減少了。因爲日政府對於應急的措置，極其敏捷，所以當我十三日抵東，赴各處慰問的時候，他們都說現在救濟之期已過，我們現在在討論善後之事了。

現在更把日政府對於震災的施設之見於法令的說述一下：

九月二日組織了一個臨時震災救護事務局，使其專管震災被害救護之事，置總裁，副總裁，參與，委員，事務官，書記等職員。總裁由總理自任，副總裁由內務大臣任之，參與爲內務，大藏，陸海軍，遞信，農商，鐵道各省之次官，及社會局長，警視總監，東京府知事，東京市長。同時布戒嚴令，及非常徵發令，令各地方長官徵發各種物品，其徵發物品種類如下：一、食料品，二、飲料，三、薪炭，油及其他燃料，四、家屋，五、建築材料，六、藥品及其他衛生材料，七、船車及其他運搬具，八、電線及附屬機械，九、勞務。因徵發令而被徵發之富豪邸宅汽車車油等不少，東京附近之馬車貨車幾全部徵發，對於所徵發之物給以災前三年之平均價格，其不服從徵發者罰之。戒嚴司令官部爲陸軍大將福田雅太郎，後因甘粕事件，於九月二十日改任山梨半造。

九月七日發布流言浮說取締令，支拂延期令，暴利取締令，所謂有名之三大緊急令卽此。其屬於暴利取締令之物品如下；一、食料品，二、炊爨具及食器，三、薪炭，油及其他燃料，及照明用品，四、船車，其他運搬具，及其使用之消耗品，五、建築材料（含筵，蓆，及各種家具）六、藥品及其他衛生材料，七、綿毛，綿毛絲，綿毛布，及其製品，八、紙，九、綑包用材料，十、履物，雨具，及掃除用品，十一、筆墨及其他文房具。支拂延期令，卽延長私法上之金錢債務，及手形等等權利，保存行爲期間是。流言浮說取締令，卽因青年自警團之暴行而發，關於此層，戒嚴區域還因此擴張了呢！但是自警團的暴行於二三四五等日已經鬧得一塌糊塗了，政府到七日纔來取締流言浮說，未免太遲得一點，像這種命令，應當與戒嚴令同時發布纔是。關於這一層，日政府於此屆措施中，我認他是唯一的失著。

九月十一二兩日發布輸入稅免除或低減令，關於米穀，生牛肉，雞蛋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並土木建築用器具機械料材等，至

大正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或免稅或減半徵稅。同月十二日，更發布震災被害者之租稅減免令。二十二日發布物資供給令。二十七日發布手形再割引令及手形保存期間延長令，使日本銀行任救濟金融之責，以一億圓補助之。

以上種種命令，都是救災上最緊要的，其詳細內容因為限於篇幅，不及揭載了。

政府方面關於東京復興之事，還特別組織了兩個機關：一個是帝都復興審議會，一個是復興院。帝都復興審議會於九月十九日成立，是內閣一個諮議機關，來審議建議關於國都及其他震災地復興的重要案件。設總裁一名，委員若干名，總裁就是山本自己，委員中除去各閣員之外，還加上了許多名流，高橋是清(政友會首領)加藤高明(憲政會)伊東巳代治(樞密院)澀澤榮一，(實業界元老)市來乙彥(日本銀行總裁)江木千之，青木信光，和田豐治(以上貴族院各派議員)大石正巳(浪人)。復興院是屬於內閣總理管轄的，辦理東京橫濱的都市計劃，都市計劃事業之實行，及市街地建築物法之施行，以及其他關於復興之事。此外還管理關於臨時物資供給會所施行之事。設總裁一名，副總裁二名，技監一名，理事七名，書記官專任十五名，事務官專任三十名，技師專任一百零五名，屬專任百五十名，技手專任三百五十名，於總裁官房之外，還設六局：即計畫局，土地整理局，建築局，土木局，物資供給局，經理局是。復興院還設一個評議會，來應總裁的諮問，來調查審議一些重要的事項。總裁就是後藤新平，副總裁是宮尾舜治，同松木幹一郎兩人。

關於東京復興之事，有許多案：東京市有一個案得五十萬萬分十年以上進行；內務省的都市計畫局，有一個案得三十一萬萬；此外還有一個後藤案，由小至大分三種，最少十五六億，最多一百億，復興院還在研究；要提出一個案，這個案大約參酌各案來作最後的決定，但是現在還未發表出來，其最具體的發表出來的，只有東京市的復興案，這個案於現有公園之外，增加十二個大公園，更以東京驛為中心，修八條放射狀大道，一條環狀大道，此外還增設許多耐震耐火的設備。

日本國民對於東京的大災，也可說熱心之至，當我進東京的時候，沿途的車站上，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救護團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預備着許多飯團，茶水，跑到車傍分送給災民。各地方都募集賑捐，派遣救護隊。在東京市中，隨便走到那裏，都可以看見某某縣救護隊的牌子，只就捐款說，九月中所募的捐款已有

四千一百零四萬餘圓，再就物品說九月十五日止，大阪等處所募集衣服物品已有二百萬件那麼日本的國民對於大災是如何熱心也可以想見一斑了。

在東京方面，紅十字社更大形活動，於震災當時即行提出二十萬圓交給政府作救濟之用，紅十字社自身於現有病院之外，在東京還設了二十五個救護所，在橫濱設了十九個救護所，同時更設五個臨時病院，從事救濟因災負傷之人。各商船公司均特別派船赴災地運送災民，或裝運物品，如郵船會社還特派七隻大船專供救護運送之用呢！大實業家澀澤榮一同貴族院議長德川公爵等發起組織了一個大震災善後會，舉德川公爵為會長，澀澤子爵粕谷議長，山科商業會議所副會長為副會長，設救濟，經濟兩部，以商業會議所為中心，幫同臨時震災救護事務局辦理種種救濟及善後之事。

只有一事最使人不佩服的，就是青年自警團的暴行是。九月二日外面忽起了一種謠言，說朝鮮人放火，放毒，於是各區的青年團，在鄉軍人和一些流氓就趕緊出來組織自警團，以謀自衛，設下關卡，詰問行人，一見着朝鮮人就打，就殺，大災中朝鮮人被自警團打傷殺死的眞是不少啊！這些暴民，拿着刀槍就同狂了的猛獸一樣，就想喫人，殺了朝鮮人不算，還殺起中國人來了，同時連他的本國人也殺起來了。十月三日的夜裏，四谷區的自警團，還殺死了一個明治大學的學生（日本人）據報載幷不是，因為有仇，只是因為該生不服詰問。離震災已有一個月，還有此暴舉，那麼我們只從這一件事，不已可以看出好殺國民的本性來了麼？若說朝鮮與日本是世仇，乘機放火，自是意中事，為自衛起見，把一切朝鮮人都拘束起來，等到秩序恢復的時候，再放他出去，那麼不論何人都不至有話說，像這樣黑白不分的亂幹，恐怕任何種野蠻人也不會如是罷！至於某處鄉下人結合一體，把逃來的難民殺死，把東西搶走等等，報上所登載出來的許多殘忍事件，尤其是慘無人道，比禽獸更劣的行為了。在這種殘暴的羣衆手中，中國華工的殘殺，自然也是當然的結果，所以我以為日本人這種殘忍心若是一天不改，日本的將來不獨不能成一等國，還要因此亡國呢！人類本來有殘忍心的，但是同時也有仁愛心，現在日本的國民，殘忍心為甚麼這樣發達？簡單說完全是惡教育——軍國主義教育的結果。我對於這次暴民的行動，所得的唯一印象也只是這一點。至於因此而生的許多問題，那又是別一問題了。日本政府對於此事也知道弄糟了，所以也極力

檢舉，現在暴民中收監的已有三百餘人，但是平日沒有好教育，等得弄出事來又從而辦之，豈不是無益麼？

四 災區巡行雜感

我是九月十三日午後五時到東京的，離災後已經十三日了，而災情還歷歷在目，當車到新宿驛，已經看見附近一帶那零落的情形了。火燒場的當中，亂七八糟的搭蓋上許多小板房，街上的行人也有不少同我一樣背着背囊，那匆忙的樣子，好像還在逃難似的。由新宿驛乘市內電車至四谷見附，電車沒有了，便不能不一直步行繞着外壕線走。此一帶雖沒有受着火災，但是房屋被震的情形，仍十分凄慘，有的歪了，有的倒塌了，沿街的磚牆，差不多沒有不震裂或是倒塌的。災害最輕的屋頂上的瓦片，也大半震落，街中檐前，更堆遍斷磚碎瓦，高至三四丈不等。據說這一帶都還是罹災最輕的呢！此外最足使人注目的，是各種招貼，有的尋人，有的通告，亂七八糟的貼在四處，街上還有不少小攤子，掛上一個招牌，說是出賣燒殘的貨物。由四谷行至市谷，更走過飯田橋，遠遠的便看見礮兵工廠的殘骸，牆也倒了，屋也空了，門前仍還立着一個衛兵，擎着一桿槍，很無聊的樣子。右手的水道橋還在，但是河岸兩傍還濛濛吐着殘煙，更有許多工人在那裏一鈎一搭的動作。由水道橋向南一望，一直望到九段坂，面前竟然毫無一物遮蔽眼界，只此已經知道神田一帶已空無所有了。

第二天打算到昆谷，先由下谷坐電車到上野公園前，那最有名的不忍池還清澄澄的湛着一池水，那裏知道池中的魚，都已被災民撈食盡了呢！再擡頭四望，這一下可完全看見火燒場了；沿途除了幾處大建築物的空架之外，一望盡是瓦礫場；鐵鑄的電柱，也有被火燒彎燒倒了的；電線垂到街心，還沒有整理；電車的殘骸，還橫在線路上面；火燒場的瓦礫，更堆至二三尺之高；其他斷井頹垣，比比皆是，處處立下牌子，寫着罹災者避難之處；也有寫着某某人或是某某店的地址；還有不少人在瓦礫場中支撐架子，修蓋板屋。街上行人不少，大約都是來尋親覓友的罷，要不是就是來救護的了。還有不少人坐着牛車，一步一步慢騰騰的走着，像這種十八世紀的交通機關，要不是因爲這個大災把一切文明利器破壞乾淨，不但在東京市是絕對看他不見，就是鄉間平時也沒有人用他來運人的啊！東京市我住過十年，比自己的故鄉還熟，然而這一次可迷了路了，走來走去，忽然走轉了

向，不知道怎麼走纔好，不得已在路傍僱一部人力車，七轉八轉轉到東京驛，我纔又明白起來。這一帶就是有名的『丸之內』，七八層的大洋樓櫛比而立，燒失的却是很少，震塌的也不多，由此看來，鐵筋混凝土的建築，果是耐震耐火了。再看起來，東京市的建築物，若是全部都是鐵筋凝土，此次的火災也一定不會如是猛烈的，惟其東京市的文明是個畸形的文明，所以纔會如此。這句話，不知道東京人肯承認否？日比谷公園，昔日遊戲之場，現在已被災民占領了，已經成了一個板房村，也有人居，也有店鋪，也有市場，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擁聚着不少，他們都是幸免一死的啊！只是板房的番號不易識別，很容易迷糊，我在裏面走的時候，看見一個小孩，因爲迷路不能歸寓，立在路中哭泣呢！房中的人，也有睡着的，也有坐着的，也有在那裏談天的，我爲他們的前途，一行想着，不禁替他們寒心，現在食着公家飯，住着公家房，固然沒有問題，今後呢？

有一天因事走過神田，先至九段坂上，那靖國神社面前的大空地也同日比谷公園一樣，修蓋不少板房，住着不少災民。我到裏面打一轉就走出來，立在坂上一看，那神田區一區荒涼的情狀，更一覽無餘，從前最惹人注目的那個俄國教堂的尖頂，不知道到那裏去了？還有許多的大廈高樓，也看不見了。右手有一個銅像，那一個大頭震落在一邊。坂下的九段橋中，有不少工兵在那裏架橋，我不禁一步一步走到坂下。但是可怪之至，坂中的店舖都還完全無恙，只隔一條壕，便免了這個大災，這個運氣，又未免太好了。一直走到神保町，還不覺得，那兩傍昔時盡是新舊的書舖，都變成灰燼了。在神保町折向北走，甚麼靑年會甚麼東亞預備校，甚麼研數學館，甚麼高等佛英和女學校，都看不見了。三崎町的三崎館也沒有絲毫形迹，那裏面奉天學生還壓死兩個呢！聽說這兩位是一日早上纔由奉天走到日本的，東京還沒有看見，就死掉了，時間同空間的交點，大約就是世俗所謂的命了！若其不然，何以怎麼恰好，不前不後的交叉起來了呢？當天午後三時，走回本鄉，肚子餓了，走進一家飯館喫飯，飯還沒有拿來，地又大震起來了；房屋軋軋有聲，一個人又像坐在船中一樣，屋中客，都嚇跑了，都向門口擠去，一擠都擠在一處，走不動。唉！大地啊大地，你不是已經震過幾千次了麼，爲甚麼還要這樣震？嚇得這些人都寢食不安，神經過敏起來了，你不是罪過麼？難道這些東京人，眞是罪孽深重，該受你的責罰麼？

夜間的東京市，纔更是慘淡呢。有一次晚上，我從日比谷同本

鄉，因爲電車沒有了，又僱坐一部人力車，從有樂町繞出日本橋，再繞出須田町纔望湯島五丁目等處走。天空微微的有一點月光，手上的時計纔指着九點，而街上已經闃無行人了。若在平常，就是十一二點，這一帶還是燈明如晝，那是這種荒涼？途中無聊，就同車夫閒談，這位車夫很像有一點迷信似的，他說：『這一次大災完全是天罰，凡是不信神佛的，都得遭刼，老爺要不信只看淺草的觀音堂，就可以知道了，四周圍都燒光了，獨一觀音堂未燒一毫，當火燒到的時候，那周圍的銀杏都噴出神水，把火打滅了，這不是神佛的威靈是甚麼？』我覺得好笑，就駁他：『依你這樣說，爲甚麼到處的神祠，都會燒掉了呢？』他說：『那處應當遭刼。』我說：『好道旣是別處應當遭刼，觀音堂不應當遭刼，那麼不一定得要神佛的威靈來加保佑了。』他仍還說道，『總之這一次是大刼。』我於此得一結論，中國人的迷信因日災而深，日本的迷信，因大災而起。等得走到湯島五丁目上盡坡頭的時候，已經是沒有罹災的區域了，那街上的電燈，驀地射出萬道毫光，車夫忽地大叫起來道：『老爺！你們的地方眞好啊！我們好像打鄉下走進城裏一樣。』車夫一句話點醒人不少。

此外還過了不少地方，但是除了荒涼，淒慘等字以外，差不多沒有別的感想。只有一次從三越吳服店的廢地走過的時候，想起那『奢侈的王國』的末路，不禁慨然。平日不知道是幾千幾萬的男女給他吸收了進去又吐了出來，凡是受他洗禮的人，又沒有不學着奢侈回去的，現在可完了，只有門前一對石獅還昂首睜目蹲在那裏，好像在嘲笑人類一樣，我不覺在其地低徊者久之。

五　實地調查後對於大災之觀察

此次大災對於日本人精神上，物質上的確有不少影響。如報紙，及各名流思想家，所發表的議論中，也有說此次的大災是天罰，因爲日本人從來太橫暴了，太執着於物質而驕奢淫逸了，所以天降這麼一個大罰；也有忠告國民，今後得改變從來的帝國思想的，也有說此次天災是國民反省的一個大教訓……。這是當然的，我們不用說其他，只就事實觀察也可以知道。現在卽假定大災最小的損失只有五十億，此五十億財產，是五十年累積來的，通共只有一日的工夫，便完全破壞乾乾淨淨，不論是誰，豈有不感覺自然力是如何偉大的麼？身受其災的日本人，又那有不大大感動的道理呢？所以思想上一定有大變動，只是怎麼變

動法，一時還不能豫言罷了。依我之見，有好壞兩面：就好的方面說，日本人因爲此次的大災，把國富損失了不少，今後將慘淡經營，把年來一切驕奢淫逸的弊風，一掃而盡，把從來橫暴的念頭，一齊除去，而成爲一個平和的國家，這一層由他的不屈不撓的國民性看起來，似乎有望。但是平常享樂慣了的國民，經此一番大打擊，并且這種大打擊又不是敵國來犯，而是天災，其打擊又如此之大，因此而流於自暴自棄的事情也很容易。況且這個災是地方的，不是全國的，受災的地方經濟上固然有大變動，而沒有受災地方的人民的生活，還是同災前一樣，要想他們同災區一樣，來過這種勤儉奮鬭的日子，恐怕更不容易罷！由經濟上觀察，只是東京的復興說，已經很不容易了，五十億的損失要恢復，總得五十億以上的錢，這一筆大錢一時從何處來？只有從內外債募了，而這一筆大債，只是利錢也就很夠得國民負擔了。再說這不是單靠借債可以成功的，借債得還錢，要還這筆大債，得有這一筆大收入，有人引一六六六年倫敦大火的例，說英國對於倫敦大火災不兩年便恢復了，所以此次東京災後的恢復也應非常容易，但是時勢不同，奈何！倫敦大火的時候，英國剛把法國壓伏，打破西班牙荷蘭，把殖民地發展到印度，眞可謂是最順手的時代，那麼他的恢復自然也很容易。日本呢？據一般經濟者學說，歐戰中日本所賺得只有二十億乃至四十億，在那個時候，也只賺了這些錢，在現在經濟不振的時代，這三十億，從那裏掙去？而且日貨并不比別國貨好，從來日貨的名聲已經很壞，惟其是這樣，所以戰後日本的輸入年年超過輸出，戰後不三四年的工夫，就把戰中所得的吐出三分之一，現在突然要想闢出一條好銷路，實在不容易啊！除非中國人特別同日本要好，來購買日貨，歐美各處是完全走不通的。但是就假定中國人不再排貨，而同他要好，這幾十億貨也銷不了呀！那麼東京復興還有一個法子，就是向日本國民身上攤去，這一途，似乎可能，但是也很不容易，攤派在國民身上，惟有加稅，而現在日本工商業已經很不振了，農村尤形疲弊，再加上這一層重稅，豈不是更不振更疲弊了麼？對外貿易豈不是益發困難了麼？

還有一個最大的難題呢！就是這一百五十萬災民的生計問題。你看現在勞動者失業的已有二十餘萬了。這一百五十萬的災民中，有產階級的自然不少，而中產階級的人實居多數，他們沒有多大的財產，都有不少知識，在平日對於這個制度，已經很不平了，今後若是無法生活，過激思想的發生，一定比災前還

要厲害。有許多言論儘管說階級思想因此消滅，在驚魂未定的時候，貧富受着同等待遇，自然不會發生階級的思想，只要再過幾時，各人都得各謀生活的時候，到這個時候，貧富的階級就立刻顯現出來了。少數有錢有勢或是無錢有勢的人，雖儘管受災，仍然可以活動，那多數又無錢又無勢的窮人，隨你如何掙扎，還得投到無產階級的羣裏去，政府在災前已經無力救助，災後又有何法來提拔這許多的窮人？社會政策，至是已經棘手，若是措施稍爲失當，禍亂立刻乘之而起，這個問題實在是災後唯一的難題，比東京市復興還大幾倍，日政府還未聞有何等方針呢！

照這樣看起來，日本的前途一定是很悲觀的了；可又不盡然，日本人若是能够乘此大大的把軍備縮小起來，把因此剩下的費用，拿來振興產業改良教育，只要產業能够振興，教育能够改良，生產能力一大，文化程度一高，他的恢復力自然也跟着大了起來。日本自從維新以來，抱定富國強兵主義，其結果兵果強了，同時他的文化弄成今日畸形的一個狀態。我常常說，日本當初若是富國而不強兵，或自從日俄戰爭之後，即行縮小軍備，來謀文化的發展，歐戰中他的富力的增加絕對不止此。現在還是一樣，再簡單說，就是日本從此以後，也放棄富國強兵主義，而取富國不強兵主義，是只要日本能够如是，此次的大災的損失，一定可以容易恢復，同時外交上方針，尤其對於中國的方針，不能不一變，他從來高壓的方針，而取平和協商的方針。但是這個事情頗不容易啊！日本的政治家，有這種眼光的很少，就有這種眼光，而有實行這種方針的魄力的人，也實在沒有啊！並且日本的軍閥從來專橫，此次軍隊更大大有功，國民對於軍隊，更深表謝意，現在能够出來提倡縮小軍備麼？再就對中的外交說，我初時聽他們當局所說，覺得應當改變而仔細代他一想，又覺得甚不容易。因爲日本人從來對於他的國際的地位是非常熱心的，現在若一變而取平和的方針，他們一定要看作國家地位的墮下，所以關於這一層，也是無望。一方面軍備不能縮小，一方面『沒有的袖子又揮他不成』（這是日本的諺語，即中國的巧婦不能作無米炊的意思）那麼日災的結果是如何，也不難想像了。

我將要擱筆之前，關於日本人災後對於中國人的態度，不能不稍爲說說！據我觀察的結果，災後一般日本人對於中國人的感情，的確很好。這有兩個原故（一）因爲災中聽見中國人熱心救助而生的感激（二）因爲災中殘殺了不少華工而生的慚愧。在日本人心裏初時都以爲中國人排日到這麼激烈，對於日災

一定還要落井投石，沒有想到中國人不但不落井投石，還如此熱心來救濟他所以九月十三日大阪朝日新聞登出一欄半長篇感謝善鄰之同情的社論說：『中國人會出此熱心來救日人的災難，實在是日人夢想不到之事大驚嘆中國人此次行動之敏捷，而感謝中國人的高義，』十月四日又登一篇社論題名震災對於中國之影響說出許多影響的原因之後，而結說：『像這樣，由中國人心裏所生出許多的友情，能夠叫他成長與否，有一半的責任完全在於日本。』不論那一家的報紙，那一種關於震災的出版物，都沒有不把中國人救濟日本人的情形，大載特載起來，君子施恩不望報，中國人因為救濟日災，將來會收甚麼結果，我很不願意推測。我只說一句：中國此次的行動，完全得當，因為救災恤鄰，是人類愛的一種表現，人類能夠進步，完全是由於這種的美質，現在中國人能夠發揮出來，由中國的民族進化上看去，的確是很好的一樁事業，雖使物質上不能夠有十分的援助，只要精神上能夠如是，已足把中華民族寬仁大量的特性表現無餘了。至於中日今後的關係，能改善與否一層，我敢斷言，其責任完全在於日本！

十二，十二十三。

歷年來日本的震災統計

（梵）

日本地當世界地震區域，且地形蜿蜒成弧形狀。在日本海一面，瀕呈凹形，以海水較淺，故地震殊少。若在他面，則凸出太平洋中，驟然低降深乃異常，故地震亦以此處為最多。計自一八八五至一八九四年間，有地震一萬二千七百次；自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七年每年平均多至一千六百零五次。然自一六〇一至一八九八年間，地震之數不過一百零八次，其中劇烈者亦不過數次。如一七〇三年死亡至二十萬人之災；一八九一年美濃尾張（Mino Owari）之災，死亡七千人。然從無如今年災情之重大者。他如一七五五年里斯本（Lisbon）大震，死者不過四萬人；一九〇八年末雪拿（Messina）地震，死者亦不過八萬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我國甘肅地震，死亡損失雖極鉅大，然較之此次東京地震，亦不過什一之比爾。

大戰以來之德國社會黨

謝冠生

余以暑假餘暇，自巴黎來遊柏林，不數日，即遇電車罷工之釁。其明日，煤氣廠，印刷廠，報館，地道電車，相繼響應，一時交通梗阻，消息隔閡，人心惶然。至八月十二日，夜電燈廠工人亦加入運動，全城黝黑，勢益洶洶。居停主人Lemme君，執事西門子電廠，頗染社會黨（即社會民主黨以下仿此）色彩，語余曰，『子無恐，今日之事，不過為社會黨與其同黨獨立派之偶然協作，藉以驅逐古諾內閣，然二黨之積不相能由來久矣，而德國之大部分工人皆傾向於社會黨，明日新內閣成，社會黨之願償，行即無事耳。』至明日，果然，余既服Lemme君之先見，同時頗引起研究德國社會黨之興味，因本諸平時之師說，參以數日來之所耳聞目擊，勦為此篇。

大戰前後之德國社會黨

德國社會黨內部之變動，其肇端蓋遠在三四十年以前，正統派與修正派之分歧，即其最顯著之事實也。但當是時，兩派間之爭執，尚不過以學理之解釋為限，對於一八九一年之歐富特原則，(Programme d'Erfurth) 大體上猶能共同維持。歐富特原則者，盡量發揮純粹之馬克思學說，以階級鬪爭主義為其作戰之唯一方略者也。其常用之口號，即共產黨宣言書中之結語，『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聯合啊！』其在政治革新上所要求之第一步，為全民選舉之實施，信仰自由之改進，官吏之民選，間接稅之廢除，八時間工作制之確定，夜工與兒童工作之禁止等。論者以為馬克思主義之侵入德國政治，當以此為全盛時代。但閱時未幾，修正派中之培恩斯坦，愛德華，達維等(Bernstein, Edouard David) 即對於馬氏首創之價值論，施不信仰之批判，以次逐漸懷疑於剩餘價值說，以及於階級鬪爭主義。及大戰既興，兩派之間，遂由學理之爭執，進一步而為事實之對抗焉。

德國之社會主義者，在大戰以前，殆無一不持非戰之論調。迨動員令下，多數之社會黨人皆犧牲其平昔之主張，以竭誠效忠於帝國政府；而少數黨員則反對之。於是社會黨之內部，遂由正

統派與修正派之分歧，一變而爲非戰主戰之爭，再一變而爲極左黨與極右黨之對峙。極左黨亦稱獨立黨，主張較爲激烈；極右黨則主緩進，往往以己意附會馬克思主義。蓋黨員之間，雖意見互異，各行其是，而對於開山祖師之馬氏，表面上仍一致敬禮，勿衰；每有舉措，輒引馬氏之言，以自粉飾。惟此時所謂左右兩黨，與戰前之正統修正二派，中間累經世變，混淆出入之處，已不在少，不能謂爲完全一系相承。譬如培恩斯坦爲修正派之巨擘，而此時則隸獨立黨；柯祖基(Kautsky)爲著名之正統派，而此時乃投可決戰時公債之票，是其例也。(柯祖基亦曾有一次，與培恩斯坦等連名宣言反對戰時公債，但此爲二年以後之事。)

以社會黨人而昌言擁護戰爭，其辭實至不順，綜合當時流行之詞令，大約可得下列四說：

(一)謂戰禍之作，責在俄法，不在德國，德民爲自衞計，實有從戰之必要。且俄皇之專制政治，最爲推行社會主義之故障，尤宜首先推翻，此說馬克思已言之。

(二)謂此次大戰，實爲兩造不同的帝國主義之角鬬，敵人之帝國主義，爲完全資本式的；而德國之帝國主義，則爲啟發資本的。社會黨人爲抗拒資本主義之侵掠計，自不得不援助帝國政府，共同作戰。

(三)謂德國國家之陷落，同時亦爲德國勞工之陷落。德國生產豐富，若任令敵人入境，徒資寇糧，於事無濟。

(四)謂馬克思之國際主義，係爲平和時代說法，至戰事既作，又當別論。

以上諸說，是否合於當時事實，姑不深論；若繩以眞正之馬克思主義，實未能自圓其說。於是持非戰論者詰之曰：社會黨之友與敵，究竟何在乎？依馬克思之教訓，社會黨人，應援助其本國之政府與資本者，以攻擊他國之無產階級歟？抑或反此所爲，應與他國之無產階級連合，以各自攻擊其政府與資本家歟？此必不待煩言而解。無論何人，不能同時爲國際的社會主義者，而又爲國家的社會主義者。今之多數黨人，乃欲兼而行之，其意若曰，『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平和時代互相聯合啊！戰爭時代，互相殺戮啊！』世間亦何貴乎有此彈性之社會主義乎？

厥後戰事益烈，兩派之水火亦益甚。一方面獨立黨人，仍繼續爲其非戰之運動。當一九一五年之末，有議員二十人，否決政府之戰時公債；至一九一七年，且有迎合李寧政策之傾向。而別方面多數黨人則始終與政府合作，隨時出其故技，援用馬克思之

斷言片語，以自緣飾；其實此時之馬氏學說，除裝點門面之口頭禪以外，實際已無復存在。至戰事將了之頃，多數黨人亦頗鼓吹『白色和平』(Paix Blanche) 主張不分勝負之媾和。蓋當是時一部分之德軍已無鬬志，黨人袒於政府，恐其一蹶不振，故見機而作，以從事於講和運動，其澈底矢忠國家可想見也。

革命以來之德國社會黨

左右兩黨之爭，亘五年之交戰期間，未嘗一日息，延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而革命興矣。革命之作，社會黨人事前略未聞知，當然更不能有何等之準備，其張皇失措，實與一般之平民同，但事機已發，不得不從而援爲己任。其時首先發難，宣布共和政體者爲郤德曼 (Sheidemann)，郤氏之宣言，雖用社會民主黨之名義，顧按之實際，當時之社會黨，非眞革命黨也。

此次德國政變，有未可與一八七〇年九月之法國革命相提並論者。九月革命，拿破崙第三雖同以戰敗被困，然其平時處心積慮所以防革命之暴發者，已非伊朝夕，故雖敗而猶不失抵抗之力。若一九一八年之威廉政府，因經過長期之戰爭而不能得利，實力既衰，人心亦去，故革命軍掉臂一呼，而全國登時瓦解。德國革命之成功，與其謂爲得之暴力，無寧謂爲得之政府之讓步；與其謂爲得之全國之響應，無寧謂爲得之人民之無抵抗。蓋此次事變之作，其中積極從事革命者，實不過極少數之暴徒而已。

社會黨中積不相能之多數獨立二派，於此嚴重事變之下，乃乘機起而爲短時間之攜手。其時有一種過渡政府，所謂國民委員會者，委員六人，兩派各得其半：屬於多數派者，愛爾培，郤德曼，羅子培 (Elbert, Sheidemann and Lotzberg)；屬於獨立派者，哈亞斯，愛米爾巴德，梯德曼 (Haase, Emile Barthe and Tidmann)。國民委員會之外，輔之以勞兵議會，而受其監督，如國會之監督政府然。惟此時之柏林議會，承革命成功之餘烈，大多數皆主張厲行極端政策，故獨立派之社會主義，尤得議會之同情焉。

多數獨立二派，表面上雖共同執政，而遇事齟齬，各不相下，曾不少改其故態。多數派之主張，在實施共和政體，獨立派則主張無產階級之迪克推多制，以促成產業之社會化。其中短兵相接者，尤在國民大會選舉日期之爭，多數派期望合法政府之早日成立，要求卽行召集；獨立派則利用革命狀態之延長，主張從緩選舉。兩者各執一端，不少讓步，其徒黨亦互相攻擊，專以排除異

已爲務，直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共產黨暴動之作，獨立派三委員乃相率告退，而代之以多數派之諾斯克與費塞爾(Noske and Wissell)

當此之時，社會黨之多數派，幾操德國政務之全權，頗以武力箝制革命黨人。不意翌年(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之國民大會選舉結果，多數黨仍不足單獨把持政權之絕對多數，爲補充不足計，遂不得不遷就其主義，以求民主黨與中產階級黨之援助。此種現象，自是年一月起繼續演進，以迄於一九二〇年之六月。

國民委員會之多數黨領袖愛爾倍，此時被選爲總統，而以同黨鄒德曼爲總理，同年六月，鄒氏以拒簽凡爾賽和約辭職，繼之者爲巴浮慕萊(Gustave Bauer and Hermann Müller)，皆社會黨也。不謂一九二〇年六月之選舉，社會黨之多數派，受同黨獨立派與保守黨(包括德意志國民性黨及代表資本派之德意志國民黨)之雙方夾攻，年來慘澹經營之局面，至此竟大遭打擊。結果慕萊辭職，繼之以民主黨與國民黨公推之弗郎巴氏(Fehrenbach)而仍得多數黨之默許。蓋此時之多數黨，雖不足以獨力組閣，而其比較多數之優勢，固今猶如昔，未可以厚侮也。弗郎巴內閣，以一九二一年五月，爲協約側債權國之哀的美敦書所掀翻；乃由多數黨，民主黨，中央黨連合主張佛爾德氏(Wirth)出而繼任，以企圖恢復前此三黨混合互助之舊觀。惟佛氏政策，不久又爲民主黨所棄，至上西萊西亞分界之議定，佛爾德內閣，卽隨之下臺。繼佛氏組閣者，爲資本派古諾氏(Cuno)，以取得多數黨之善意中立，歷經危難，以至於今。最近古氏以馬克政策失敗，爲多數黨所不信任，卒受其罷工之脅迫而去，由國民黨首領斯德萊斯曼(Stresemann)出組新閣。新閣閣員除外交一席，由斯氏自兼外，其餘重要位置，如副總理，如財政，如內務，皆多數黨員也。

多數黨之在大戰以前，其主張非攻，與其他之社會黨同。及戰事既作，卽改變其論調，以效忠於帝國政府，始終弗懈。革命之興，多數黨之未得事前參與，亦與其他之德國政黨同。及變端既發，卽從而攬爲己任，因緣以取得政柄。國民委員會之六委員，本爲多數黨與獨立黨所均分，但歷時未幾，獨立黨之三代表，卽爲所擠而去，多數黨遂成唯我獨尊之勢。迨政權既一，遂藉口於維持治安之美名，逐漸以武力排除革命黨人。厥後大選結果，多數黨既不足絕對之大多數，又復不恤犧牲其主義，以求援於敵對之

資本階級。凡此種種，雖不失爲政爭之妙腕，但揆之純潔之社會主義，實俱不無可議。又其簽字於凡爾賽和約，以及履行一部分之賠償等，亦頗貽反對者以口實。惟當威廉遜位，政權絕續之交，一時人心思亂，浮言朋興，而獨立黨委員又堅執主張極端之無產階級專制，卒賴多數黨之中流柢柱，以奠定德意志之共和，不致爲蘇俄之過激所化，而召協約兵之反攻，論者以爲此實有功歐洲和平，不止大有造於中興之德國云。

德國社會黨新黨綱之研究

社會黨之多數派，（通稱社會民主黨）自一九一四年以來，依政潮之起伏，一再嬗變，內容已大非昔日之舊，舊時與獨立派一致奉行之歐富特原則，至此當然不盡適用，於是有所謂簀禮茲新原則者，(Programme de Goerlitz) 起而代之，表決通過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之社會黨大會。

簀禮茲原則，自謂脫胎於歐富特，一例以馬克思主義相標榜，顧夷考其實乃有大不然者，略述如下：

（一）當歐富特原則之鼓吹產業社會化，曾宣言社會化之實現，不僅爲無產階級片面之勝利，實爲全社會經濟組織之解放。簀禮茲原則，即曲解此語，因以改訂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定義。以爲勞動階級云者，係泛指一般人之自食其力者言，凡非擁資坐食，一無事事者，皆可入之；不必貧無立錐，狹義的勞力者，而後始得謂之勞動階級也。依此類推，自工廠職工，以至農夫店夥，文人技士，甚至於股份公司之經理，凡在社會上執有一定之職業，從事於一定之工作者，無在不可以引爲勞動之列。其個人地位之優越，奉養之富裕，甚至於在或種企業佔有若干分之贏利，皆無傷焉。此與原始社會主義之所謂勞動階級，實大變其意思。因此之故，近年以來，如古諾，如斯德萊斯曼，皆以大資本家執德國政柄，而能得多數黨之容恕，蓋皆食簀禮茲原則之賜也。

（二）歐富特原則之作戰方略，一本於馬克思之階級鬬爭說，前已言之。蓋依馬氏之觀察，以爲實現社會主義之途徑，除訴諸階級爭鬬之外，別無他道。簀禮茲原則，爲顧全此傳統之重要思想計，自不能默爾不言。惟新原則對於階級二字之意義，已獨闢新詮，而於爭鬬之手段，尤大加以緩和化，以爲爭鬬云者，不必兩兩搏擊於道上，如共產黨人之所爲，但當爲言論之宣傳，主義之戰勝，斯可矣。又謂欲求社會化之實現，須點點滴滴，從局部做去，其過程爲漸進的，爲部分的，非如談者之空中樓閣，可於一朝湧

現，此亦與歐富特原則之急進精神，大異其趣。

（三）馬克思之社會革命論論者頗有病其過事偏重物質者；賓禮茲原則於此頗多改進。以為欲求社會主義之真正實現，於生產手段之社會化外，尤貴乎使一般人的知識思想之社會化，使澈底了解社會主義之真義，而不僅僅為目前的物質利益所誘致，使社會革命之事業，成為必然的理性的事業，而不復蹈從前盲目衝動之餘習；欲求達此目的，則民衆教育之普及，最為當務之急云。

（四）歐富特原則，自提倡階級鬬爭說外，於國家主義國際主義，皆未嘗一詞，而在賓禮茲原則中則皆占重要之部分。新原則中，崇拜國家之觀念殆已越過馬克思，而上溯於賴塞爾（Lassalle）。其於國際政策，則主張重組國際聯盟，以別於今日日內瓦之所為，德國當然加入，凡爾賽和約之賠償部分，更有修正之必要。於此可見其國家色彩之重。（近來有一種傳說，謂德國將邀集俄國及其他未加入日內瓦聯盟諸國，組織一新國際聯盟，蓋即此意。）

（五）賓禮茲原則之於經濟改造，主張由現代之資本式，逐漸演進，以至於集產政策。其用語極力避去『社會化』（Socialisation）之字樣，以為有急進之意味。至其實現集產之步驟：關於社會經濟者，為地下富源之公有，大農制之制限，荒地之沒收，加爾德托辣斯之監督，勞工及經濟委員會之推廣等；關於財政者，為所得稅遺產稅之加重，旁系繼承制之廢除，國家對於大資本企業之強索分利等。跡其淵源所自，頗多從德國之戰時經濟政策蛻變而生。律以馬克思之集產主義，仍為貌合而神離也。

要之賓禮茲原則之真相，應用之性質多，而學理之根據少；政治的臭味多，而經濟的觀念少；是國家的，而非國際的；是演進的，而非革命的；與其謂為社會主義的，無寧謂為根本改造說（Radicalisme）的；與其謂為馬克思的，無寧謂為賴塞爾的。其在今日之德國，或不失為時代之需要；若遽以此認為歐富特原則之替身，馬克思主義之真傳，則失之遠矣。

社會民主黨以外之德國社會黨

最後試略述社會黨獨立派（即獨立社會民主黨）之近狀，當一九一九年六月之選舉，獨立黨得票五百萬，聲勢之盛，可以想見。不幸同年十月，黨魁哈亞斯遭人暗殺，內部意見不一，旋即裂而為二。其激烈者傾向共產黨之破壞運動，以間接表同情於莫

斯科;緩和者則隨柯祖基而接近於多數黨哈爾(Halle)之會,兩派之爭益顯,左派主張加入第三國際,右派則反對之。第三國際,亦稱國際共產黨,去年(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在彼得格勒舉行第四屆大會,德國代表出席人數之多,僅亞於地主之俄國,其嚮慕之般,於此可見。惟共產黨之政見在厲行極端的勞兵專制,頗難得一般人之諒解。其推行之手段又往往操之過激,多破壞而少成功,授諸今日喁喁望治之德民心理,誠未易與彼善變之社會民主黨爭長也。

余述德國社會黨止此,此後有暇日,當再繼續為法國,英國,意大利社會黨之研究,以資比較。

一九二三,九,八,巴黎

恩斯坦學說復由原子而得證明

德國慕尼虛(Munich)大學教授索謀非爾(Professor A. Sommerfeld)謂據現在的見解,原子內部的構造中部為陽電的核心,圍其外面而以高速度環行者係陰性電子。這種東西的行動還是圓形或如行星繞日般的橢圓形軌道呢?要是其軌道而為圓形的,那末這轉動的電子必定速率始終相等。否則若為橢圓形,那末當電子轉至在軌道上與核心相近之地,其速率亦必較前加增。照牛頓的舊學說謂本體是不變的;若是則速率的不同,與電子本體簡直無有關係了。但是據恩斯坦的新學說,質點在高速度轉動時,較之轉動緩慢時為重;有以電子在橢圓軌道上的各部,其本體一定有不同的地方,而這以光的形式表現於外的能力,可知是全靠那形狀和軌道的長直徑而定的了。

這種軌道,為電子所能轉動的,數目極少。而電子當由一處轉至他處時,就發出在某部分上的光,可以由其在光帶中的地位認辨出來。這種由輕氣等白熱氣體所發出的和如由白金等重金屬的X光光帶所發出的光線,就表明這徵子是使原子依照恩斯坦的定律,而不是如牛頓所說的。(梵)

蘇俄的民律

Jacob Kontorovitch 著

錢江春譯

一

蘇俄的新民律，已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間所開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九屆大會的第四次會議席上通過了。自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起，此項法典即爲有效。以蘇俄而採用此項保持及規定私產關係的法典，實可以認爲他們政府黨已經放棄過去三年前中所作共產的試驗的確證。爲此項試驗之故，他們曾在國內建設一種一切經濟關係——無論生產或分配方面——盡行國家化的制度。在此種制度下，一切工商業，一切生產的工具，無論大小；一切不動產，無論爲工商業上或住居之用；均脫離私人之手而爲國有。一切品物，均完全歸國家支配，此時的國家除爲唯一的物權之主體外，擁有總理全國實業事務的權力。這種制度實施時，更不按照社會主義上國有兩字的科學的意義，專許生產的勢力和關係的社會化，而乃承革命的餘威，以沒收一切個人及家用所必須的私產，如家具服用國內外貨幣，飾物，圖畫，書籍等。凡超出了一定限度的(有時連限度也沒有)皆在沒收之列。這樣的制度一經實行後，在私產關係上便無問題。因爲私產既廢，人民已失訂立契約的能力而私產關係上的兩項基本原素——客體和主體——也便全行消滅了。爲了打破私產關係甚至連通常所認爲不能社會化的個人勞働制度，也一併打破。他們用那強迫勞動的方法，凡雇主——國家——與雇工間的一切關係，不受契據法而按勞働法典以受公法之約束，工價也由勞働委員會規定。

私產關係既不存在，保護私產的民法和民事訴訟自然也不

需要了。不但不需要凡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執行者更以爲在一個共產的國家裏當然不能有適用於一般案件的國定的民律，對於人民間的關係，祇有各各按照不同的事實由民衆審判官(Peoples Judge)憑着他們無產階級的意義和社會主義的權利觀念分別加以判斷。根據了這一類哲學的基礎，便試行了三年餘的共產主義因求共產主義的實現，又創設了一種使全國經濟事務集中一處的特別制度，以適用於廣袤的疆域中各色的人民和各色的經濟關係上面。

這種制度的缺陷，不久便由共產黨的領袖們明白的看了出來。結果便於一九二一年上，發表了那『新經濟政策』其中要旨在認可資本制度基礎的恢復，連帶也承認了自由置產，自由分配及以個人的動機作工等。

他們一方施行此類計劃，一方當然也有許多根據共產主義的理論而加以保留之處，但生活的要求，比理論的保留，更爲切要。『新經濟政策』在實際上遂漸漸衝破了一切共產主義的約束，而共產黨也逐步退讓。論終極結果，『新經濟政策』所挾的資本化傾向，旣以經濟生活上的需要爲後盾，牠的勢力，自必超過一切抽象的理論，但在此新式的經濟生活上，不能不生私產關係，在私產關係中，更不能不有固定的規律，於是前此所有視法官意思爲轉移的法庭，便不能應事勢的要求，而一種處置物權的固定而可供法官遵守的法典，遂爲不可緩了。

以上述蘇俄發生按照其他資本國家制定民律的需要的情形。此種法典的基本原則，遂於一九二二年之初，完全擬定，雖有共產黨中左黨的反對，但經略加修改後，仍爲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採用。委員會又指令司法委員依據此項原則，草訂民律，備於下屆執行委員會常會中提出。此後國中攻擊修訂民律的呼聲四起，除共產黨外，報紙雜誌也都提出專論以爲將來民律必成法庭和人民的偶像，而危及蘇維埃共和國共產制度的根本。但潮流所趨，誰也不能阻遏，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爲有採用此項民律的必要，但留社會主義化的幾處和資本主義化的民律不同而已。但此種不同之處，將來至民事關係上發生必要時亦必漸漸改去無疑。

旣有了民律以後，更不能不有民事訴訟法。保護物權的實際法，沒有相連的保護物權的手續法，是不能實現的。而手續法的實現，又與法院編製法庭和律師的組織，有相連的關係。目前從工人中舉出而素無法律訓練的民衆審判官，當然不能勝解釋

此項精密繁複，須用法理的頭腦去解釋的法律的重任。這是顯而易見的，民律既經制定後，審判官亦當改用有法律智識的人，此時雖非共產黨人甚或中流社會，亦爲在選用之列，正如現時各種實業上，祇須專家，不問身世的情形一樣。同樣司法亦必恢復從前的獨立，否則民律亦決不有公平施用之望。

二

蘇俄民律共計四百三十五條，此外更有極簡單的補充條例五條。這是各國現行民律中最簡短的一部。蘇俄新民律條文之少，第一、因有幾種在別國民律上佔重大地位的項款，如家庭關係，雇用契約，不動產法等，都不曾有；第二、由民律所規定的各種制度，半因立法者不大明白民事上此種部分法理方面的重要和他們所統管的現象的複雜，而未加以注意，半因故意使之簡單而不限定，俾法庭應用法律時有伸縮之餘地；所以都未有完全的定義。

至於共產化的民律中與一般資本化的民律分歧之點，實在也祇有兩點：一點是關於不動產的，一點是關於繼承法的。對於其餘，共產主義都無所反對。若論契約法，是曾經近代法理學根據公定經濟關係，限制契約自由的意思而加以許多變更的。但共產主義者編制蘇維埃民律時，除了幾處例外，竟絕未注意此種現行民律上的新潮流，祇採用了舊式資本化民律的制度格式，並未將一點新原則加進去。

從大體論，蘇俄新律是依據陳舊的俄羅斯民律草案的，此項草案在革命前雖有一時合用，但實是不完全的，瑣碎的，不確定的，和自相矛盾的。常有普遍的原則中，雜以特殊的規定，公法的規定中，雜以私法，契約關係中雜以主權之處；在大體上更有許多脫略不全，使人發生疑竇和誤解，而決非法官之力所能解釋的地方。

三

蘇維埃民律的要點，在『財產』的分別。這在民律中只佔條文的一小部份。

第二十一條規定：『土地爲國家的財產，因此不能爲私契約的客體。保有土地，祇許取使用名義。土地私有的制度既已廢止，動產不動產之分亦即撤消。』

除了土地以外，據五十三條之規定，脫離私人商業關係的，有

鑛產，森林，飲料並有國營或市營的企業及其一切設備，鐵路及其一切設備國有船隻及國有或市有的建築物等這一類的財產，不能由主管的國家機關割讓或抵押也不受債權人的收除。國有或市有的企業，船隻建築物等，但可以依法出賃。此外如武器，爆烈物軍裝飛艇，電信及放射電信財產，作廢的股票債券，溢出法定限度的烈酒，及劇烈的毒藥等都不能由私人買賣。(註一)

那麼什麼是私產的客體呢？第五十四條規定下列各項爲私產客體：非市有的建築物，貿易企業，薪工人數不逾特別法所規定之數的工業生產的工具，金錢，商業上票據及其他有價值的物品，（包括貨幣和國內外匯水等）家庭及個人消耗品，法律所不禁的商品與其他一切不能脫離私人業務範圍的物品。合作社較個人多享一種特權，就是可以經營不限定薪工人數的企業。(註二)其餘政府特許的也可以享這種權利：他們私有財產的範圍，可以概括不限定薪工人數的企業，及電信，放射電信，和其他公共事業。(註三)

與其他資本化的民律相似，蘇俄的民律，也認可享有物權者在法定範圍以內，有占有，使用，及管理其財產之權，有權可以向違法占有者追還原物，也有權向妨害權利者要求賠償。且卽非絕對佔有的，財產亦可行使此項權利但對於此項普通的規定，却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凡所有人的財產，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以前，按革命法律剝奪所有權，或已爲勞工所占有者，不得再請追回。又一切家用物的原來所有人，亦不能向現時實際占有者追回此項產業；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所發表允許此項權利的命令，至此重又取消。

就一般論，據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實施新民律的決議，以前一切民事關係，至此爲一結束：法庭和其他機關，不能受理發生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前的訟案。凡發生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後與新民律實施以前的私訴，須按當時有效的法律辦理。普通以三年爲期的時效，當爲民律實施前所發生的一切財產關係而延長。(註四)

爲使歷來所發表關於充公及沒收的命令，決案，不與『新經濟政策』相抵觸起見，便宣布民律實施後，以前一切命令的完全作廢，又制定法令以後，凡未經民律所規定者，不得充公或沒收任何財產。在民律上充公的意義是：

『爲公衆必須，故國家有償的強制私人或法人永久或一時的棄讓其財產。』

沒收的意義是：

『經民衆法庭，革命裁判所，非常委員會(在有權宣判時)的判定，國家無償的強制物權人棄讓其財產，作爲一種懲罰。』

因特許所得企業上財產，可以全照特許證的規定而充公或沒收。倘爲沒收時，執行沒收的官吏，必須爲所有者留出一切家用物，一切家庭手工業上必須的工具，專爲謀生而不作借他人勞力以利已的，以及足供受沒收宣告者及其家屬六個月用的食物。(註五)

新律上又嚴密規定關於充公或沒收時必須遵守的細則，於此特別注意的是稅務官吏所執行的沒收，海陸軍隊所執行的充公，及蘇維埃聯邦境內向爲敵人或反革命黨軍隊所佔據的土地的充公及沒收，對於當時願退出或被驅逐出境而終又回籍的各個人的關係等。新律又重申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九日民衆委員會所議定的決案：

『凡人民已經逃出共和國境，或至今藏匿無蹤者，其所有動產，概歸俄國社會黨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所有。』

四

法律上和遺囑上的繼承權，是新律所承認的，但其間有兩重限制：第一，關於遺產的數目，第二，關於依法繼承的人物。

遺產繼承的總額，除去死者債務後不得超出一萬金盧布。倘超過此數時由法律上或遺囑上繼承人與國家——由民衆財政委員代表——攤分。倘遺產的性質，按經濟上見地不宜分裂時，可歸繼承人及國家共同所有，或歸國家或繼承人出資收買，但須視此項處置方法有利於國家與否爲斷。(註六)

對於此項限定遺產價值的普遍的法則，也有一個例外，就是從國家機關與私人所訂契約中而得的權利，如由租借，特許，或營造契約所得的權利等。這類權利，依法可以遺傳，不限於一萬金盧布。此外向與無遺囑的死者同居的法定繼承人，也特許免受此項拘束，除奢侈品不能超過定額外，一切家用品物，都可承繼。

法律上或遺囑上的繼承人，限定是直系卑輩(兒女，孫兒女，曾孫兒女」生存的配偶，及貧乏無力而曾受死者死前一年以上的完全扶助的人們。(註七)

祇有當所繼人死時活着的人，或受胎於所繼人死前而出生於死後的孩子，有權承繼。遺囑人得於法定繼承人中指定幾人

接受他的財產。(註八)他可以任意指定由這幾人中分配財產的方法。他也可以擯棄此類受遺人的一部或全部。倘遇此等情形時，遺產的一部或全部收歸國有。遺囑人也可使繼承人中的一個對其餘各個或全體負一種責任，餘人也可以根據遺囑強制這人履行他的責任。法律更認可遺囑人在遺囑上另定一人，備先所指定的人，死在遺囑人之前或不願接受遺產時的替代，但這替代人必須於法定繼承人中選擇。(註九)

所繼人死後，民衆法庭接到通知，即須執行保管遺產的手續，但不必用公告等方法通知繼承人。法庭經理遺產，以有繼承人出現時爲止，但時間不得超過六個月。倘於發表支配遺產令後，已過六個月而無繼承人出現，或出現而正式拒絕接受者，該項產業歸國家法定機關所有。繼承遺產的無論是個人是國家，所負清還死者——無論有遺囑無遺囑——債務的責任，以盡遺產所有爲限。死者的債權人必須在支配令發表後六個月中提出清理的要求，否則債權便歸消滅。(註十)

遺囑的形式，法律並無規定，第四百二十五條祇規定遺囑要由遺囑人簽名，更呈請登錄司登記。由登記册上抄下的遺囑，與原遺囑有同樣效力。

繼承資格是不必涖法庭證明的。繼承人倘離開遺產所在地時，在支配令發表後六個月中可以由自身或由法律代理人，前來保有。(註十一)法律或遺囑上的繼承人，更可以請求民衆法庭的法官發給繼承權證書，

五

關於契約方面，新律與其他資本化民律相較時，凡革新之處，都不曾加入上面已經說過。新律與他種民律的不同處，只在對於契約上有許多關係特重的地方，並未加以確切的限定。其中所規定的約契關係有下列幾項：(一)地基租借；(二)抵押；(三)產業的租借；(四)買賣行爲；(五)物品交易；(六)借貸；(七)營造契約；(八)保證；(九)法律上代理權；(十)合夥公司；(十一)保險。以下我們可以把這幾種契約中最重要的幾種來一講。

地基租借是一種租借城市中建築用地基的契約。訂約者的一方是市政局，一方是合作社，或其他的法人或私人。期限磚瓦建築不得過四十九年，其他二十年。(註十二)建築行爲必須於訂約後一年中起始。至少每五年徵收租金一次，每次按照契約所規定而徵收。此項建築權可以由借地人轉讓或抵押。如遇借地

人短付租金至一年以上，或違背契約上別項條件而約上本定有特種賠償辦法時，市政局可以按法定順序，扣押建築權，當衆拍賣；倘無人承買，復歸市政局所有。如發生此等情形，或按約年期期滿時，租地人須於完好狀態中將一切建築物交付市政府，市政府須將交付時建築物的價值付還建築者。建築物的價值，由估價委員會估定，此項委員會爲市政府與勞農調查會代表所組織。委員會所估定價值倘建築者認爲不滿意時，可以請求民衆法庭的公斷。

關於租借產業的契約，有各種阻止。租借的期間，不得超過十二年。期滿後，可以延期重訂契約。倘租借人爲政府機關或企業，雇工或雇員，公立學校學生，仰給赤軍的家屬，勞工或廢兵時，到期後可以不問出租人意思如何，自動的延長租借。又租借人倘爲前項列舉之人物時，租金的訂定，不能高出於當時執行委員所定的限度。

買賣契約限制尤嚴。非市有的住屋，是可以出賣的，但第一買主本身，其妻夫，或未成年的子女，不能同時佔有兩處房屋；第二賣主本身，其妻夫，或未成年的子女，每三年內祇能處理他們的財產一次。(註十三)此外關於買賣契約，有下列幾點必須注意：定數標的物的物權，於契約成立時，由賣主轉歸買主；不定數而必須權量的標的物的物權，於交付物品時由賣主轉歸買主。(註十四)倘無特種約定時，意外損失的危險負擔，隨物權而轉移。(註十五)倘物品與約定的品質不符，或因損壞致低減約定或照例用途的價值或便利時，賣主必須負責。遇此等損壞情形發生時，倘契約上無特定條件，買主提起訴訟時效以一年爲限。(註十六)

借貸的數目可以用金盧布也可以用蘇維埃貨幣計算。若係用金盧布計算，償還的數目，當按償還時官定兌換率合算。國家銀行有權可以收存一切存款，金銀貨幣塊條，或用原物歸還之國外貨幣等，但利息用蘇維埃貨幣交付。(註十七)

依據舊俄帝國的民律(註十八)蘇維埃民律上關於營造契約方面除普通的法則外，也附加關於國家特許契約一條，其中規定了多種有利於國庫的特權。(註十九)

除因契約而生的責任外，民律上也規定無償受益(Benefit without consideration)者的責任，負責者賠償損害的責任等。

提起訟訴的時效法律表示規定特種時期時，普通爲三年。計算此項時期從控訴權發生之日起，若爲請求卽付的責任時，從訂約時起。(註二十)

六

新民律普通時原則中略含一二處類似憲法的規定。

一切私權除反背社會經濟原理者概受法律保護除法律所規定外，不得侵奪或限止何人的私權。(註二十一)

新律第四條條文如下：

『為增進國中生產力起見俄羅斯社會黨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以民事上能力(行使民事上權利義務的能力)授予一切未受法庭宣告限止私權的人民。凡男女，種族，國籍，宗教，或傳統上分別，對於此項民事上能力，不生任何影響。』

民事上有行為能力而得享受權利負擔責任的年齡，規定為十八歲。(註二十二)

新律上外國人的身分，極不確定。條文中並未提及外人，但在宣告民律有效時期的法令的第八節中，規定曾與蘇俄訂約國的人民的權利，依據約文而定。若條約中並未訂定，且無別種手續議定者，此類外人在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境內旅行，營業，置產的權利，受聯邦政府執行部明令的拘束。

新律更認為對於俄國人民私權的範圍，須確定一種限制，這也是很可注意的。以現時國事的趨向論，此種限制，必為暫時的現象。這就是其中的第十七條，規定凡俄羅斯社會黨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境內的自然人或法人，經營國外貿易時，必須經國家之手，由民眾外交委員作國家的代表。且祇許在法律特別規定和民眾外交委員會監察下經營國外市場上獨立職業。

(註一)蘇維埃民律第二十二，二十三條
(註二)同上五七條
(註三)同上五五條
(註四)同上二，三七條
(註五)同上六九條附件
(註六)同上四一，六四一七條
(註七)同上四一八條
(註八)同上四一八條
(註九)同上四二二至四二四條
(註十)同上四三一至四三四
(註十一)同上四三〇條
(註十二)同上七一條
(註十三)同上一八二條
(註十四)同上六六條
(註十五)同上一八六條
(註十六)同上一九五至一九七條
(註十七)同上二一〇條
(註十八)俄羅斯帝國彙典第五卷第一章
(註十九)蘇維埃民律二三五條補充條例
(註二十)同上四四，四五條
(註二十一)同上一，六條
(註二十二)同上第七條

印度不合作運動領袖甘地入獄以後

仲雲

一 甘地的生平和他入獄的原因

甘地(Mahatma Gandhi)的誕生在一八六九年。他的父親是孟買省一個名叫玻朋達王國(The Rana of Porbandar)小邦中的首相。十九歲時留學英國研習法律，嘗以特許任倫敦內法學院(Inner Temple)律師。後返印度，仍執律師業者移時。迨波爾戰爭(The Boer War)發生，他投身於野戰病院救護隊；並竭力唱印人在英領非洲當有同等權利之論。至於他的傾心托爾斯泰主張無抵抗主義則實起自一九一五年。觀他在一九〇八年時告印度人辭(Address to a Hindu)其中就含着以不合作主義(Non-co-operation)反抵外人統治的意思了。

他是一個禁慾主義的哲學家，所以他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主張，顯然是偏於這方面的。他主張印度的一切人們，都應該捨去卑鄙狡詐下劣強暴的動作及向來兄弟間的隔閡，而與社會階級最低的人相互交際。兒童當離去英國的學校，當英國職官的應該馬上辭職，做律師的不應再出席於英國法庭。舉凡一切英國的爵位榮譽也應加以拒絕。印度家庭中當恢復從前的手紡機，以抵制外來的布疋。總之一切行動，當採高尚和平的手段，切不可有強暴的舉動和武力的反抗。因為祇有這樣，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他有一句話道：『國民呀我給你們一個新的主義和誡律，——就是得到自由和自我實現的眞正方法是祇有藉非暴力抵抗的。』這便是他藉不合作運動以消極革命的大概。

他從事這種不合作運動，非暴力運動的消極革命，漸漸地得到印度人的信仰，聲勢也日復一日的張大起來。一九二〇年時，

印度的回教徒以英土和約遷延不決，殊形憤激。其中激烈者竟主張土皇當回復戰前的勢力，或者竟說當舉爲回教的凱利發(Khaliph of Islam)。情勢緊張，震撼了印度七千萬回教徒對英的信仰，是曰凱利發運動(Khalifat movement)。同時，印度三萬萬人民對於自治運動的態度的激昂，亦殊不下於去年四月般加勃 (Punjab) 亞馬里薩(Amaritzar)因開會被英兵殺傷千餘人的慘劇時。雖這時印度總督已宣布改革計劃，許印人參預政治；而這年三月，據罕脫委員會 (Hunter Committee) 的布告對於肇事英國職官加以懲處，但終無以息印人之怒。並且那以愛理 (Ali) 兄弟爲首的凱利發運動，亦不因英土的和平而中止，而公然主張革命及戰爭。據甘地的主見以爲當從屈服入手，愛你的兄弟並愛你的敵人；據孝格得愛理 (Shaukat Ali) 則謂當自爭鬬殺戮入手。他們這兩人往往在同一講臺從事演說。後來愛理兄弟因甘地的忠告謂這種暴力的運動是無望的，乃暫棄其暴力而與之共事消極革命的計畫，而甘地亦宣言贊助哈利發運動。這兩大勢力既相約爲共同的動作，聲勢益張，印度的獨立運動，遂達於最高潮了。

一九二一年二月，印度王族會議 (The Indian Chamber of Princes) 開會於特里 (Delhi)，康腦脫公爵 (Duke of Connaught)特來預會。道途所經，受盡印人的斥責，如『強迫改教，施行暗殺，濫用非刑』等語，眞不一而足。此後不久英太子來游印度印人聚衆數千，與蔡雷蔡里(Chaura Chauri)地方的警察發生衝突，警署被焚，警察亦盡被毆死。從此以後事件擴大，而印度獨立運動遂益爲當道所注目了。加之這時，甘地又發表：『某種成功最後的一步，是在全印度人民俱能拒絕賦稅，服從法律和盡市民的職責』云。英政府審時度勢，覺非懷柔政策所能奏效，乃決採相當的處置，甘地，愛理兄弟和其他許多從事這運動的領袖，俱相繼被捕入獄：這是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一號的事。後幾經審訊，甘地被判處徒刑六年，其餘的人亦懲罰有差。從此，一時先覺盡入狴獄，而印度獨立運動的表面也暫告沉寂了。

至一般人對於英政府處置這事及印度獨立運動的態度，則亦有可得而言者。有某英人云：『我對於審問甘地和他所述的言辭，殊無異於蘇格拉底的被訊而判決死刑，其價値實可等之福音書的一章。在後之人的讀這段歷史的，我想一定會覺著這實是比不列顚帝國的興起還要重大的一樁事』又謀士姆大(Haridas T. Muzumdar)在他所著的先覺者甘地(Gandhi,

the Apostle) 中亦云『……印度是為求全世界的自由而奮鬭的，因為這個世界要是有五分之一的人類沒有自由，那末決不能稱作自由。……至他日自由的印度，則必能宣傳四海同胞的福音，地球上的和平，人類間的善意，並本著上帝的意旨，達到最大的目的。』

二　甘地的獄中生活和信條

甘地自去年三月被捕入伊拉無大獄(Yeravda jail)後，一般留心印度獨立運動和崇拜他的人格的人，都渴欲明白他在獄中的生活狀況。有一個名叫莎甘拉耳(Sarjjut Shaukerlal)的，嘗與甘地同被逮捕，近投書孟買的少年印度(Young India) 稱述此不合作運動領袖的獄中生活云：

『講到物質的享樂，眞是沒有什麼可以說了。據我個人的經驗看來，我們在臨時監獄中，上自獄吏，下至禁卒，他們的態度，總算謙和極了。凡是我們所要的東西，他們無不與者。所以我們獄舍的監門也可鎮日地開著，因為甘地的習慣常要臥在露天當中。我們可以自由閱書，也可以從外邊帶入。後來因身體健康的關係，得許我們有燈燭和寢牀。這幾月來，因蚊蠅滋擾，甘地已可以有帳子了。我們在這裏，凡我們所要的衣服被單，莫不應有盡有；並且還可任我們的意，將牀搭在室外。我們也可以在手搖機上從事紡織，因為這是我們自願的職業。

『甘地在獄中身體很好，外面所謂甘地在獄中生病和害憂鬱症的事，我們也可以知道。他聽了這話，心裏很難受。他說他要是犯著憂鬱症，這實是一樁可羞的事。他又說政治運動者當入獄而無事可以寄其心意時，也許要流於憂鬱。可是那人若以國家的自由的價值實高於不論什麼東西，那末他必能視牢獄如家庭。他接著又說他若是病了，這並不是獄吏方面不加注意的緣故，而為他自己的疏忽或體格上有遺傳的弱點的所致。總之，甘地對於他自己身體的健康，眞可說保護的無微不至了。

『這事就一方面言，似乎尙屬快樂；但若就其他方面言，則我眞不能說了。因為肉慾的享樂雖滿足了，那精神方面，仍然是飢餓的。我們的可以閱書，殊為一種極大的慰安；但是那種無謂的限制，却使他很為不快。並且我們自轉入伊拉無大獄後，我便與他隔絕。我們到那邊的時候是下午五

點鐘隨身帶著些水果——在這邊是這種東西也不能帶的。到了第二天，情形雖好些，但我終不料會隔絕開來。甘地雖替我力爭說我神經有病，與他為伴則可為慰安，但是終於無效。這事他寫給 Hakim Ajmalkhanji 的信中曾詳細地述著，但政府方面却就因這個緣故，不准寄遞。他並將這事轉告那時同在獄中的 Deshpande 和 Verumal 兩君。這樣的過了兩個月後，我們又重復禁在一地，我就再得伏侍他了。他每天晚上，須人按摩，但除他自己的朋友外，不肯叫什麼人做。我和他在一起，也許是可資慰安；但直到現在，我們還是和別的犯人隔絕著。這眞是一樁極無謂的事。不過其餘的犯人，要是他是一個好人，那末也要被隔絕著不得和人往來的。甘地因之想這大概是一種相當的外加的懲罰吧。

『現在的監獄吏是一個嚴酷的人，他的意思幾欲將各個犯人都隔絕開來，但是政府方面不贊成這個主張。到了現在，因其他的一般政治犯在監督着共同就膳的時候，常互相談話，於是政府方面遂把他們隔絕開來，不得談話了。

『我現在再來述說不准甘地寄信給 Hakimji 的事，在政府方面祇要他能將所反對的幾點除去，那便可寄遞，但是他寧可捨去犯人每三個月可發一信和收接一信的特權。他在獄中，凡朋友或親戚來見，俱不得作政治上的談話。去年冬天，Hakim Ajmalkhanji, Pundit Motilal Nehru 和他的姪兒 Manganlal Gandhi 來獄求見，但都不得見面。後來甘地夫人和 Changanlal Gandhi 前來探訪，雖得相會，但仍舊不能作什麼談話。

『當我寫這篇文字的時候，他對我說切不可將主要的論點隱去，他並不是憤激着要求格外的特權。他只為犯人應有的權利而奮鬬。他主張在獄中的政治犯當如戰爭犯一樣以相當的手段要求其權利。不管政府的待遇他或如人類的有精神及物質的慰安，或如牲畜的僅有肉體的享樂，政治犯在獄中的態度，總要始終不變能安於運命。

『有一天，我們得知有五個 Mulshi Petha 人因短少工作，被獄卒毆打。我們聽到這事，非常驚異。甘地就本着良心的主張寫信給監獄吏，願替他們工作。但是政府方面却拒絕他的好意，結果總算不受毆打。這不過是一樁很小的事。其最大的問題，實全在短少工作——或竟拒絕工作，是

否應該毆打，我知道一般人尚未知道政府方面除這以外，還有罰飲食衣服，釘脚械手鐐等等的呢！

『一般人自甘地入獄以後，對於他此後的政見，大概都是很想知道的吧！他在起初時很想發表一封公共的書函和幾封私人的信札。他著手做起，但後來不知怎樣便不寫了。他覺着既爲犯人是沒有發表公共書翰的權力的。至於私人的函件，他却一個朋友也未曾疏忽，而且這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無論在公共或私人方面都不能知道他的意見；但我可以說他的意見是完全沒有改變的。他始終保持着非暴力，印度回教徒的連結和化除階級的意見等主張。他每天例必做四小時的紡織工作，直等到天暗了目力看不出爲止。他所讀的大概都是宗教上書籍，像偈檀 (Gita) 優波尼塞曇 (Upanishad) 等。他曾閱畢了可蘭經，現在正在看 Bible。他叫我把所有吠陀經典 (Veda) 和富蘭那 (Purana) 的譯文都寄給他，因爲他想研究原文。他很虔敬地祝福回教徒，希望和在北印度的回教友人繼續通信。他在淸晨四點鐘的時候，就起身做 Ashram 禱告，到夜間就寢時亦然。他深信要救印度，除非以手紡機普及全國，否則便不可能；因爲沒有工業則印度人民必至日趨貧困，印度也不能回復她的靈魂。』

從此以觀，甘地身雖在獄，其心固無一時忘記印度，惟因他是一個主張無抵抗主義 (Non-resistance) 的人，所以入獄以來沒有什麼舉動。我們現在再來看他的信條，則他的人格思想，當更能瞭然了。他的信條茲據加爾加答 Ananda Bazaar 所載，遂譯如下：

一、我相信吠陀優波尼塞曇富蘭那和一切印度的經書。

二、我相信再化身 (Reincarnation) 也相信化身 (Avatars)。

三、我相信保護母牛是我們的責任。我這個意思是在較一般蔬食者的意見更進一層的。

四、我不反對偶像的崇拜。

五、我對於耶教聖經，可蘭經，瑣羅斯德教聖經 (Avesta) 和其他的經書，都視爲與吠陀同其價值，無所軒輊。

六、我不以爲我已讀盡印度的羣書；但敢確說對於書中的要義實還未能明白。

七、印度的宗教並不擯斥任何人。雖則一般人說印度教義不是一種宗教信仰，但是却普及到許多種族和宗教。惟

因印度教義是主張每人應遵照他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所以我從不持頑固獨斷的態度。

八、我覺著在我所曾讀的一切印度教言中，殊找不出頑固獨斷的東西。我不相信以後添加的所謂階級制度是本於相互隔離。要是印度教而承認階級的產生，那末我也是要反對的。

九、不要從上面施抬高的事於最低階級或被壓迫的人，也不可從情感上施善意於低級的人民；當以他們爲你同胞的兄弟。凡一切剝奪的東西都應該還給他們。自私和優勝是撒旦 (Satan) 的手段，不是上帝的。

三　一般人對於甘地主義的意見

甘地主義是什麼？換句話說，就是前幾年印度的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Non-violent non-co-operation Movement)，這事我在上面已約略地說過，至於要知道他的詳細，則去年和今年出版洛伊(Manabendra Nath Roy)所著的 India in Transition 及 One Year of Non-Co-operation; from Ahmedabad to Gaya 二書言之綦詳，我也不多說了。總之，甘地這種主張現在雖似乎失敗了，但其影響却是很大的，——有人說，實可以比之歐洲大戰。不過他以這種手段——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來實行革命果能到底無誤麼？能得到最後的勝利麼？這個問題現在歐洲的第一流學者，正紛紛爭議，莫得而決，我姑且將他們的議論，摘述如下，以見一斑：

羅曼羅蘭 (Roman Rolland) 是這次筆戰贊成非暴力方面的主將。他最近復在 Europe 上發表一篇題曰 Mahatma Gandhi 的文字，謂將這主義用於政治的爭戰，正可爲其有效的證明。這種根據於自己犧牲的，同胞的愛的非暴力運動，實是救濟歐洲文明不致滅亡的唯一的哲學云。

白普士 (Henri Barbusse) 是反對非暴力主義方面的健將。他也在 Clarté 上發表一篇題曰 Revolutionaires d'Orient et d'Occident 的文字，謂祇能用暴力以對暴力，用獨裁專制以抵抗獨裁專制。至於甘地，他實不是一個如羅蘭所意想的具愛而犧牲的精神以代世界贖罪的人；他的非暴力運動不過當情境困難時的一種策略，因爲他實在是一個主張革命的人物。譬如俄國的李寧，要是他所處的是甘地的地位，那末他也必定要行甘地的主義。他們倆都是實體論者 (Realist)，都是被強迫而

致的。且由甘地常保護貧困的，被壓迫的人想把他自己立基在農民階級上的一事而言，則此印度的革命運動，與其說是國家主義還如說是社會鬭爭；他對英國統治的這種反抗，因是實可以說是一種特式的階級鬭爭。

這兩個負有盛譽的著作家，在歐洲論壇上，一往一來的從事筆戰，煞是熱鬧。最近又有名伊維良路伊 (Evelyn Roy) 的，在 The Labour Monthly 上發表一篇題曰 Mahatma Gandhi: Revolutionary or Counter-Revolutionary?——是一篇答覆羅曼羅蘭和白普士的文字，以經濟的眼光，論斷兩人觀察的錯誤，其在末段總結處云：

『……在羅蘭一方面以爲現在印度的大爭鬭，實是善惡——惡魔 (The Adversary) 與天神 (The Hosts of Heaven) ——兩勢力間的一種道德戰爭。甘地就是領導這心靈戰爭的救世主，不僅是爲印度，並且是爲着全世界，故印度的勝利，也就是全世界光明對黑暗，精神對物質上帝對撒旦的勝利。他對於印度的爭自由抱着這種概念，我們眞無可說了。原來大戰以後，一般覺悟的學者都抱着主觀主義，超過了論理的事實而神遊於形而上的領域中。但在一般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相信世界是建築於經濟勢力的上面，受物質律的支配的。我們因是可知道那種感情主義的理想家的心中，充滿着一種中世紀的神奇——不眞實的，不合於我們所生存的時代的步調。這種人在目下不復作浪漫的玄想，因欲將其概念用之政治的緣故，却變成危險的了。甘地的倡導反革命的和平主義，就是應用這種理想於政治方面。羅蘭和一般精神的帝國主義者 (The Spiritual Imperialists)；都主張這世界祇有藉自己犧牲和精靈的能力，纔可以救贖，於是以甘地爲他們這種言辭的發明，而遂謂歐洲因用暴力的緣故，已到自己絕滅的地步了。——其中鮑爾希維主義就是具最後而集中的形式，以毀壞歐洲僅存的文明和文化的。所以他們又謂：『印度藉着這精神的武器的應用，現在得救了，望歐洲也效印度的榜樣而自救吧。』這種論調雖未嘗不娓娓動聽，但我們若來一究其前提，則簡直是完全錯了。印度果眞已得救了麼？實在她還是在經濟的落伍，社會的低降和政治的隸屬中奮鬭着——而這種東西多少都有相互爲主從的關係的。她現在的這種奮鬭，爲着土地和麵包，實是一種

物質的東西般加勒(Punjab)聯合省(United Provinces)般加爾(Bengal)麻打拉斯(Madras)和全印度的農民都是爲這而流血；那無產階級者也爲這事，實行歷時數月的大罷工，甚至犧牲其自己的生命或自由亦所甘心。他們——印度的農民和工人都本着這個原因而信從甘地，所以當甘地棄去這個目的時，他們便離去政治的行動而繼續其經濟界的鬭爭了。那種政治的鬭爭，雖足以推翻印度的有產階級與帝國君主的連帶生活，但爲期殊渺遠不可預測；一面印度社會階級的界線却因此一天比一天的顯明了，階級戰的發生却伴著國家主義的戰爭更加注目了。在這種戰爭中，甘地當然是左袒資產階級一方面。不管他宗教的預言是怎樣，他對於改良社會的功績是怎樣，並且在將來印度的革命運動上，他對於印度國家主義的進步的貢獻是怎樣，甘地總要算是一個反對革命者，而不是像白普士所測度的是一個眞主張革命的人。他知道這進擊式的不合作的妙策是根本在停付租稅，這運動的出口是在非暴力的喊聲；他實是使一般印度人都知道獨立自治的第一人。並且他也是對這迷茫印度的革命影子而恐慌的，對這流血的思想和不能制止那奮起的民衆運動而驚懼的人；所以他想屏棄這種勢力，以降退革命的潮流。……』

又謀士姆大在他所著的先覺者甘地中論不合作運動云：

『……不合作運動之在政治上須全憑政治的基本律主權在民一語，自由的代價是無窮的謹愼，光榮和公平的代價是 Ahimsa——愛的定律。……』不過他又說『印度對於謹愼(Vigilance)和 Ahimsa 却都未曾練習，他們現在唯一的方法，是祇有一心遵照甘地的所定的計劃與惡政府繼續地從事不合作運動。』

總之，甘地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是否能適於政爭，現在實還是一個疑問。我茲且引謀士姆大的話來作結論：

『革命者的計畫雖也許要變更，但革命的火炬是已燃了不會熄滅的。不藉炸彈而用思想的彈丸，不藉武力而用紡織，不藉憎厭而用愛情，使印度得到自由，全人類亦得到自由。』這却不得不說是甘地的努力了。

名墨訾應論

章行嚴

莊子天下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此指墨家有數派，俱自稱正宗，而稱其餘各派為別墨，故曰相謂。別墨猶言異端，謂他派，非以自謂，天下篇語意甚明。胡適之謂別墨猶言新墨，如歐洲言新柏拉圖學派之類，乃『他們自己相稱』：非也。魯勝墨辯注序謂：『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正別二字，以『別』誤為『刑』，讀者多滑過。不知別者別墨，而正者正墨，別墨之外，儼然有所謂正墨者存。依魯勝言：惠施公孫龍與他家辯爭，必且自謂正墨，而以別墨歸之他家；他家與辯亦爾。勝之此論，以惠龍羼入墨家，雖不為當；而其標明誦墨經者自有正別之爭，則所見甚高。適之謂倍譎不同，乃科學之墨家有堅白異同觭偶不仵等問題，與宗教之墨家不同。愚謂不然：堅白觭偶，即所謂不同；相訾相應，即其互目為倍譎處；初不必推論到宗教上去。

墨義之不齊一，章章甚明。然有三事焉，不能明白具答，墨學將永無眉目。墨家相訾相應之實云何？一也。墨經為何人所作？二也。惠施公孫龍是否祖述墨學？三也。第三事自魯勝以來，各家從無異詞；第二事言人人殊；第一事則迄無人論及。愚意從久成定論之第三事起着手翻案，此而有當，餘二事乃迎刃而解矣。

張惠言云：『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此蓋本乎魯勝祖述之說，未之深考。孫詒讓謂：『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下篇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適之據此，謂墨辯諸篇，或者是『惠施公孫龍作的。』此種武斷之案，以訛傳訛，蓋已久矣。茲請先論惠施，證其學不出於墨。

荀子解蔽篇云：『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惠子蔽於辭而

不知實。』墨惠並舉，名迹之大，幾於相等；而其所蔽，性又相反，彷若各出所長，相齮齕焉。此而謂惠；出於墨；苟非惠之生卒年月，略後於墨；將與言墨出於惠；同爲無義，證一。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前引天下篇謂『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相里鄧陵兩派，兩書同載。若苦獲己齒，與相夫氏之墨同出一系，則兩家所紀盡同。似墨學源流，當時共見，初無隱匿。苟有墨家鉅子如惠施公孫龍，所就遠出相里諸墨之上者，轉致漏列之理？證二。

漢書藝文志詳載九流所出：謂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墨家者流，則出於清廟之守：流別判然不同。惠施公孫龍俱列名家爲大師，焉有同時跨入墨家之道？或曰：茲所謂墨家，乃指科學之墨，非宗教之墨也。藝文志記墨家所長，不外貴儉，兼愛，右鬼，非命諸義，此中應有餘地，可容施龍輩追隨其後，專習墨辯一部。不知墨子言教言學，理原一貫，歧而二之，乃不知墨者之所談也。施龍果爲墨者，斷不至有舍教言學之事。證三。

或又曰，不然。惠子所樹各義，爲天下篇所載者，俱一一見於墨經，苟非同一淵源，焉得如是巧合？適之即主此說最力之一人也。其論諸子不出於王官篇云：『惠施公孫龍，皆墨者也，觀列子仲尼篇所稱公孫龍之說七事，莊子天下篇所稱二十一事，及今所傳公孫龍子書中堅白通變名實諸篇，無一不嘗見於墨經，皆其證也。』愚謂讀書不求甚解之過，蓋莫此若。孟子言堯舜禹湯，莊子言堯舜禹湯，墨子言堯舜禹湯，其餘各家之書，莫不言堯舜禹湯，吾不得謂孟莊墨及其餘各家爲一家也。惟堅白異同亦然。夫論人之爲何家數，非深考其說之含義何如不可。以其所列事項相同，遽等量而齊觀之，此末學膚受者之所爲，非所望於愼思明辨者也。以愚闇陋所及，墨惠兩家凡所同論之事，其義冀不相反：如墨言景改爲住，與惠言飛鳥之影不動；墨言非半不斲，則不動；惠言一尺之棰，取半不竭。理均相抗，各執一端。而諸家謂是義同，交相比附，毫不詰辯，其著例也。且細譯兩家之辭意，似惠子諸義先立，而墨家攻之，有若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而墨子九距之者然。以如此互爲冰炭之兩宗，併爲一談，謂此是一是二，夫亦可謂不思之甚者矣。

由右之說，惠施之不爲正墨，蓋無疑義。然則如魯勝言，以惠施爲別墨，何如？既爲別墨，則固無取樹義悉與墨家同也。孫詒讓曰：『據莊子所言，似戰國時墨家別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指。』孫氏

已見及此；識力大是過人。雖然，以惠子之說考之，設如非在墨家門牆以外，其於『墨子之本指』將不僢馳若是之遠也。謂為別墨，亦無有是處。

雖然，名墨相對，其關係究有可言，嘗與吾兄太炎推論此事，其詞有可採者如次：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蓋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可不有資於正名之事。其後訾者專恃以為求勝之術，而名家之號以立。漢書藝文志所載名七家三十六篇，自鄧析以至毛公，皆所謂訾者也。其與禮官相近之言名者，均不與焉。以知名與名家，在孟堅之意，乃截然為二事。兄固言之：『名家大體，儒墨皆有之。』蓋其先各家俱言正名，七家起而以名為其專賣之品，且悍然以名家自大，論鋒四溢，與人角勝，各家轉諱言名焉。墨家之書，不曰名而曰辯，殆以此也。魯勝言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經本言名，不號名經。勝言見於所作墨辯序，是墨子書言名之部，號稱墨辯。勝又言：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此名家乃泛言之）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由勝之說推之，辯經似有專書，以其難讀，與他名家之書同佚。其附於今墨子之四篇及大小取，乃門徒節之連第於眾篇之末，以備一格，聊見墨子書之全豹已耳。觀於經與說皆特簡略，及大取篇辭以類行，所謂類者凡十有三，如其類在鼓栗，其類在阬下之鼠褈褈，俱應如韓非儲說，各類皆別有詳證，則詳經之亡絕良信。至儒家言名者，如荀子正名篇之類，本無專著，亦不立專號。迨孟堅斥名家為訾者，而自作白虎通，於爵號謚祀，禮樂耕桑，文質政教，天地日月，衣裳嫁娶，詳加考訂，正其稱號，或自以為於古禮官為近。應劭之風俗通，用意頗同。蔡邕之獨斷，亦復如是。竊意漢人著書，喜以『通』名，傳者止班應兩家。而『斷』亦為一種講學之號，伯喈以外，未見傳書。『通』云『斷』云，皆儒家言名之流裔也。當孟堅草藝文志時，自著之『通』釋之甚熟，墨號為辯，又所流聞，因犁然以鄧析等七人為名家，餘雖言名，不以闌入爾。

準此以談，惠施與墨家，俱有事於名，特施為訾者，而墨非訾，其中鴻溝甚大。援名入墨，謂施祖墨，與援墨入名，謂墨家亦可號曰名家，皆為不當。名之所以為名，與墨之所以為墨，固較然有不可混同者在也。

然則墨經為何人所作者乎？適之疑為施龍手筆，固是不智，而

又疑爲施龍同時人所撰，則不中不遠。以愚推之，墨子自著之辯經，久已亡絕。辯經中巍然自立之定義，使其層累成爲一科，不合與人角智之性者，必較今存之六篇爲多且詳。以施龍之出，後於墨子，墨子固不得如預言者流，知某時將有訾者某某求勝於彼，而先設駁義若干條以爲之備也。其後墨者傳經，節節遇有名家者流，相與詰難，因釋經以拒之。而後起諸問，經中焉能備載。其徒勢不得不各以己所崇信，詮解師說。詮解不同，而派別以起。此乃天下篇所謂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者也。今之六篇，殆墨家弟子之所撰述。惟其爲相里勤與五侯之徒乎？抑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乎？俱無可考。要之此與其徒俱誦之墨經，迴乎不同，而爲其徒之一派，半述半擬，以抗禦名家之難者。如施龍辯焉，則愚所自信爲千慮一得，無可置疑者也。梁任公謂『經上必爲墨子自著，經下或墨子自著，或禽滑釐孟勝諸賢補續，未敢懸斷』。其論據則『墨經非施龍時代之產物，而實爲墨子時代之產物』。由愚看來正得其反。經中有曰『謂辯無勝』，有曰『以言爲盡誖』。辯無勝與言爲盡誖諸說，固施龍時代詭辯之精神，墨子當年應未聞也。孫氏所指堅白異同之辯，經與施龍之言相出入者，猶迹象已。



復次，墨家訾應之狀，果何如乎？夫墨子之徒，以說經不同而生倍譎，諸墨詞旨，互爲繳繞可想。其各對於名家，竭精馳說，諸墨與施龍辯之詞旨，互爲繳繞更可想。今所存六篇，爲墨家一派之所述作，雖曰凡與名家駁辯，及諸墨相爲齟齬之論，懸郎俱寓於中，而株守本書求之，義無從見。其與名家駁辯之詞，約略可考，以名家言有存於他書者故。墨家餘派之作，既不可得，則其相訾相應之情，亦難妄言。今所得言：惟某氏之墨自號爲正墨者，所以與名家訾應諸義而已。作名墨訾應論。

科學之精神的價值(註一)

客提斯溫脫頓原作　唐鉞譯

譯者按本篇是客氏(Winterton C. Curtis) 所著科學與人事(Science and Human Affairs)的第十二章題爲 The Higher Values of Science。因爲他論科學對於精神方面的貢獻，可以補救吾國人看科學做物質的生活的過失；所以急急譯他，以餉讀者。

科學之物質的價值，到處得人們的揄揚；而他的高級價值，通常卻被人們忽視。由『街上的人』看起來，科學不過代表那支配他的環境的事業。其實科學在這環境以內所引起的變化，若把他比科學在人心內部所造成的變化，就極微末不足道了。要稱說科學的這類高級價值，可以用『精神的』(spiritual) 這個名詞，以與『物質的』(material) 那個名詞相對待——這樣用法，不含其他義蘊，幷且不是精密的界說。比方說人的精神的渴望，以與他的物質的需要相對比，我們不一定對於『精神的』這個名詞的意義有清晰的概念；然而我們既是屢屢指出這種的對比，就承認有這種與物質的相對待的事物。構成『這個人的精神』的東西雖然不容易把捉他而加以界說，但是總是一個實有的東西(註二)。科學因使人類破除蒙昧與迷信而解放他們的精神；由是而得的自由，使他能正當地駕馭他的物質的環境。現在是應該更加注重科學的這種高級價值的時期。在物質的方面科學已經奏凱，而他的勝利也已經得人的承認贊揚。在精神的方面戰爭正在進行；可是他的重要還沒有經人領悟。要使科學能够履行他的較重大的職任，這高級的進步的意義應該給人們知道。

科學因爲要有所憑藉以與過去的『偶像』抵抗，不得不利用他的物質方面的勝利。科學家或哲學者的思想若不能够化爲

經濟上計畫實行家每不大理會。可是，實行家極慢地，幾於不覺得的一點一點地學得科學的觀點，因爲他在日常生活中『習矣不察』地應用科學的方法和知識。在現時，科學是改變人們意見的大勢力；而這種的改變大部是由科學的知識之物質的效力弄成的。從前人們相信祈禱可以得到所希望的物質幸福的時候，宗教對於精神較有效力；現在科學所以有影響也是這樣。然而科學所賦與人類的物質利益，不是科學的最高級價值呵。

一　科學與想像

屢屢聽見人說，科學已經把宇宙的神祕破滅了，想像沒有一點兒用武之地了。這句話沒有事實上的根據，乃是由於誤會科學的成績而起。科學不特不束縛想像，幷且開拓心靈的眼界到能使想像可以更加恣意飛揚的地步。由初民和至今還是初民的野蠻人看起來，自然像是反覆無常的東西而非有秩然的順序的。他們的意中，世界是或善或惡的鬼神的所有物——這種鬼神要永久看重他，同他和好。白天和黑夜一樣被沒有一點確定的行事次第的統治者所管領；要望平安無事，只有服從同求和的方法。在這種情形之中，想像可以儘量活動。可是，現在這代的人，誰還要這種的想像呢？或者有幾個現世的神祕者和有昧理及迷信的心習的人們要這東西。

當人類起首觀察衆星的不改變不匆促不間斷的運行而得暗示，想到也許一切自然現象都有同樣秩然的次第的時候，他幷沒有失掉想像的機會。反之，想像實在升到更上的一層。現在的歐洲人，想起他們的祖宗前此曾想像福人所居的樂土在大西洋之西，沉淪的靈魂的地獄在地心的裏頭，他們自己當然放棄了許多可供中世人想像的活動的區域；可是也添了不少新開拓的眼界。請嘗試尋味天演概念包舉多少的時間與空間：就如地球所有無量的過去，他的氣體同較後起的溶體的漸冷，陸地，海洋，同空氣的分化，最初式生物的出現，及他的逐漸進化，無脊椎動物的時代，魚類，兩棲，爬蟲，哺乳動物的各時代，最後能像人行走的猿猴的出現，及他的後代當冰川期的奮鬭的進化。舊約創世記中創造世界的敍述，若與現代科學所略述的故事相比，不過像一個育兒室的故事：他的可寶愛因爲是長逝的兒時的一部份，而且在他相當的背景上也可算神奇的故事；但是雖然在傳說的文辭裏有他的位置，總不能與科學所發現的大會

樂幷列爲一類呵。(註三)

雲彩幷不因爲我們知道一些兒他對於天氣的關係而減少他的神奇。一個人可以注觀落日，被他的光色迷住而想像火海中的洲島或天空中的樓櫓。大海還是『赤裸裸地在滿掛水藻的間架中間走動。』(註四) 或是讓我們看人類做征服自然者，不管那些加於別種生物的殘酷不變的自然定律。我們沒有見過別的生物曾像人類這樣廣佈於地上而曾這樣改變他的環境去適合他的需要。人類與動物界餘類的分別，就在這裏頭。在任何別的事例中，一個動物置在新環境中的結果，就是死亡或演化出一個新種以適合新變的境遇。然而人類曾經把他自己和他所馴畜種植的種種動植物移到他和他們都不本來適應的環境；他們幷沒有受着在自然狀態時所不能免的刑罰，而能够生存，幷且繁盛。在自然要說『死罷！』的地方，人類偏能够說：『我決要活！』而他曾經成功，因爲他會強迫他的環境起種種重新適應以增進他的福利。這事不是常遠能够的。這條路徑幷不是安逸的，然而人却曾堅忍地趁他走。一個著名的科學家——(註五) 在一篇題稱『自然的逆子』("Nature's Insurgent Son") 的文中把人類比一個叛逆者——他的作亂已經到了不能回頭，一降服就是死的地步。反抗自然勢力的叛徒，倘要求安全，定須繼續他的方針到達到目的的時候爲止。到了現在，人類不能再回到自然的管轄下，他定須打仗到收場而征服他的環境，去把定他自己的運命以求得成功。所以在他身上，怎樣去求得這種征服的知識，比隨便別的什麼都是更爲吃緊。

其次，請說近代發明所含的詩思。若是你知道怎樣去尋詩，近代的發明所含着的詩質在不少。像顗潑林 (Kipling) 已曾屢屢尋出來，然而沒有地方比在他的那些海底的電線 ("The Deep-Sea Cables") 更好。

破船片在我們的上邊溶化着；他們的灰屑由遠遠那里落下來——

落到暗裏，到黑漆漆的暗裏，瞎眼的白海蛇的窟宅裏。

這裏沒有聲音，沒有聲音的回響——是深淵的大漠裏

或是帶貝殼芒刺的電線所爬行的那廣大灰色軟泥的平原上。

這裏在世界的胎胞裏——這裏在大地的幹梁上——

言語，人們的言語，搖晃着，振動着，撲拍着——

警告哪，悲哀和勝利哪，敬意和歡樂哪——
因爲一個無聲無足的神力擾動這靜悄悄的處所。
他們喚醒那些無時間的東西了；他們殺死他們的父親——
時間——了。
在黑沉沉中，距日入不過十里的地方握手了。
肅靜呀！人們今日橫越最原始的泥濘的荒場上交談，
而一句新話在中間飛過：低聲說，『讓我們合成一氣罷！』（譯者按原作是有律韻的）

無線電報中含着許多可供想像的資料。『警告哪，悲哀和勝利哪，敬意，和歡樂哪』橫越我們的頭，在空氣的翅膀上飛過；他們飛度的報告，明示有人類一點不知道而却不是不可知的自然現象存在。難道我們由這樣的科學進步所得的不比所失的多之又多嗎？當由大霧，黑夜，老遠像由別個世界地發出『救我們的船』的暗號到幾千里外海上和岸上的傾聽的耳朵裏的時候，想像力何至於缺乏滋養料呢？

二　科學的思想中之審美的性質

審美的欣賞，乍看起來，也許好像不能在科學領域內佔什麼地位。可是假如我們分析這事的情形，就知道我們的審美反應，脫掉非主要的成分時，成爲理智的愉快，而非官感的愉快。『善，美，眞，』由我們看來，大部是我們所習而安的，不論他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種服飾的時樣，或是一個科學的學說。幷且如一個批評家所示，（註六）他的代價所有的重要通常受人們估量得太低的。但是，難道我們不可以抱定信條，說美和醜代表超越人所習見的實在而根據於某程度的深思的分析嗎？這里的困難在乎判斷的標準或階級。然而在純粹理智的領域以內，我們站在較可靠的地位。例如，一個人在一個已證明的定理或在證據的連環內當最後的環鑄成時所體驗的滿意，含有分明是審美的性質。在看見畫家或彫刻師的創作品（增一分減一分都有損他的美滿的）的時候，也有同樣的完足的感情。我們定須承認我們所以欣賞這些東西，不過因爲我們的心靈順着某些路線進行。但是我們的心靈這樣地作用——這事實還在在人類的心靈沒有變易的時期，我們可以預期他們順着相似的方向走。有些故事說偉大人物當完成他們的科學的發見的時候入於近似宗教的歡躍的狀態。——牛頓看見他自己快要證明他的偉大

假設的時候所有情緒的興奮，是一個著名的例子。這故事說他被情緒壓倒，這興奮的強烈『使他幾乎不能瞧見數字』；所以他就請一個朋友完結他的計算。結局是『他在這興奮中……證明石頭的墜地和月球在他的軌道上的大旋轉可以歸於一個同樣的原因』。(註七)

然而平常人，就是在科學的發見不是他們自己的成績的當兒，也會感到那發見是痛快的。在理智成熟的期間，我們可以追憶當科學中某些學說或文學中某些意想才經澈悟的時候他怎樣『抓住』我們的心思。這些學說意想是別人的產品，然而這沒有關係；他們都會展開新眼界。正在萌芽的概論，如初提出蚊子傳瘧的學說，或是以染色體(chromosomes)解釋孟德勒遺傳及性類決定的說之類，就是不曾參與這種研究的人們也感到發見的快意。不管他的不確定，而且有再行研究的必要，人往往覺得好像他是注視一張畫圖——將近完成而意匠這樣神妙，使人起審美的熱情的畫圖。所以在多數人，科學的思想和對於科學學說的默會能够起最高級的審美情緒。

并且，最高的審美的欣賞中，有的是比較地晚近才起源，是在近世科學稱雄的時期內發展的：這是一個實事。在一切上古民族中，希臘人算是得到美感的最大發展；并且，把各種事情統共核計一下，沒有一個近代的民族會比得上他們的成就。然而在某些方面看起，就是希臘人，審美的欣賞也是不發達的。他們對於山水的各種美，好像大部份忽視，至少，現在所保存的希臘文學中不常說到山水的美。羅馬帝國顛覆後所遺留的美術的感覺，一部份爲基督教神學的勢力所埋沒。雖然有代表中世的飛揚和熱望的哥特式大教寺(Gothic cathedrels)，近世的審美精神是一個新產品，與主理論的精神的發生同時。但底(Dante)的欣賞自然是一個新調，并且分明是近代的。珀圖亞克(Petrarch)關於自然景物的描寫，他的登眺，和十五十六兩世紀中意大利和佛蘭德畫家的作品中近代山水畫的發端，都是揭起中世罩住自然的面幕的例子。這些審美的發展，都是在科學稱雄的時期內發生的。(註八)

我們既然深知這種美感的再造及他後來發展，一部份是成就於漸漬着近代科學精神的人(自珀圖亞克以次)之手，那末，當然很難相信科學含着與審美的性情相反對的東西。希臘人利用美術去陶冶正當推理的能力，可以得近代研究教育方法的科學家的完全許可。并且，沒有一個心胸開豁的科學家，不承

認科學探討的範圍以外，還有別的途徑可以親近自然——就是取徑於自然美的欣賞。因此科學家在他理智的努力中得到審美的愉快，幷且除了對特別現象的精深研究不免使他對美術家所見的方面有忽視一些的趨向以外，他的感官幷不變成魯鈍而不覺得自然之美。微生物和螺旋星雲的美麗，科學家幷不會不覺得，但是他也關心這些自然物體的別方面。科學家，因他不是美術家，或者對於一切美術家眼中所明見的形式和色彩，不能完全體會，然而美術家也不能認識科學家所見到的特別節目的全部。

三　科學與公平判斷

科學有精神的價值的又一方面就是科學推理的方法中所含的平心的理想。科學的思想的主要元素既然是期於減少個人差至最小限度的推理法，那末，科學可以因幫助我們能於別方面下無私的判斷而成就一件重要的功德。科學的心理態度扶助我們，使能對於當常爲偏見所盤據的事物作平心靜氣的考慮。

有機和無機的演化的概念可以引來作例證。假如把這個概念，當做自然界事實的一個解釋，可以用同我們承認或拒斥地圓說或哥白尼太陽系說的根據一樣的根據去承認或拒斥他的，那末，就容易知道如我們把這些事例不雜私見而且當做科學問題看他們，他們是一類的事例。討論這題目，我們就不知不覺的慢慢地引起各種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到底是演化的問題。貧困和犯罪，優種學和優境學，國家的組織，和個人的權利不能用比較解剖學和胚胎學，古生物學或生物環境學(ecology)那樣簡單的方式去辨論；因爲這緣故，這些問題多半是供挾偏見的爭辨的，而非供平心的討論的題目。我們且把貧困做例子，有科學精神的人斷不會把這個當做完全可以用地主或雇主的便利的方式來決定的問題。這是一個關係個人及社會福利的問題，一切似乎與這事有關的事實都須細加考慮，纔能够找出一個有效的方策去漸漸從我們社會生活上消滅這個潰爛的瘡痏。生物家也許爲他對於遺傳與環境的成見所左右，慈善家也許爲他的靈敏同情心所影響，但是，隨便那一個閉起眼睛不問事證，不考慮一切相關的要素到什麼程度，他就是不忠於科學精神到那程度——科學精神，必須做良心的正當決斷之最後公斷人。所以我們主張科學方法是可用以解決

社會生活的複雜問題而有效的惟一符咒，因爲他能使我們平心靜氣地對付這些問題，并且養成公平判斷力而屏除偏見。

這樣屏除影響於『你』同『我』的而採用可以公認爲一個我們通同的公平見解，不是容易的事情，科學家在他們自己的版圖內不都能够實現他們的平心思考的理想，也不都能够把這理想推到日常生活上去。然而不雜私見的思想方法，實在是人類的一個無價之寶。假如人們把他應用於人類相互關係的問題上，無論他離理想怎樣遠，這種努力是值得的。我們要有再多的科學事實，纔能有物質的進步；然而更緊要的，我們要有科學的毫無成見的判斷，以期打穿矯僞，以期與別人接觸時屏除個人的利害心。

四　科學精神與虛心

公平判斷的理想，需要對於多數問題取懸案不斷 (suspended Judgement) 的態度。得到科學的心態的人知道這種心態使人能住在意見差異的邊際而不取帶情緒的一偏的態度。在取後種態度的人，人生的重要問題已經決定；至於決定的法子怎樣獨斷的，他們以爲沒有關係。當然，有時在立刻就當有某種實際動作的時候，決定一個問題，就是錯了，也比忍受那猶豫的使人麻木的影響還好。但是，關於那些定要先考察纔能取合理的步驟的事情，去判斷而且去隨手決定他，是人類常有的一個弱點。能够懸案不斷是公平判斷的必要合件——公平判斷是一切人自命爲能够的，但却很少人能够做得到，所以眞要使人懷疑實行家怎樣能够做得到這一層。人們渴望重要問題的決定到這步田地，所以通不管可以調查出來的事實怎麼樣，常總要隨便決定。人心與其傾向於依理智的決定，寧傾向於依情緒的決定，一得決定以後，就有截止流動的趨勢。已成的信心使一切人的思想羼雜成見，但這作用的情狀，人却十分不覺得。虛心是大多數人所渴望實現的理想，然而他們永遠不能完全達到。

件懸案不斷(在不能根據充分的與件而決斷的地方)的能力而來的虛心是科學的理想。科學眞理的性質的本身已經明示：就是在科學家所信爲已經完全論定的事情，也必要保持虛心。科學所以有價值，就是因爲他的思想方法注重懸案不斷和願意修改判斷——這兩個都是虛心的前件。

個人的，因而國族的，理智進步，分明倚賴着新觀念的容納。對

於社會習慣，法律規定，宗教信仰中任何重要改革，加以反抗，正可以證明個人不情願他所熟習的事情有所變動。少年人所以容納那些要嚇殺老頭子的革新，是因爲少年的心還沒有和已成的事例那麼結不解緣的原故。假如一個革新保持下去，成爲社會組織的一部份，那末曾經容納這個革新的這一代人，以後也許不贊成再有所改變。人生各種悲劇之一，就是許多人的心靈到了或許成了大探險事業的門檻邊就緊閉了。我們聽見說選擇了錯誤的道德方向的人，聽了許多，這些事實是很嚴重的；但是，我們少聽見說那些選擇了緊閉的心態而不取開放的心態的人，那些人的理智發展沒到成人的地位即已停止，他們一生守着不受新思想濡染的心態。無論特個科學家有怎樣的短處，科學的理想總是理智的發展，是永遠歡迎帶着新證據的斷案的一種心態。這種心習，因爲上文所說的人類的那些傾向，很不容易保持。然而無論如何，這種心習是理智的進步，也是道德的進步所萬不可少的條件。

在高等職業裏邊，往往有人因爲他自己失掉理智上發展的能力而至於失敗。一個人或者在他着手的時候，他的學問可以使他佔與他爭勝的人們之先。一年一年地過了，他漸漸失敗，而同時別人慢慢地得到較大的成就。不是老年的阻礙血液流行到腦的變硬症，而是停止心靈發展之變硬症把那心靈『捉住』了——或者在成人的初期就捉住了。那個人可以得到物質上的勝利，但是自理智方面看來，當那圓圈（譯者按這指知識的眼界）闔合而沒有機會再擴大他的圓周的時候，他的生命已經告終了。理智的生活是擴張智力的生活，所以一個人不能一面劃定他的限度而一面繼續生活。行醫太忙，不能研究他的病人或醫學雜誌的醫生，神學不與年紀一同進步的教士，舒服地停歇在同樣的理智的職事定程裏邊的大學教授，都是趨於心靈關閉——這關閉在人類是很容易很自然的。假如一個人對於複雜問題的意見，好多年沒有改變，如果他還有求進步的志氣，他還是留心的好。就是民族，也可以這樣說法。

這種理智的懈怠（是關閉的心靈的標記）怎樣由教會和政府而影響社會，假如不爲篇幅所限，我們可以從隨便近世那一國的歷史中找出例子。然而這里討論的主點就是說，科學是同虛心聯盟的；虛心的心習愈流行，則促助進步的新思想收效愈大。

五　科學的懷疑主義的價值

"skeptic" 〔漢譯懷疑的，原義見下〕這個字習用給他一個輕蔑的意義。這個字的原義是『熟慮的』或『好究問的』；因用做爭辨的形容詞那麼久，所以到了現在，他表示一種可厭惡的特性。常常人家講起 The skeptic 〔懷疑者〕 好像他是一個靠不住的國民一樣。其實懷疑主義 (Skepticism) 和與他相連的闕疑主義 (agnosticism 亦稱不可知論) 及虛心，都是科學的心習固有的要素。對於不可承認的事物的懷疑而同時不忽視本題的事實，是一個可嘉的立腳地。在這個世界中，人們一定要決斷，一定要實行，而且缺乏決心則事業的進行必至歷痿的的世界中，這種懷疑的心態是罕見的。我們可以斷定世界只會充滿了輕信者，不會充滿了懷疑者，並且可以斷定懷疑的人總是居少數的。但是，如我們已經見到的，人類的進步，從來不是輕信及對沒經證實的結論的盲然承認的結果。

『懷疑主義』這名詞的通常用法把他歸於神學。我們這里則取較普通的意義，就是指對不能證實的事情的熟慮的懷疑。我們再進而考究這種心態的意義。我們所欲說明的就是：對現在習例抱幾許的懷疑，是容恕 (toleration) 的精神的基礎。宗教容恕的歷史明示：對神學信條的根據的懷疑，是終於制止凌虐異己的行為的原動力。深信他自己不錯，是凌虐異己的人的心理的一部份。疑及自己信心的根據，究竟使不容恕異己的態度歸於破滅。

現在在西方社會中，宗教的容恕可算很有根柢，但是所謂『邪教的』(heathen) 的社會往往表現容恕的精神，到使我們慚愧的程度。(註九) 在政治經濟界內，雖是沒有那麼高度的容恕，但是除在激動的時期——那時好像不容恕幾乎出現——以外，卻也實施中等分量的容恕。這或者由於政治和經濟的信條，在我們的實利生活中有大關係，而神學的信條已經看得不要緊。請舉一個例子。假如一個人懷疑現有社會組織未達完善而對於相信建國者智慮之周能夠創立永不可易之政體的那種思想加以挑戰，由常道的眼光看起來，這個人的心態是非常有關係。這種心態，不特因反對常人所共認為當然的事情而使人感到不快，而且暗示好些不適意的可能，如物質上和經濟上的變動。排斥懷疑態度，自要在任何界內維持現狀的人看來，是穩健的手段，因為懷疑終結必定發生容恕，而已成的組織因此就要起可能的改變。

懷疑所發生的心態，使人肯擺脫已成立的信心而因之可望

進步：這個事實，就是懷疑對於人心的價值。懷疑是『要知道』和『要知道所以知道的根據』的普通的科學態度。懷疑關於理智上及他種進步的功用就是，向那些引起不容恕異己而終至凌虐異己的信心挑戰。對於一切成案師說的自身加以穩健的疑問，這態度的價值不小我們『花不來』去排斥懷疑的人。懷疑的人是非常的人，因爲人們都趨於『隨俗浮沈』。至於果然是不當廢革的習例，總不至有被發爲團體運動的懷疑所暗中破壞的危險。

在實行界中，懷疑不能流於過甚而不生反響，因爲假如懷疑使人當危急而不做事，那懷疑就自失他的用意了。承認懷疑的心態的重要，固然是完全合於科學的手段，但是懷疑流爲悲觀——完全不望解決，沒有信心的悲觀——的時候所發生的麻木不仁，也不可不留意。對於這樣發生的頹喪心態的良藥就是實行。實行家要望他的事業進到較高的階級，多少總要做一個懷疑成例的人。假如懷疑要拘束不甘久受拘束的手腕，實行的需要就會把疑點丟開。人人知道要想勝利，一個人必定『知道他能做得到』。在團體的共同行爲中也有同樣的態度。

讀者大概會想起歷史上的先例，表示懷疑怎樣地漸漸使古時的不容恕變爲我們今人所享受的容恕。古羅馬所表現的容恕精神可以引作羅馬人心性的眞正科學的傾向。羅馬的征服異地所以勝利，不小的部份是由於他們尊重被征服者的信仰。在這點上，羅馬人勝過希臘人。但是因此羅馬自己的信仰卻吃了虧。這樣流行於古代的容恕精神，承繼他的卻是中世的不容恕及凌虐異己的行爲——到了近世科學知識引起理智的眼界的變動，纔把這中世的壞點革除。這時候求眞的精神漸漸盛行，懷疑因之而起。懷疑一起，凌虐異己的行爲就漸漸消滅了。

中世教會所認可的凌虐是『壟斷式救度』(exclusive salvation) 的結局（註十）因爲一共只有一種救度的法子，所以教會主張應該『強迫人們進教』，可告無罪。既然承認強迫有理由，當然可以施行凌虐異教的崇拜。於是屈服，居歐洲的猶太人慘遭虐待，佛德烈二世要在意大利南部建設一個和雅的文化的企圖被蹧蹋了，新教徒的離叛引起宗教的戰爭了。但是，新教究竟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柯爾文 (Calvin) 因爲塞維他斯 (Servetus) 對於三位一體持異說而焚死他。英美的淨教徒 (Purtans) 把不容納他們的信條的人橫加凌虐，而他們自己在復辟 (the Restoration) 以後也遭別人的凌虐。英國趨向容

恕的實在的第一步，是對於壟斷式救度（從前爲凌虐異己所託根的）漸起懷疑。雖然容恕的議案（The Toleration Act）的通過大部份是政治的變遷的結果，他通過的時期（一六八九年）是耐人尋味的。自古代容恕的精神的衰弱到新時代容恕的精神的出現，這一千五百年中間，分明不是一宗或一團體有錯處，錯的乃是一種心態——對於傳統的信條一味盲從而把終使這不可忍的狀況革除的種種懷疑看做離經畔道的心態。對於魔術和巫術的崇信怎樣衰弱的歷史，可以引來做懷疑態度的功能的又一例證。然而上文宗教的不容恕消滅的略史也就夠了。

歷史的比例，因爲許多人承認他，所以很有價值。但是，除了我們覺得現在所觀察而證實的事實得歷史的前例而益信以外，恐怕我們不能實在在地從歷史得了什麼教訓。容恕的基礎是懷疑；沒有幾許懷疑，宗教的以及任何他種的容恕都不可能。這種論點，用世界現有的事變來作例，比歷史還好些。

歐洲大戰所發生的一般政治社會的情境有幾點是有趣味的。幾百年前因一個神學的信條而起的結果，和現在因一個社會的信條——只能由傳統的政府而得政治的救度——而生的結果，是一對比例。戰爭是一個在一切事情上都不相容恕的時期。一個民族既然作了生死關頭的奮鬭，覺得不幫助我們的就是我們的仇敵；在這個時期，要望大家同較爲和緩的時候對於當前事件那樣地容恕各別的意見，是枉然的。所可望得到的至多不過是：國家能夠防止他的各個國民或當局做出激刺退滅後要引爲羞恥的行爲。并且，戰爭的影響，若不是復古的，總是守舊的；因爲他趨於使人們覺得他們應該堅守所已有的而且暫時必須丟開任何政制內部改革的想頭。所以，德國的那些社會發展，在大戰以前醞釀的，當戰爭正在進行而且將要得勝的時候，他們的機會實在少。英美兩國也是一樣。一個正在拚命的人，那里有時候去考究擴大和提高個人生活的步驟。戰時有政治的反動，是可以預期的；或者可以預料在戰勝國中戰後也有這種反動。當前的問題，就是怎樣可以回復注重進步而不起反動的狀況。

在反動的時候，現有的政制儼然是政治的救度的惟一方法。帶法律式的心習的人起而袒護成案，贊成現狀的普通偏見極佔優勢。一般人以爲一切現有的都是不錯；詆斥現狀的人都有罪，國家應該對付他們。因之，今日所容許的凌虐異己的行爲，大

約將要隨之發生。在這善良國民的冒昧的演繹之上，倘然再加那些因現狀而攫取金錢上利益的人們的贊助，那末，結局往往就不是可賀的了！大戰的餘孽把美國弄到這樣地步；我們沒有保證可以說這種情形的潛在的餘波不會阻礙將來一代的社會進步。政治犯赦免和暴民停止活動以後，反動的勢力也許仍然專制全國。

留心時事的人都可以想起特別的例證。應該受批評的，與其說是資本家，或社會主義者，或鮑爾希維主義者，或工聯，或暴民的無法紀，寧說是一種心態——就是那承認已有的做應有而排斥一切不崇信這種斷式救度的人的心態。凌虐異己的行爲自然而然地隨這個心態而發生。像從前一樣，這種心態（凌虐所託根的）惟有到人們對於他所根據的假定——傳統的各種組織和活動是至善的——起了懷疑的時候，纔會衰滅。

所以懷疑態度似乎有他的價值。沒有充分根據的信仰，若從他根源上辨論，就不能夠做獨斷的持論及其所含的不容恕的憑藉。懷疑態度，在從前，是容恕態度的極有效力的贊助；他在現在所居的地位也是相似的。科學的懷疑態度幷不是博涉淺嘗者的瑣屑的懷疑。科學是對於自然（包括人性）的秩序的熟慮的考問。熟慮的考問，一遇着一個斷案的理由似乎不充足的地方，就需要懷疑態度。科學，在他自己的範圍內，不受懷疑態度的使人麻木不動的影響；因爲科學不斷地得他的物質的成績的鼓舞。因此，科學能夠不爲抽象的思想所養成的悲觀所擾亂，而仍舊活動。在人類相互關係的範圍內，只有在事實的意義明白的地方，懷疑態度纔有效力。由懷疑的心像由虛心一像，我們能夠得着進步幷且革除傳統的偶像。

六　科學與解放

比科學爲物質的基礎，爲想像及審美的情緒之拓大的領域，爲公平判斷和虛心的榜樣，和爲凌虐行爲的仇敵的那種種價值都重要的，就是科學使人類得理智上解放的價值。科學的信仰，就是眞理使人們自由這信仰的眞實，是證明又證明了。雖然我們可以引許多不大重要的事例，但是，只引一個單獨而廣包的例，——隨一個科學要說的傳佈而起的解放——也就夠了。有機演化(organic evolution)是生物科學所供給的，或者竟是一切科學所供給的最好例證。

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流行於希臘人中演化各學說都帶有哲

學的色彩。這些哲學的概念，因爲缺乏具體性，發展很少。關於動植物的事實的蒐集，爲科學復興的最後一兩百年的特色的，就是近代演化說的發源地。最先宣布科學的，而非哲學的，演化說的功績屬於布芬(Buffon)及十八世紀其他較爲不著名的人，那些人的演化說，雖然簡陋而且受神學的批評的阻礙，也有幾分可以起人信心的地方。我們不能翻閱布芬的博洽的著作而不對他的關於動物生活的知識，越看越起敬。脊椎動物比較解剖學大部份的基礎分明就是在那時已經成立。在前頭一章(科學與人事書中第七章)中曾表明拉馬克(Lamarck)怎樣是最先提出一個對於演化的原因的學說的人，和他怎樣不能反抗祛維埃(Cuvier)的威望而立他自己的說；并且這反對演化說的祛氏怎樣由他對於比較解剖學的研究而積蓄些證明該說的事實；以及芬倍爾(von Baer)怎樣由他對於胚胎學的研究而補充那證據。最後我們說過在達爾文的時候已有很多的資料，縱使不够決定演化的原因，總可以證實演化的歷史事實。達爾文的見解幾乎立刻受生物學界的容納，和十九世紀的餘年演化概念傳播到其他學科中：這是大家曉得很清楚的。這里我們單講現在演化說對於人類思想的影響，及將來他的勢力的可能的擴張。

那些對於宇宙的舊觀念，以中世的神學爲極點的，到演化概念奏凱時完全覆滅。大地渾圓的事實和哥白尼太陽系的說明——這兩個概念緊相結合而各自代表打消反抗力的一個進步——所發現的那漸漸加大的心靈眼界，他的最後開拓就是演化說。假如哥白尼的學說的全體含義，在他沒死以前，爲人知道，他定要受苦，像伽利略(Gallilo)後此受苦一樣。布芬雖然被強迫而取消他的學說，還沒有身體的危險。達爾文雖然橫遭謾罵，但抨擊他的人還沒有使他吃實在的虧，因爲他生於比較地容恕和開明的時代。

當上述三世紀中，人類對於他自己的影像，由一個新近被創造而呆等不久就到的審判日的東西，變做一個起源是自然的一部而裝置於無始無終的宇宙內的東西。這個理智革命的副產物，就是使人類精神解脫威望(authority)的羈絆。威望當然還在，然而已經不是書本或教士的威望了——無論這種威望表面上好像還是何等有勢力。『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威望。(the authority of nature)這個解脫那麽厲害，所以我們至今還只曉得人類思想中必定發生的變化的一小小部份。

雖然我們要灼見演化說的影響，最好是回溯他的歷史上發展，但是觀察眼前的事變也一樣重要如自從達爾文物種由來出版（一八五九年）以來演化說怎樣影響神學的信條，哲學中起什麼變化，我們對於社會的種種問題的見解有什麼變動。

在神學中從前以為世界只有一個宗教，由如法受神感的人的媒介而披露於人類之前；演化說把這個概念變了；現在我們以為有許多價值各差的宗教，然而都是根於人智而起的熱望所發生的。換言之，無論什麼樣的宗教都是有機演化的產品，就像人智是演化的產品一樣。既然這樣看宗教，我們也不必饒恕祖宗的弱點，也不必企圖求得罪和死，苦和痛的形而上的解釋；因為這些不過是我們由獸類演化的眼前結果。我們縱使不知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對於『我們從什麼地方來』總知道一點兒；倘然我們可以由我們自己的努力而把我們和我們的子孫的物質的同精神的狀況改進一點，也就够了。這個觀點，不是由突然與過去斷絕關係而得的，乃是由於心靈態度的漸漸變遷——這種變遷使那些舊說不能够再得人承認。演化概念曾經應用到宗教上，像應用在有機自然界的一切其他表現一樣；結果是一個革命——這個革命，當他的開端還沒人知道的時候已經成功了。這樣，科學使人們解脫神學的羈絆，因而解放人類的精神給他將來順各方向上進的機會。

在哲學中，靜的世界的概念，為演化說所迫，不得不變為動的世界的概念；十九世紀初期的哲學系統和柏格森（註十二）見解的相形可以作證。這種變更對於哲學上許多學說的改造還沒有完結。然而他的作用的細目只有哲學家能够說明。

在社會現象的範圍中，近人反復地疑問現狀是否必然的，在這裏頭可以見着演化說的影響。假如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期的那些革命，攻擊政治權力的基礎而求把平民的威權升到君主威權之上，那末，演化說所引起的無形革命，簡直把社會傳統的基礎的全部都震搖了。現狀也許是社會演化至今日為止的自然結局，但是現狀幷不因此而必定是正當的，也不因此而必定會永遠存在。演化論者也許承認由演化而來的習俗的穩定；然而他也承認這些習俗是會變遷的，幷且人類必定把用智力駕馭他自己的將來演化看做一個可能——無論時間隔着多遠的可能。演化幷沒有一概取最滿意的路線，看伴寄生而起的退化就知道了；縱使人類對於演化在人類中的結局，大約他所能左右的很少；然而他所或能左右得到的總值得加以

考慮。

在對於某些社會問題的態度中，又可以見演化概念的勢力。疾病和犯罪不是必不得免而只可用醫治的方法對付的狀況。我們應該用我們所能利用的知識的全體去對付他，最後演化出一種人類和一種社會——使這些缺點不能出現而一切消滅的人類社會。人類不再因爲覺得沒有立時改造他的運命的希望而敬畏地安於他眼前的運命。前此的情境曾經改變；後此的情境人類要自己改變他。人類幷不以隨便跟演化上那條路去爲滿足，他奮鬬地想使演化隨他所欲走的方向走。這樣，演化說所給與我們的對於社會問題的洞察，發生一種心習——使人類精神不容任何限制。在社會現象的範圍內，像在哲學的範圍內，這種觀點的變動是承認世界是動的而非靜的的結果。

由演化說的影響而一種關於思想及信仰的深微的變動正在進行——這種變動可以比舊時使許多迷信（像嬰孩帶罪，巫術，魔附，信鬼）消失勢力的理智上見解的變更。這些變動，都是在可以叫做心態(frame of mind)的中間所起的。好像這些變動，與其說是由辯論而得到，不如說是由一種以爲傳統的信條是不合理的信心的漸漸地增強而得到。舊式的信仰往往存留，儼然保有他的全力，直到滅亡快到的時候；然而信仰一喚起人的嘲笑，他的路幾乎走到盡頭了。前此科學進步的歷史的特點，都是精神的多次解放。現在這解放的作用還在進行，因爲超自然主義還遲留着做社會的瘴癘，還沒有完全消滅哩。

科學營養物質的和精神的人，是這個樣子。科學處理我們能量能稱的東西，是完全不涉私人的，是理智的而非情緒的事體。但是，理智和情緒不是人心的兩個各自分立的實體；寧可說心是一個統一體——有他的理智的和情緒的兩方面。科學事實的原料可以在心內受無限度的組織，幷且這組織作用使人性的理智和情緒兩方面都起活動。假如我們在上文道得着，那末，我們曾經證明科學的進步所給與人心的，比他從人心拿去的，還多得無量無邊。

十二，十，十四譯完。

（註一）這一篇的內容大部份已見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四號的 Science（科學——美國一種雜誌）原是美國動物學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Zoologists)在明納波里(Mineapolis)新開的討論會的論文。

（註二）由科學家看來，Spiritual（漢譯『精神的』）這個名詞有一個不幸的含義。然而我們沒有充足理由把這個難找滿意的同義字的詞語給一個特別思想系統壟斷去。假如科學家可以說及他們科學的 spirit 他們也可以

一樣正當地說人的 Spirit 和科學知識的 Spiritual 價值而不含着信鬼或默認正統教派的某些概念。（譯者中文的『精神的』沒有這種不幸的含義，所以註中仍用原字以存作者的原意。）

（註三）威爾士 (H. G. Wells) 的史綱 (Ontlines of History) 的開端幾章有關於這些演化步驟的頗長的生動的描寫。韋氏在他的拯救文明 ("The Salvaging of Civlizìation") 冊中曾主張人類備一本『文明的聖經』("Bible of civilization") 說得極動聽。

（註四）斯提芬 (Leslie Stephen) 對於有時人家所發表的希冀回到古代生活的那些幻想的熱望，曾作好答覆如下：『渦德雪司 (Wordsworth) 祝他自己能夠做「一個異教徒，吮着老朽信條的乳，」他所發表的是一個很常遇見的感想。普羅圖斯 (Proteus古希臘海神) 和脫來頓 (Triton 亦希臘海神) 的現相或者能夠替世界恢復久已消滅的嫵媚。但是，單就科學說，我們忍不住要說溫氏簡直是錯了。希臘的神話含着各種事實的不準確的表寫。這些事實，我們知道越準確，越好。在航海人，知道一點風暴的定律比任何關於一個神祕的人格——任情地掀起波濤，並且或者只可用符咒禱求他的人格——的瞎猜是有用得多。由純粹功利的觀點看起來，我們的信仰和外界實在的相當越密切，我們越有好處。然而，再進一步，我們忍不住要說就是就詩的方面說也是一樣。溫氏為什麼要可惜普羅國斯和脫來頓呢？是因為希臘人由海上頭推想權力和美麗能引起我們愉快的冥想的那些人格的存在嗎？可是，一來，溫氏所見的事實，同古代希臘人所見的事實是一樣的。倘然希臘人以為海的色彩和形式好看，這色彩和形式還在。把這些現象具體化之幻想的人物，非經由現象無從知道。雖然我們不再推想想像的原因，美總還是美的。除了夢以外，沒失掉什麼東西；而夢就本質看，不過只能反映出實在。為什麼不喜歡海而喜歡不過把海人格化的脫來頓呢？二來，我們必定要說，夢不特反映出愉快的情緒，而且反映出痛苦的情緒。當那迷信是活現的實在而非詩的玩品的時候，我們可以確信這迷信不特表現快樂，也表現震恐。幻想風濤底下伏着一個險詐的神之航海人覺得又有發生恐怖的理由，必定往往極願意知道普羅圖斯是一個虛構的東西。』十八世紀的英國思想 ("English Though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第二版第十四面。

（註五）蘭客斯脫的人類的國土 (Lankester, E. Ray, "The Kingdom of Man")

（註六）維不冷的閒暇階級的學說 (Veblen, T,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註七）恢臉姆兩氏的科學與人心 (Whetham, W. C. D., and C. D., "Science and the Human Mind") 第一百二十九面。

（註八）柏客爾脫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文化 (Burcklrardt, J.,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 ance in Italy") 第四卷第三章自然美的發現 ("The Discovery of Natural Beauty")

（註九）柯禮爾在他的東方中的西方 ("The West in the Fast") 第二百七十四面曾對於某一個東印度國家所有的宗教的容恕態度作極有力的敘述。

（註十）勒克的歐洲主理主義的歷史 (Lecky, W. E. H., "History of Rationalism in Europe")

（註十一）由作者看來，不像柏格森的思想能給特別光明與生物學者。他的機些思想帶了太多的神祕主義的色彩。可是，他們可以明示一種更加注意有那演化的哲學的開端。

收受無線電符號的新計劃

趙伯履

從來收受無線電的符號，常在使用聽覺，不論使用任何受浪器 (Détecteur) 其使電浪表現的方法，總不外利用電話聽音器 (écouteur)。最近則又利用高喇叭 (haut parleur) 以顯出收受的黑爾子電浪 (les ondes hertziennes)。至如大商業界雖用紙條自動印受，而以目力判別其符號，然究非普通者，現在除聽覺以外，專門家却欲利用視覺 (sens de la vue) 觸覺 (sens du toucher)，乃至味覺 (sens du goût) 亦欲利用。即平常收受無線電的符號，僅用耳聽，現在則欲用眼看手摸，不但如此，幷欲用口舌嘗味 (goûter)，此等奇異的思想與發明，眞有不可思議者。對於我們將來的人類社會，不知供獻許多的好處。

比如在特別的境地，不能用耳收受者，則用舌嘗，舌不能嘗者，則用眼看或手摸，是何等的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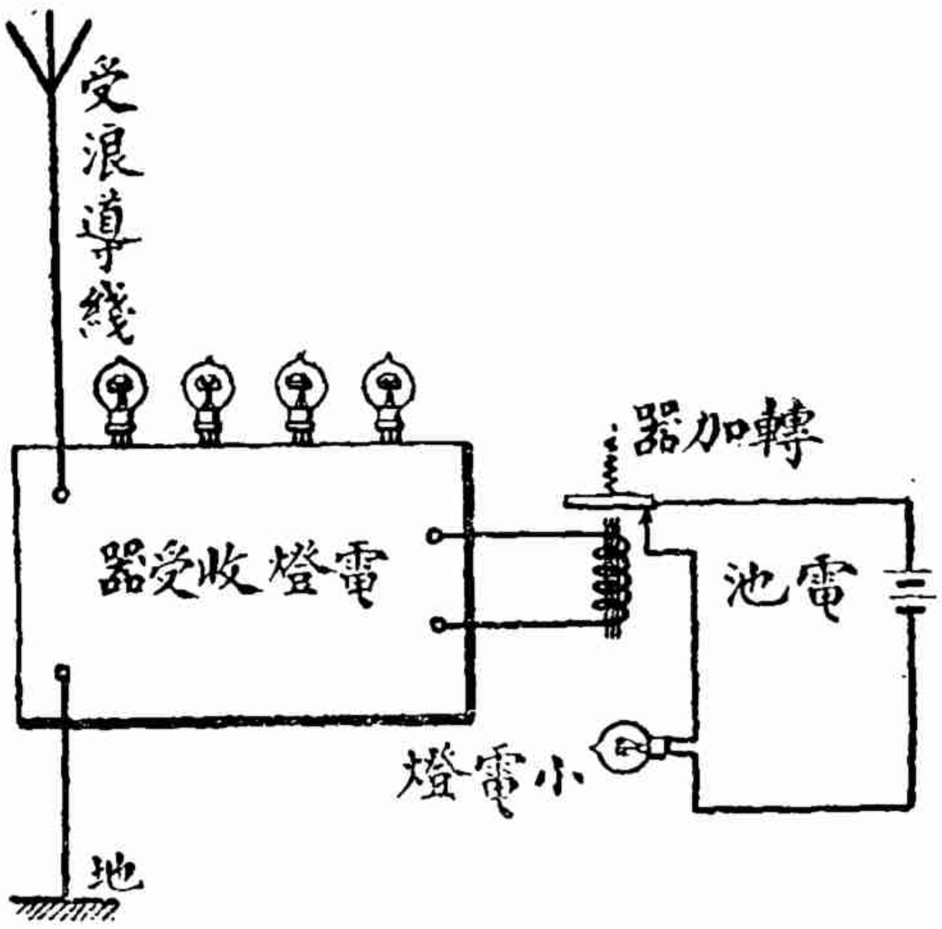
現在無線電話，在歐美幾乎到處皆是，人人均能享受悅耳之樂。(如巴黎城內外居民，十之八九，有硫化鉛無線電收受器 (poste à galène) 一具。按時可以聽戲聽樂。即各省鄉間亦不少，但在各省鄉間者，因距巴黎各處及他處無線電台 (如在英國無線電的合唱合奏) 太遠，須備三電口燈擴大器的收受器一具 (poste à lampe)，其受浪導線的設備亦較困難。惟此類收受器與設備，其接收的力量非常強大，甚至距一千四五百啓羅米突遠的地方無線電台所傳來的電浪，亦可收到，因之亦能隨意聽戲聽樂。如此雖村區婦孺，均享無線電之幸福矣。) 獨聾

者則啞然向隅，究屬人道缺點之一。假如使觸覺收受（不用耳聽，用手觸摸。）能夠即刻實現，是聾者亦能聽樂，不但此也，藉此種無線電觸覺收受的方法，以現在科學進步之速，將來使聾者能完全普通聽話，亦未可知。如此，則地球上將永無耳聾之患矣。是何等的好處，特將各種收受的方法及設備與理由，分別詳述并圖解如後。

一，視覺收受。(La réception par le sens de la vue)

此視覺收受的設備如下圖。

第一圖



〔說明〕凡普通所用的強大收受器，均有電口燈擴大器的，此電口燈的作用，在擴大受浪器(détecteur)所接收的電浪表現的力量，現在此視覺收受法，即在利用此種已擴大的力量，使之運動轉加器。如此，則電池的電流，即起斷續的流通及增加作用，因而其輪道中小電燈的光亮，亦起相應的明暗及長短（即大小）作用，觀小電燈的光亮，即可定電報之符號，如光亮長時為一畫，短時為一點是也。

二，觸覺收受。(La réception par le sens du toucher)

此種收受法，完全根據聽神經(Les nerfs auditifs)能受振動作用而來的，凡動物之所以能夠聽音者，其理由即在外來聲音的聲浪，傳達其聽神經，聽神經受其振動，而因以達於大腦，此種結果發生，於是便覺有音。(Le son est un effet produit sur le cerveau par des vibrations sonores) 但吾人平常聽音，其傳達聲浪入聽神經的惟一機關，乃係耳膜；故耳膜患病，或有損害時，則傳達為艱，或竟至失其傳達的效力，因而聽神經亦失其功用，此一般耳聾者之所由來也。現在此收受法，即係補救此類聾者，其傳達聲浪的機關，却另由一種新機關，深言之，可將耳之一部完全取消，而以此新機關代理聽官之職務。此新機

關爲何，卽吾人之骨是也。蓋此種觸覺收受法，係由收受者以手指節緊觸在一聽音器的薄膜上，薄膜受放發處傳來的波浪振動，卽感觸手指骨而因以傳達入聽神經，此多數實驗者均認爲極可能之事實，法國著名醫學博士益士勒氏(Yearsley)幷希望卽刻利用無線電的方法，使聾者學習聽音。(近來多數報紙甚傳聾者能聽受無線電的符號，科學界與醫學界傾動一時。)蓋英人利用上面所說明的理由已發明一種特別器具，名曰骨聽器。(ossiphone) 此器的作用，一如其名，是完全藉骨聽音，不由耳鼓。其構造簡單輕便易於攜帶，(可以放入衣袋中)外面爲一烏木 (ébonite) 盒子，內置馬蹄鐵電磁石一。其兩極間有能振動的鐵條一，其一端露出於烏木盒子之外，接以一烏木鈕扣。(使此器發生作用的電流，係由蓄電池或乾電池供給於電磁石。)當使用時，卽將烏木鈕扣按於頭蓋或手指節上。但此器一如普通聽音機然係連接在一電話機上，當他一端發言時，其聲浪隨電線傳入骨聽器，卽由此入身體，而直達大腦，大腦處便發生聲音之感覺。(但聲浪傳入大腦的理由，究竟由骨節而上，抑或由烏木鈕扣與骨間受振壓之神經傳達，尙不得而知。惟多數學者以骨爲是，故從此說。)

此種骨聽器，不但適用於聾者，幷可用以收受無線電報，且平常不聾之人以此聽音，比用普通聽音機更覺明瞭，於此可見聾者得此與平常不聾之人無異矣。

雖然，此種骨聽器，使適用於耳膜損壞之聾者，如係聽神經有損者，卽絕對不生效力，蓋聽神經受損，其根本已壞，任何方法，當無補救。故此類聾者，亦祇付之不幸之列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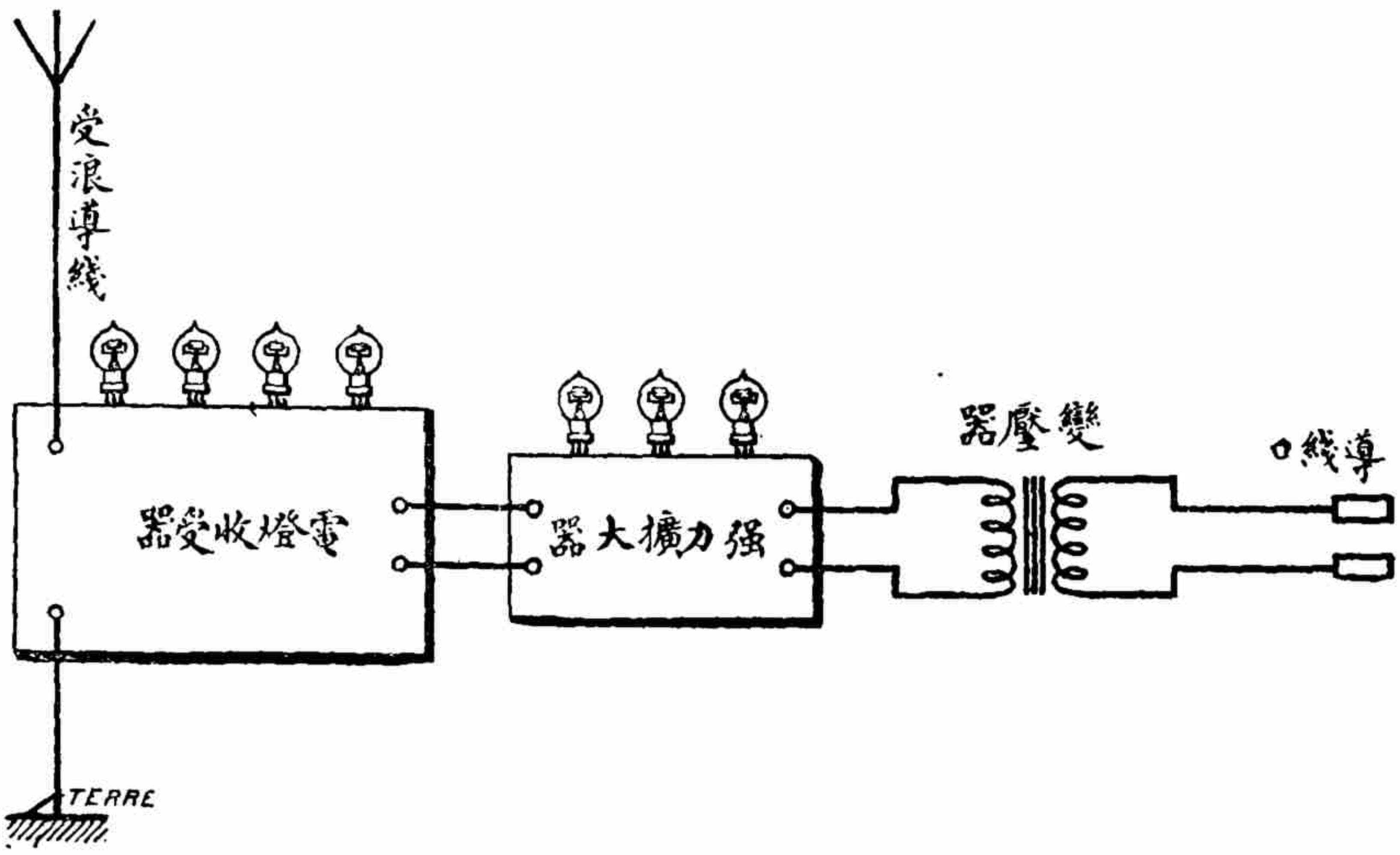
至此種觸覺收受的設備，則如第二圖(見次頁)係一具有三電口燈擴大器的收受器，左端接以受浪導線，右端次第連以強力擴大器及變壓器受音機。(卽骨聽器耳聽器等是)

(說明)放發處傳來的電氣表現 (signaux) 初由受浪器發現，繼由電口燈將其能力擴大，以後又經過強力擴大器而入變壓器。此時變壓器副圈中卽起一種相應的作用，而傳入受音機。

如此設備，在變壓器副圈的兩極間，雖稍爲強大的電氣表現，亦足生出一種確定小振動的能力，如欲藉此法收受較弱之電氣表現，可平行連接二擴大器，至其變壓器中的副圈纏繞法，須以次第接合爲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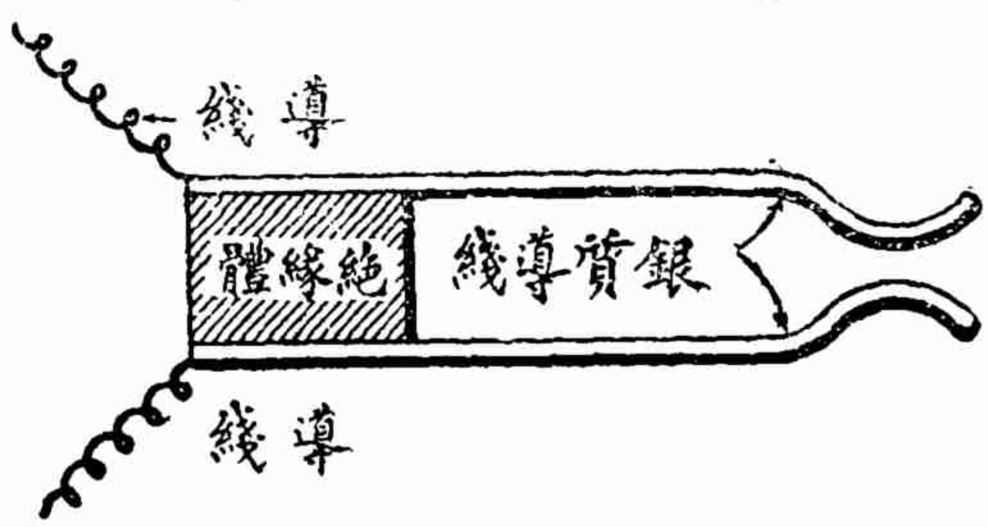
三，味覺收受 (La réception par le sens du goût)

第二圖



此種收受法，係應用在喧鬧嘈雜的地方，（如在飛機上）其收受器如第三圖係二不生有毒鹽類的金屬梗。（如黃金白金，或銀。但黃白金價值過高，以銀爲優。）寬約一生的米突，二五厚約〇・〇四生的米突，長約五生的米突〇八。中間隔以一不傳電的物質。厚約〇・六三生的米突。

第三圖



〔說明〕使用者即將此器放入口中，以舌尖抵入二金屬梗間，使之嚴密接觸。當電氣傳來時。（最低的電位差）二金屬梗便發生振動。舌尖受其刺激之感覺，卽因以定電碼之符號。

以上種種收受法，可因境地情形之變異，而隨便採用，固已爲吾人開重重方便之門矣。但其最有益於社會人類，而足以補其自身之缺陷者，則猶以觸覺收受爲第一。如果一日普遍實行，地球上聾者，當拜賜不淺矣。專門家其速起共圖之。

但味覺收受之缺點，亦不可不加以研究。在表面上說來，使用味覺以收受電訊，固屬極爲可能。然在實

際上仔細研究，則不免尚有缺點（一）收受緩慢。因欲維持舌尖之感覺，其收受符號，每分鐘不得過五至十個字，且遇煩難之符號，如字母C者，其表示爲（—•—•），又最難辨別，此其一。（二）口中無味。收受者以舌尖插入銀質器中，味同嚼蠟，甚至不免發生嘔吐，此其二。（三）疲勞味神經及眼力，舌尖常常受刺激，味神經受損非常之速，必須以相當物質維持其現狀。否則味覺用盡，不能繼續收受。又當閉收受機的電流輪道，或一略強之電氣表現發顯時，其劇烈之光線驟然刺擊眼底薄膜（iris de l'œ）則眼必起相應的啓閉作用，而使眼球受損，且因眼之啓閉無常，對於駕使飛機，又生危險，此其三。（四）違反官覺之特性。自來耳爲聽官，目爲視官，各司其職，自各有其本來的特長。如普通收受法，耳能聽者，自以聽官爲便。如本篇所述的大商業界之紙條印受及視覺收受，目能見者，自以視官爲便。至於舌，則素爲判別美味之職官，而欲強以咀嚼無味之堅硬金屬，自非其所願，且以此法收無線電報時，又須凝神注想，始能辨別其所收之符號，但在聲音嘈鬧之地，欲用腦力，又屬難能之事。此其四。又此數缺點之外，對於各官能感覺力之研究，味又爲最小（如下表）於收受上最不經濟。然則味覺收受之實行，其爲不可能也必矣。雖然科學萬能，只須吾人努力研究，不患無達目的之一日。昔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有學者洛基（Lodge）說『現在的電浪，吾人固不能明明感覺，但如以黃金的絲，或粉末，插入吾人眼簾中，將來或者有看見此電浪之一日。（意謂不但能感覺他之存在，并可看見他）』

官覺	感覺能力	感覺時間的過程
目	10^{9} ery. sec	0,1秒
耳	10^{-8}	0,007秒
味	10^{-2}	1(?)
臭	10^{2}	1(?)

云云。至八年以後，即有一學者遵其說而以一貓投以麻醉劑，插數白金絲於其視神經中。旁置黑爾子顯波器一，然貓之眼睛，即與其火花起相應的啓閉作用，是洛基之說，已證明幾分了。於此可見思想能及之處，便有成功之望。吾人對於味覺收受，果能繼續不斷的研究，安知數年後不無成功之一日乎？是則在吾人之努力耳。

正誤

本誌本卷第十七號登載孫倬章君所著農業與中國一文，其中第一頁上第二行及末頁下第二行，俱有『農學會序』字樣。據原著者來函聲明，實係『業治與農』之誤，合行更正於此。

C. P. C. S.

閣下不是有志求學而苦無入校的機會嗎

請即日加入

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國語科　英文科　算學科　商業科

教員均係專家　講義豐富精審　改卷詳細明瞭

現有學員一萬三千人

▲國語科南翔朱允宗君來書 貴社編輯的講義眞是研究國語的指南鍼講義上附有問題使學者的興趣更加幾倍答案的批改眞可說盡心盡力一點也不苟且不達到精當的地位不能

▲英文科漢口黃耀傳君來書 傳自報名入貴社英文科後蒙諸先生教誨獲益良多以此肄習不及一年竟能考取稅關而名列第三此皆貴社講義註釋周詳及教員教授有方之力也

▲算學科上海孟錦帆君來書 貴社算學科講義編纂得法註釋明晰各教員改卷答問又非常詳細 鄙人修畢算學科第一級後對於普通簿記之算法已能一目了然從前係充上海總會買辦間之收帳員今已擢充副買辦之職而薪水亦較前增加矣

◀各科均有簡章函索即寄▶

報名處　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或各省分館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誤會

孫席珍

我的一個至友和他的一個女友，偶因一樁細事，雙方誤會漸深，隨後便宣布絕了交。這是他給她的信——在事發之後，至絕交之前。承他允許我發表出來，我應該感謝他的。他讓我宣布他的眞名，——；王東源女的方面，雖然知道，不便宣布，現在用她的姓名的第一字母來替代：TYH。

第一信

YH姊：

爲了你，眞的，連今天一共有三天沒有一刻腦子裏寧靜過，前昨兩夜是不會有過一刻好好的安息，只是轉輾床褥，我自己也萬萬預料不到你竟成了我的悲哀和煩惱的引火線，如今天這樣。我未曾想到！我眞未曾想到！

一團亂絲似的，許多話，要我從那里說起？當我的右手執着筆左手按着紙時，我是怎樣的惶怯。是的，顫顫的，楞楞抖着的，孱弱的無力的我的手呵！然而我應該努力寫，我的心緒雖然比轆轤更轉得厲害，我總得用不可能的無可奈何的一種自制方法去鎭定他。

我希望，熱烈的，虔誠的，剖開我的胸膛，希望着你能寬容赦免我的一切一切！YH姊！親愛的YH！我眞是十二萬分，不止這些，兆分，京分，垓分，無限分眞摯懇切的向你懺悔；——我昨天在S地方，在學校裏向你申說，你，你呵，可總能記得？

我確乎太稚氣了，YH姊，但是你原諒我是一個小孩子，姊姊很會體貼你的可憐的小弟弟的！姊姊！我至親至愛的姊姊！我求你，我一定痛改前愆，我只望你別惱我！我不幸，你知道，我生就是個多情的小孩子呵！

我心極悴無法，我只勉力寫，可憐的徬徨的我呀！

你是已結過婚的人，我是知道的，我也已有了愛人；我對你的一番情愛，實在是由至性至情中自在流出，我絕對不是因爲對你有所希望或者要求才來誘惑你的；不的，我也決不是受一時的感情衝動！

* * * * *

昨天晚上寫到這里，心痛難忍，頭暈異常，就斜倒在床上，眼光漸漸朦朧，慢慢繚亂，彷彿入夢。後來，不知不覺的似乎我身如一葉的，輕輕的飄舉起來。唉！我眞欲哭無淚呢！我握你的手，你不允許我；我跟你說話，你也不理我！我狂喊了，醒來，不見你的影子，只賸我孤單的人兒一個！汗乃涔涔下；看，紅日已照到窗際，聽門外已有叫賣杏仁茶的聲音。我抖索精神，坐起來，也沒洗臉，也沒漱牙，匆匆拿起這枝半爛的禿筆隨又胡亂的寫。

YH姊！我願意我們仍然回復我倆從前的感情，好好兒在一塊玩的小孩，爲什麽一定要把他拉開！你的一切一切的話，我都要記取；你的一切一切的忠告，我都願領受！只要你呵，從今天起仍舊和我如從前一樣，收回你的疏遠，一切，對於我！

如今我要把我倆前昨兩天的事，從新說一說：在C地方，我和你夕陽台上並排坐荷花池畔攜手立，我要你給我唱歌，教我國語，我替你理蓬鬆拂額的亂髮，拭裳上細小的塵埃，你說，『頑皮的孩子，怎麽這樣愛淘氣呢！人家看着我倆，我怕，……唉，你呵，好大的膽子！』

歸途中，我倆攜手同行，喁喁而談，你說，『我總覺得你對我太親熱了！』

後二日，我到學校去找你，因爲我最怕生人，因此見了你的同學，我就默默的，一句也不能說話。那人走了，你讓我看信，我才知道你的底細，只是，YH姊，我之所以這樣，我已說到唇焦舌敝了。我並非對你有何希冀，也不是如JY姊所謂『不存好心』。我是不假一些拘索，自然流露出來的！當時，我要你坐在我的膝上，容我緊緊的摟抱你，讓我吻你的柔絲也似的香髮。

你說，『別鬧了，孩子，Mr. T來了！』我們就慢慢的跑出門去。在S地方，確乎是的，我們相互摟抱接吻，我們的接觸確乎是太多了！

老實起頭，老實到底，實在說，我還未曾對任何女友，有過任何的行爲，至多也不過握手。這樣的接觸，對你實在是第一次！不過，我再三的向你聲明，我對你這樣，絕對不是血氣少年的感情衝動的行爲！我想對你表示愛罷了，然而在S地方，你說我可愛，你

愛我，你若早說了，早也罷了！

你曉得的，我倆都是淸淸白白的學生，我尊重自己的人格，我尤尊重人家的人格，我何至於因受一時感情的興奮，貽將來莫大的後悔。我愛你，我實在愛你，但我對你完全是朋友的愛，更不是誘惑你，玩狎你；你退一萬步說，假如我竟這樣的看不起自己的人格，然而我也得替你的人格着想替你的人格着想！

你了解這一點，一切對我的疑慮都可冰釋了！我希望，如這久雨的天氣一樣，來一陣風，將你的滿腹疑雲吹到天涯地角，世界的世界以外！

你似乎惱我了，我低頭無語，你替我拭去臉上的汗，拍拍我的肩說，『你別這樣！我不是惱你，我怕人們的尖銳的眼，是的，男女老幼每人一副，看得我難受到了極處，等回到學校去不好嗎？爲什麼一定要在這兒？你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然而我也知道你，孩子，爲了愛，(?)什麼都不怕了！』你的話，在我腦中，心中，很深很深的留下了個最深沈顯明的痕跡了，

YH姊！我，我，我永遠不會忘記！永遠不會忘記！

親愛的，我所眷戀的朋友YH！你總該相信我，下面的話是從心之深處發出來的。我對你這番情愛，純粹是受我那天眞爛漫的童心所驅使。實在，決沒有絲毫卑鄙的念頭雜在中間。我們是朋友，朋友間要想表愛眞心的愛，所以我們相互有這樣動作；你總也該相信，我決不至於這樣低看你的人格，請你遊逛，誘你到僻靜的去處，把你當玩物，戲弄你，狎侮你，藉以發洩我的獸性！

現在只求你跟我和好如初，赦免我的一切一切！跟我和好如初，赦免我的一切一切！

此外，我有一個要求：就是讓你允許我天天到你這里來，容我躺在你床上，坐在你的椅上，和你談話，討論研究；因爲我已經知道你是愛我的了，你也知道我是愛你的了，我們可以不必再表示出來，蘊積在兩人心中；讓他繁殖起來，在我倆心田中，開滿鮮豔綺麗的花朵。上面這個要求，望你允許我！望你允許我！

我答應送你的小鏡和絹花，就可以取來；今天也可以，明天也可以，天天有機會可以送來。你如今天要，我也可以特地回去跑一趟。

經濟困難，我們相互深知，以後每星期出去遊逛一次。我和你，雖在一屋裏，仍可以各人做各人的工作，除了說話，我可以看自己帶來的書，你可以學你的瓌珴璘和批亞拿！

還有話，面談；你若相信我的話，就答應我的要求；否則，你快拿

出利刃，讓我剖開胸膛，取出鮮紅的心呈給你，或者你快把我宣布死刑！

我相信吵一場之後，感情能比從前更融洽些，這是自然的結果，只要你肯和我好。

ＫＬ姊這一星期內我給你介紹見面，她當也願晤ＪＹ姊一談。

好姊姊，赦免我的罪過！允許我的祈求罷！

祝你如春花般的滋放，快活，

你的可憐的小弟弟，——王東源。　三、一八、一九二二

第二信

親愛的ＹＨ：

寄上一封信，看了？晨光裏，夜色裏，只切盼着你的朶雲飛下；但，一天——兩天過去了，沒有回信！終於沒有回信！

前天到你那裏來，老媽子就打發我走；ＹＨ姊！你真的這樣忍心嗎？我相信女子是最多情的，我求你！好姊姊！望你和我和好如初，仍以小弟弟待我！

前晚因猛受刺激，神經失常，對你說的話都是毫無次序：什麼『我已知道我處於三角式的悲劇裏』等等的話，也是信口胡說的！這種猜疑，實是一時神經過敏了！原諒我是不解事的小孩子！只這一次，以後永不這樣！以後永不這樣！

你還記得Ｃ地方的話嗎？『你說我很愛你，我也知道你愛我，』是的，我只是小孩兒氣太多了，專愛胡鬧淘氣；你總也相信我決不是『維持風化』劇本裏邱子健一流人；諸如此類，我也不必喋喋多言，斷斷自解。從此後，我們大家一定要痛改！我們大家一定要痛改！我只望我們仍是和好如初，仍以姊姊弟弟相待。

痛苦酸愴，手腦俱不隨意；真不能多寫了——只你贈我的一切一切的東西，我緊裝在貼身的小褂裏，深藏在我睡覺的床舖上，瀟灑如常，可以告慰。

餘再談，望給一回信，切盼！切盼！

王東源。　三、二〇、夜、一九二二

第三信

ＹＨ我姊：

我要是能夠勉強走到你那里來，我一定努力和你來說明一下，免得你我的疑慮永遠永遠的糾纏不清；但，如今，不成了，我和

你的住址，相去太遠，我有我的職務和功課，公餘後又倦極，昏昏欲睡了。

這時恢正是夜闌，是我每天照例寫信的時候；我不能趨前面說，寫信總是可以的。

自從KM君替我們介紹以還，交遊的日子並不多，雖然我們又算是同社。起初我們原是相見以禮的，第一句你和我開頑笑——關於我的愛人的話。以後彼此相互頑笑，鬬口，甚至動手動脚的大鬧，原不料你因爲我說了一句『我們還是絕交罷，這樣比疏遠更簡直了。』你竟和我決裂了！

據人家告訴我說是，你之和我絕交者，是爲的我太輕薄。是的，輕薄或許是的，我也承認；但你呢，你的輕薄或許比我更甚，雖然現時我沒有明證了。當我們第一次出遊，由C地方歸途中的談話，你的話入於歧路了，你總還記得？你總還記得？

這些原都是平常的事，因爲我們彼此都還年少；不幸，因了一切一切細小事的合攏，我們竟由口角而決裂了！雖然我竭力的希望彼此諒解，並請你恕我的一切！

我並不因爲你和誰好而惱怒你，正如你知道我已有愛人而並不爲此而惱怒我一樣。因爲一些細事，竟至決裂到如此，在我乃至一般人看來，實是太不值得的事。

然而我們竟至於這樣了！

如若你因此了解一切，我，當能聽見你的心聲了。

弟王東源。　三、二五、一九二二

第四信

YH吾姊左右：

承你提出精神上的朋友爲條件，頗使我惘然！

精神的對象當然是肉體——我很知道肉體的愛是一時的，精神的愛才能持之久遠；但朋友而有精神肉體之別，實屬創聞。若說這就是持久遠的意思，則你我彼此都各有輕薄的嫌疑，雖然我太愛淘氣，但你也正大可不必因此而遽決裂！

你曾問我以結婚的意見，我說：『結婚是自然的結果，不能強求的，一出強求，就難免發生悲劇，只兩人感情熱度到了極點之時，同時會發生這個要求。現在一般人交異性的朋友，以社交公開等口頭禪爲手段，而以結婚爲目的，這總是最下流的方式，最卑劣的手段。甚至有因不能結婚而決裂的！』我們相互深信，你我俱決不是這樣的人。我知道你已經結過婚的，你也知道我已

有了愛人。你我交友之並沒有目的，當能明白。一個人與一個人相愛，原本不能有作用含在中間，更不必以結婚爲最後之目的。你以爲怎樣？

我的話確乎太直率了；誰料你竟因我太稚氣的緣故，藉了某一種的名（我先說了一句『我們就絕交罷！』）竟與我決裂了！起初我很希望我們和好如前的，現在知道已非其時了。不過恐你未曾了解我的一切一切，所以再寫這封信和你談談。

弟王東源。　三、二九、一九二二

第五信

YH吾姊：

這是我最末一次寫信給你，當我寫這信的時候，我是怎樣的悲疼酸楚——因爲我們若能愼於始，何至到今日這步田地！朋友KL姊認爲這是人生最不幸的變故，不料這最大的不幸竟臨到我身上來了！

我們不必再提往事，因爲回憶是最磨人的，我們還是不息地往前進罷！

本來可以不必，但我心中會很忐忑，有如遠行的旅客不去辭別他的親友一般，假如我不寫這封信；所以我終於寫了。

我很希望我們以後交友要審愼於初，免貽後悔；『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如你我今日的結局。這是我最後對你的小小的希冀。

別了——前途遠大，努力自愛！

弟王東源。　四、一六、一九二二



文學教員

俄國乞呵甫作

仲持譯

一

木的地板上有了得得的馬蹄聲響；他們從馬房裏牽出了那黑馬奴林伯爵，那白馬強特，以及他的姊妹瑪加。那些都是雄壯而又華美的馬。歇來思多夫老人將強特上了鞍，便對着他女兒瑪寫說道：

『阿，瑪麗哥台非羅，來，騎上去！嘩普啦！』

瑪寫歇來思多夫是家族中最小的人；她是十八歲，然而她的家族不會想到她已不是一個小女孩子了，因此他們還叫她曼耶和曼雅賽（譯者按此均係瑪利的暱稱）；及至市上有了馬戲，她熱心的去看過之後，人纔叫她瑪麗哥台非羅。

『嘩普——啦』她騎上強特嚷着。她的姊姊跋耶騎上了瑪加，尼克丁上了奴林伯爵，軍官們上了他們的馬，於是那長的顯耀的馬隊——官員們穿着白色的軍服，女人們照着她們騎馬的習慣——緩緩的出了院子。

尼克丁覺着當他們騎上馬以及後來跑到街上時候，瑪寫不知怎的只留意著他自己。她焦躁的望着他和奴林伯爵說道：

『你須始終勒着轡頭，塞該跋失立支。不可使他驚慌。他是裝模作樣的。』

或者因爲她的強特和奴林伯爵很要好，或者也許是偶然的，她只是在尼克丁旁邊騎着走，正同前一天又前一天，她騎着走一樣。他望着她那婀娜的小身材坐在傲岸的白獸上，望着她那優雅的形相，望着煙囱形的帽子，那帽子全不配她戴，却使她顯得比她的年紀更老了！懷了喜悅憐愛和快樂望着她；傾聽着她

說，並不留意她所說的話，而且想道：

『我願拚着名譽，我對上帝起誓今天我不會害怕，而且會對她談講了。』

這是晚上七點鐘——這時候，白荆球花和紫丁香的氣息是這樣的強烈，似乎空氣和那些樹木鬱積着芳香一般。市鎮的花園裏音樂隊已經奏樂了。馬在石路上得得的發響，四面有談笑，和擂門的聲音。他們所遇到的兵丁們向軍官們行禮，小學生們向尼克丁鞠躬，奔往花園裏去聽音樂的人們，看見這馬隊都高興着。而且天氣怎樣的溫和呵！凌亂的散在天空的雲看去是怎樣的柔軟呵！白楊和荆球花樹的陰影，延過街道，直到得那邊房屋的陽臺和第二層樓的是怎樣的和靄而且快慰呵！

他們騎着馬，出了市鎮，便順着大路開始疾馳了。這里沒有紫丁香和荆球花的氣息，沒有樂隊的音樂，然而却有田野的芳香，和初生的麥的綠色，鼴鼠嘓嘓的鳴着，白嘴鴉啞啞的叫着。無論那里，望去都是綠色，只是各處有裸露的土地的黑色補綻，而且一直左首過去，在墓地裏，有蘋菓花的白條紋。

他們經過了屠宰場以及造酒所，又追過了一個趕往市外的花園去的軍樂隊。

『波爾楊思基的馬是很好的，我並不否認，』瑪寫對尼克丁說，向那在跋耶旁邊騎着馬的軍官瞟了一眼。『然而那匹馬有創傷的。那左脚上的白膏藥不應該貼在那里，看哪，他顛着頭哩。現在你可不能訓練他了；他顛着頭到死纔止哩。』

瑪寫是和她父親一般熱中的愛馬的人。她看見別人有好馬，就覺着難受了，而一看見那馬上的缺點，她可就高興了。尼克丁全不知道關於馬的事；他將馬勒在韁上或是勒在轡頭上，他騎着馬疾馳或是奔騰，在他是絕對沒有什麼差別的；他只覺着他的地位是強制而且不自然，而那知道在鞍上怎麼坐的軍官們，這纔一定比他更能討瑪寫的歡喜；於是他妬忌軍官們了。

他們騎馬經過市外的花園旁邊，有人提議走進去，喝點礦泉水。他們進去了。花園裏除了橡，沒有什麼樹；那些橡還是剛纔抽葉子，所以從嫩葉中間，還可以看見全園，有着平臺，小桌子，以及鞦韆，而且烏鴉的窠也看得見，像大帽子一般。全隊的人在一張桌子近旁下了馬，便要着礦泉水喝。他們所認識的人們，在花園裏走的，來到他們這里。那些人的中間，有穿着高靴的軍醫和等着樂手的樂隊指揮人。那醫生定是將尼克丁當作一個學生了，因爲他問道：

『你到這里來過暑假罷』？

『不，我是永久在這里，』尼克丁答說，『我是學校裏一個教員。』

『你眞是的麼？』醫生驚異的說。『這樣年青已經做一個教員麼？』

『年青，不錯！哪，我是二十六歲！』

『你有了鬍子和髭鬚，可是人總不會猜你是二十三四以上的。你的模樣兒，是怎樣年青呵！』

『怎麼一個畜生！』尼克丁想。『他也當我是個「小厮」呵！』

他極端的不高興人們說起他的年青，尤其是當着女人們或是小學生們的面。自從他到市上來做學校裏的教師，他就一直嫌惡自己年青的臉相。小學生們是不怕他的，老年的人們叫他『年青人，』女人們喜歡同他跳舞，却不願聽他冗長的辯論，他這纔也肯費掉許多錢更老十年呢。

他們從花園走到歇來思多夫的農場。在那邊門口，他們停了馬，便教地頭的妻，普拉思珂夫耶帶點新鮮的牛奶出來。誰也沒有喝那牛奶；他們都互相看望，笑了一陣，便馳回去了。當他們騎馬回來時候，樂隊在市外花園裏奏着；太陽落在墓地後面，而一半的天空因着落日，變成紅色了。

瑪寫重復在尼克丁旁邊騎着走。他想要告訴她，他是怎樣狂熱的愛她，然而他恐怕給軍官們和跋耶聽得，就默然了。瑪寫也默然，於是他覺到她之所以默然，和所以在他旁邊騎着走了，他快樂到彷彿地土，天空，市上的亮光，和造酒所的黑的輪廓——都混合成一種很愉快舒適的東西，在他覺得，奴林伯爵似乎在空中踏着，而且要爬到紅色的天空去一般。

他們到得家裏，桌上茶鉢已經沸着，歇來思多夫老人和他的朋友們——巡廻裁判所裏的官員們——一同坐着，他照常的批評着什麼事。

『這是獃氣呵！』他說。『不過獃氣罷了，是呵！』

自從尼克丁愛上了瑪寫之後，歇來思多夫家裏的一切物事，都使他愉快：房屋，花園，晚間的茶，柳枝編成的椅子，以及老乳母，以及甚至那老頭子喜歡用的『獃氣』這個字。他所不喜歡的東西，只有許多狗和貓以及在廊下大籠子裏無聊的呻吟着的埃及鳩。那邊有許多的屋子的狗和天井的狗，他只認得了兩匹，在他和歇來思多夫家人們相識的期間：那便是摩什加和塞姆。摩什加是一匹小小的癩皮狗，獰惡而且好鬬。她憎恨尼克丁：她看

見他時候，便將頭扭在一邊，露出她的牙齒，叫起來道：『Rrr…nga-nga-nga…Rrr…』她隨即鑽到他的椅子下面，當他竭力的趕開她時候，她就發着尖聲的吠號奔去了，於是家人說道『不要害怕！她不會咬的。她是一匹好狗呢。』

塞姆是一匹高昂的黑狗，有着長腿和棒一般硬的尾巴。在膳時和茶時，他時常在桌子底下活動着，用尾巴鞭在人們的靴上和桌子的腳上。他是性子和善的愚笨的狗，然而尼克丁不能容忍他，因為在膳食時候，他有將頭放在人們膝上，用涎沫弄污他們褲子的習慣。尼克丁不止一回用小刀的柄兒打他的頭，彈他的鼻子，叱罵他，陳訴他的壞處，然而終究不能救護他的褲子。

在他們騎行之後，茶，果醬，乾麵包和牛油似乎滋味很好了。他們都默然的喝那第一杯茶，有着很好的滋味；喝完第二杯，他們開始一番辯論了。用茶時候，總是跋耶發動辯論的；她是好臉貌，比瑪寫更俏麗，在這一家中算是最聰明最有學識的人。她的行動，威嚴而且莊肅，正同一個最大的女兒在家裏代替她死了的母親一樣。她做了家裏的主婦，覺着自己有了資格，可以在她客人們的面前穿一件便服，而且叫官員們以他們的姓氏了；她將瑪寫當一個小女孩子看，對她講話像是一個學校教師。她時常說起自己是一個老姑娘——就此可知她自信着應當嫁人哩。一切的談話，甚至關於天氣的，她總是轉到辯論上去。她有一個癖性，喜歡捉着字眼，攫住矛盾的所在，辯着語句。你對他講起話來，她就注視着你，突然插上說：『幸恕我，幸恕我，配脫羅夫，有一天，你所說是很相反的！』

或者她就譏刺似的微笑，說：『雖然是這樣，我却覺着你已起首贊成那秘密警察制。我却祝賀你。』

倘若你講點取笑的話或者說一句雙關的話，你就聽得她的聲音道：『這是陳舊的，』『這是無意味的。』倘若一個軍官居然講出一個笑話，她就輕蔑似的皺一皺眉頭，說『好一個軍人的笑話！』

而且她把 r 這聲音滾的這樣驚人，麼什加一聽到，總要從椅子下面回答道，『Rrr……nga-nga-nga……』

當著這用茶的機會，辯論便從尼克丁的說起學校試驗而開始了。

『幸恕我，瑪寫，』跋耶打斷了他的話。『你說這於孩子們是困難的。這是誰的錯呢，我問你？譬如，你給第八級的孩子們出一個論文題目「心理學家的布雪金」一則，你不應當出

這樣困難的題目；二則，布雪金不是一個心理學家如果說到盧采特林，或者陀思妥以夫斯基，那可就不同了。然而布雪金却只是一個大詩人罷了。』

『盧采特林是一回事，布雪金又是一回事。』尼克丁沉下臉答說。

『我知道你在中學校裏不很想到盧采特林，但這還不是個要點。告訴我罷，布雪金是個心理學家，有什麼意義呢？』

『怎的，你的意思可是說他不是個心理學家麼？你如果要知道，我就給你舉個例罷。』

於是尼克丁從"Onyegin"又從"Boris Godunov"背誦了幾節。

『這其間我看不出什麼心理學。』跋耶吐了一口氣。『心理學家是指示人類心靈的幽處的人，這並非什麼，只是好詩罷了。』

『我知道你所要的那類心理學了，』尼克丁動氣說。『你要人用鈍鋸鋸我的指頭，當我尖着喉嚨呼號的時候——這就是你對於心理學的意思罷。』

這是不對的！然而你還不曾告訴我，布雪金是個心理學家有什麼意義呢？』

當尼克丁須得抗辯一件在他以爲是淺狹平常的什麼事時候，他時常從坐位跳起來兩手捧着頭唏噓一聲，起首從屋子的這一角奔到那一角去。現在也是一樣的情形：他跳起來，將頭捧在兩手中間唏噓一聲，遶過桌子走去，便在略過去些地方坐下了。

軍官們幫助他。波爾楊思基管帶確定著對跋耶說，布雪金當眞是一個心理學家，又從斐蒙多夫的書上引了兩行來證明；蓋爾納德副官說，布雪金如果不是心理學家，他們不會給他在莫斯科建立一個紀念碑了。

『這是獃氣呵！』這聲音聽得從桌子的那一端過來。『我對總督也一樣的說「這是獃氣呵，大人」我說。』

『我不願再辯論了，』尼克丁嚷着。『這是不會完結的……够了！呸，走開，你這頑皮的狗！』他向塞姆嚷，那狗將頭和脚爪安在他膝上。

"Rrr……nga-nga-nga"從桌子底下傳來。

『你自己認了錯罷！』跋耶叫着。『承認了！』

然而進來幾個年青女人，辯論便中止了。他們都走進客室裏。跋耶在鋼琴邊坐下，便奏起跳舞的曲來。他們起先作一回葉爾

次舞，隨後作一回保爾加舞，隨後用一根大鏈索作一回『四組舞蹈』由波爾楊思基管帶引導着穿過各間屋子，隨後又作一回葉爾次舞。

跳舞的時候，老人們坐在客室裏，吸着煙，對着年青人們看。在他們的中間，有歇鮑爾定地方銀行的總理，是以愛文學和戲劇的藝術出名的。他曾經發起本地的音樂戲劇協會，又親自參加演劇，不知怎的，限制着自己扮演滑稽的脚夫，或者用單調的聲音唸着『一個是罪人的女人』。在市鎭裏他的渾號是『木乃伊』，因爲他是高長而且很瘦削，常有一副莊肅的神色和沒有光輝的眼睛。他對於戲劇的藝術很專心，甚至剃去了他的鬍鬚，這纔使他越發像一個『木乃伊』了。

大鏈索的跳舞之後，他走到尼克丁旁邊，發一聲咳，說：

『當茶席上辯論的時間，我也在場，覺得很愉快。我完全贊成你的意見。我們是一個心意的，我很喜歡同你談講。你可讀過拉森論漢堡的戲劇的文章麼？』

『不，我沒有讀過。』

歇鮑爾定愕然了，他舞動他的手，彷彿那指頭燒痛了似的，不再說什麼，便從尼克丁蹣跚着走開。歇鮑爾定的臉相，他的問題，和他的驚異，觸動了尼克丁的心，以爲很有趣，然而他不免想道：

『這眞是倒楣。我是一個文學教員，而到如今我還不曾讀過拉森。我一定要讀他。』

晚餐之前，全體的人，老的和年青的，坐下玩『命運』的遊戲。（『命運』是一種遊戲的名稱）

他們拿了兩包的紙牌：有一包散給衆人，別一包覆在桌上。

『手裏拿着這張紙牌的人，』歇來思多夫老人莊肅的開口說，舉起第二包頂張的紙牌，『他的命運是走進嬰兒房裏，和乳母接吻。』

和乳母接吻的快樂，落到歇鮑爾定的命運。他們都擁到他的周圍，帶他到嬰兒房裏，便笑着而且拍着手，使他和乳母接吻。那里有一片大嚷和呼喊。

『不要這樣的熱烈！』歇來思多夫帶着笑出的眼淚嚷。『不要這樣的熱烈！』

尼克丁的『命運』便是聽取全體的懺悔。他坐在客室中間把椅子上。人拿出一條肩巾來蒙住了他的頭。第一個到他跟前來懺悔的是跋耶。

『我知道你的罪了，』尼克丁開口說，在黑暗裏望着她嚴肅

的形相。『告訴我，馬丹（Madam），你天天同着波爾楊思基散步，你可有怎樣的解說？阿，她同着一個軍人散步，不會沒有緣故罷！』

『這是不行的，』跋耶說，便走開了。

於是在肩巾下面他看見大而不動的眼睛的晃耀，察得一個親愛的形相的影跡在黑暗裏，帶着一種慣熟的寶貴的香氣，這使尼克丁記起瑪寫的房間來。

『瑪麗哥台非羅，』他說，這聲音是這樣和婉而且嬌柔，他竟不知道正是自己的聲音。『你的罪是什麼呢？』

瑪寫楊起她的眼睛，向他啐了一口，於是笑着走去了。一分時之後，她便站在屋子當中，叫道：

『晚餐，晚餐，晚餐！』

於是他們都擁到餐室裏。晚餐時候，跋耶又有一番辯論，這回是同她父親辯論了。波爾楊思基呆蠢地吃着，喝着紅酒，又對尼克丁敘述着有一回在冬天的戰役裏，他怎樣的整夜跪在澤地上；敵人是這樣的近，他們連講話吸煙都不准，那一夜是冷而且暗，一陣尖利的風吹着。尼克丁傾聽着，又偷偷的斜瞟着瑪寫。她定着睛注視他，並不霎一眼，彷彿她沉思着什麼，或者失神在冥想裏……這使他立刻覺着愉快和苦惱。

『她爲什麼這樣的看我呢？』這是攪擾他的問題。『這很難看的。人們也許注意到這個。阿，她是好不年青，好不眞率呵！』

這會集在中夜散了。當尼克丁走出到大門口時候，二樓上的一扇窗子開了，那里便現出瑪寫來。

『什麼事？』

『塞該跋失立支！』她叫着。

『我告訴你哪……』瑪寫說，分明是想着什麼要說。『我告訴你哪……波爾楊思基說他一兩天裏要帶着那照相架來，給我們拍照。我們須得在這里會。』

『很好。』

瑪寫消失了，窗子砰的關上了，屋子裏立刻有人奏起鋼琴來。

『阿，這是好一戶人家呵！』尼克丁穿過街道時想。『這戶人家裏，除却埃及鳩呻吟着之外，沒有呻吟的聲音，而且他們之所以呻吟，只因爲沒有別的表現喜悅的方法罷了。』

然而歇來思多夫的家族，不是唯一的快樂家庭。尼克丁走的不到二百步，他就聽得從別一家裏傳來鋼琴的曲調。略略過去些，他又遇到一個農人在門口吹着 Balalaika。在花園裏，那樂

隊奏着俄羅斯歌的一種雜曲。

尼克丁住着的地方，離歇來思多夫家，大約半英里光景，是一所八間的平屋，每年房租是三百盧布，這房租他是和他的同事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支一個地理兼歷史教員分派的。當尼克丁走進去時候，這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支，一個塌鼻梁的中年人生得一蓬紅鬍子，和一副粗鹵和善，不識不知似的臉像工人的臉一般，正坐在桌旁修改着他學生們的地圖。他以爲研究地理，最著重的必要的部分便是畫地圖；而研究歷史，便是記日子：他願意一連幾夜的坐着用藍鉛筆修改他所教的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所畫的地圖或者編製紀年月日的歷史表。

『好，一個可愛的日子呵！』尼克丁說，走進到他這里。『我詫異着你——你怎能坐在屋子裏呢？』

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支不是一個健談的人；他或者只是靜默着，或者談些誰都知道的事情。現在他所回答的是：

『是呵，很好的天氣。現在是五月了；我們不久可以有眞的夏天了。夏天和冬天是很不同的一回事。在冬天你須得生火爐，但在夏天你沒有火爐也熱的。在夏天夜裏，你將窗子開了，還是熱，而在冬天，你就是將窗子關了，也還是冷。』

尼克丁靠桌坐着不到一分時便不耐煩了

『晚上好！』他立起來欠伸着說。『我要告訴你，一件關於我的浪漫的事，然而你是——地理學人如果對你談起戀愛來，你就立時問他道，「加爾加戰爭是什麼日子？」討厭的你，以及那些戰爭和那些西比利亞的士角呵！』

『你反對什麼呢？』

『哪，這是討厭的！』

他因爲沒有對瑪寫談講過，而且沒有誰可以給談起他的戀愛，便覺着煩惱了。他走進他的書室，便在沙發上躺倒。書室裏是暗黑而且沉靜。尼克丁躺着注視幽暗，不知怎的便想起在兩三年之內他要怎樣的往彼得堡去，瑪寫要怎樣的在車站送他別離而叫喊起來；在彼得堡他會得到她的一封長信，在信裏，她將懇求他儘快的回家來而且他將寫信給她……他將這樣的寫起：『我親愛的小耗子呵！』

『是呵，我親愛的小耗子！』他說，於是笑了。

他在一個不舒適的地位躺着。他將臂膀放在頭下，將左脚伸過沙發背。他覺着較爲舒適了。其時窗子上漸漸現出灰白色的光線，天井裏啼着初醒的雄雞。尼克丁繼續想着他將怎樣的從

彼得堡回來，瑪寫將怎樣的在車站會着他，發一聲喜悅的叫喊，便抱住了他的頸項；或者，更其好，他將誑騙她，夜深時偷偷的回家來：那厨子將來開門，於是他將站着趾頭走到臥室裏，一聲不響的脫衣服，便卽跳進牀裏！於是她將醒來，而且喜出望外了。

天色漸漸變得十分亮了。現在是沒有窗子，沒有書室了。那天他們騎馬經過的造酒所的石步上，瑪寫正坐着，說些什麽話。隨後，她拉了尼克丁的臂膀，同他走到市外的花園裏去。那邊他看見橡樹和帽子似的烏鴉窠。有一個窠搖動了；這其間歇鮑爾定窺看着，大聲的喊道：『你不曾讀過拉森呵！』

尼克丁渾身發一回抖，張開了眼睛。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支正站在沙發的前面，仰着頭，繫他的頸帶。

『起來；是上課時候了，』他說。『你不可穿着衣服睡覺；要損壞那衣服的。你應當脫了衣服睡在牀上纔是呢。』

於是他照常慢慢而且加緊的說起誰都知道的話來。

尼克丁的第一課，是第二級裏的俄羅斯語。恰當九點鐘，走進課堂裏時候，他看見黑板上寫着兩個大字母——M·S·這意思當然是 Masha Shelestov（瑪寫歇來思多夫）呵。

『他們已經探得了，這流氓們……』尼克丁想。『他怎麽知道一切的事呢？』

第二課是在第五級。那邊黑板上又寫着M·S·兩個字母；及至功課完畢走出課堂時候，他聽到後面的呼喊，彷彿戲園的包廂裏喊着似的：

『瑪寫歇來思多夫好啦！』

他的頭因爲穿衣服睡覺而沈重了，他的手脚軟洋洋的壓下了。那每天盼望着在考試前散學的孩子們，不做什麽事，只是不安寧，厭煩到犯過失。尼克丁也是不安寧，並不留意他們的把戲，不住的走到窗口去。他見得太陽晃耀的照着的街道；在房屋上面，是明澈的青天，是鳥們；而且遼遠的，遼遠的，在花園和房屋的那邊，廣漠無邊的遠方，是籠在青色的煙霞裏的樹林，是一列經過的火車的煙……

這里是兩個穿軍服的官員，揮着鞭子，經過荊球花蔭下的街道。這里是一羣的猶太人，長着斑白的鬍子，戴着小帽，乘在貨車裏馳過了。……女教師同着校長走過了。塞姆伴着兩隻別的狗跑過了……於是跋耶，穿着簡樸的灰色衣服和紅襪子，手裏拿著『Vyestnik Evropi』經過了。她一定到市立圖書館裏去過咧……

而且待到三點鐘退課，還有好久時候呢！而且退課之後，他還不能回家去，或者往歇來思多夫家去，却得往華爾夫家去授課。這華爾夫，一個改奉新教的富有的猶太人，並不送他孩子們進中學校，却在家裏請中學校的教師教他們，給五盧布一課的修金。

他是厭悶了，厭悶了，厭悶了。

到三點鐘，他往華爾夫家去，在那里，他彷彿覺着，度了一個永世。他到五點鐘離開那邊，在七點之前，他又只得再在中學校裏，參與教師會議——規定第四和第六級口頭試驗的計畫。

晚上，他離了中學校，走到歇來思多夫家裏，他的心跳着，他的臉紅起來了。一個月前，甚至一禮拜前，每逢他決意對她講話時候，他早經預備好全番的話說，同着引子和結語。現在他是一句話也不曾預備好；一切事在他腦子裏混雜在一起，他所知道的，只是今天他定要表明自己，而且萬不能再等下去了。

『我要教她到花園裏來，』他想；『我們略散一回步，我便可以講話了。』

堂屋裏沒有一個人；他走進餐室裏，隨即進了客室……那里也沒有一個人。他聽得跋耶在樓上同一個人辯論著，以及嬰兒室裏縫工的剪刀的聲響。

那房子裏有一間小小的屋子，是有三個名稱的：小房間，過路間以及暗間。在這屋子裏，有一個大的碗架，這其間，他們藏着藥品火藥，和打獵用的器具。從這屋子通到樓上去的是一座狹的木步梯，那邊貓們是時常去睡的。當尼克丁走進這屋子裏往樓上去的時候，嬰兒室的門開了，隨卽砰的一聲關上，竟使步梯和碗架都震動了；瑪寫穿着一件黑衣服，手裏拿着一件藍色的物事，跑進來，沒有留意到尼克丁，便向着樓梯衝去。

『且住……』尼克丁止住她說。『晚上好，哥台非羅……應許我……』

他喘着氣，不知道說什麼好；他一隻手握了她的手，又一隻握了藍色的物事。於是她一半吃嚇一半驚異了，便用大的眼睛望着他。

『應許我……』尼克丁接下說，恐怕她走了。『我有事情須得對你說……不過……這里是不方便的。我不能，我是不能的：……懂了罷，哥台非羅，我不能——這就是了……』

藍色的物事溜到地板上，尼克丁又握住了瑪寫那隻手。她臉色轉了蒼白，動着她的嘴唇，於是從尼克丁退後，就見得自己在

牆壁和碗架之間的角落了。

『看我的分上我老實對你說……』他柔和的說。『瑪寫，看我的分上……』

她將頭向後屈著，他親了她的嘴唇；他於是用手撳着她的臉頰，那就接吻可以延長了；於是不知怎的，他覺得自己在碗架和牆壁之間的角落了，而且她將臂膀圍住他的頸項，將頭抵着他的下巴。

他們兩人隨即奔進花園裏。歇來思多夫家有一個九畝的花園。這其間大約有二十棵楓樹和檸檬樹；有一棵杉樹，旁的都是果樹：櫻桃，苹果，梨樹，七葉樹，銀色的橄欖樹……也有成叢的花。

尼克丁和瑪寫悄悄的順著小路走，彼此不時的問着不連接的問題，可是並不回答。一個彎月遍照着花園，在這微弱的光下，睡態的鬱金香和澤蘭從暗黑的草裏伸起來，彷彿也懇求着對於他們的情語一般。

當尼克丁和瑪寫回到屋裏時候，官員們和年青的女人們已經聚集着作麥受爾加的跳舞。波爾楊思基又導着大鏈索經過所有的屋子。跳舞之後，他們又玩着『命運』。晚餐之前，當來客們已經走進餐室時候，瑪寫單是同尼克丁在一起，便偎近他說：

『你須得自己對爸爸和跋耶說；我是怪臊的。』

晚餐之後，他對年老的父親說了。歇來思多夫聽到之後，略略想了一想，說：

『我很感激你對我和我女兒的厚意，然而且讓我當朋友似的對你說句話罷。我不願如長輩似的對你說，却同一個紳士對別個紳士一樣。告訴我，為什麼你這樣年青就想結婚呢？這樣年青結婚的，只有鄉裏人，而且這當然是獃氣罷了。但是你為什麼呢？在你的年紀，帶上鐐銬，有什麼滿意呢？』

『我並不年青了！』尼克丁惱着說。『我是二十七歲了。』

『爸爸，馬醫已經來了！』跋耶從別間屋子叫着。

於是談話打斷了。跋耶，瑪寫和波爾楊思基伴送他回家。當他們到得他的門口時候，跋耶說：

『你那神奇的美得羅波立德美得羅波立的支什麼地方都不見他露臉，這是為什麼呢？他可以過來看看我們啦。』

神奇的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支脫去了褲子，正在牀上坐着，當尼克丁進去到他這里的時候。

『不要上牀睡，我親愛的朋友，』尼克丁喘着氣說。『停一會兒；不要上牀睡！』

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支急忙套上他的褲子，迷惑着問道：

『什麽事？』

『我就要結婚了。』

尼克丁傍着他的同伴坐下來，詫異著望他，彷彿發呆似的，說：

『怪呵，我就要結婚了！同瑪寫歇來思多夫今天我求婚過了。』

『啊？她似乎是個好女孩子。只是她年青的很。』

『是呵，她是年青的，』尼克丁嘆着說，便用了一副憂傷的神情，聳一聳肩。『很是很是年青！』

『在中學校裏，她是我的學生。我知道她的。她地理還不壞，但是歷史却不好。而且她於功課也是不大用心的。』

尼克丁不知怎的忽然覺得那同伴可憐，想要對他說些和善而且安慰的話。

『我親愛的朋友，你何以不結婚呢？』他問。『譬如，你何以不娶跋耶呢？她是一個漂亮的，第一等的姑娘！當眞她是很喜歡辯論的，然而一個心……怎麽一個心呵！她剛纔問起你的。娶了她罷，我親愛的孩子！曖？』

他十分知道跋耶不會嫁給這個沉悶的塌鼻子的男人，然而還勸他娶她——爲什麽呢？

『結婚是一種嚴重的舉動，』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支想了一會說。『人須得體察周圍的情形，將事情澈底的打量一下；這是不可以鹵莽的幹的。謹愼總是一件好事，尤其在結婚上，在一個男人，停止做單身漢，而開始一種新生活時候。』

於是他談起多年來人人所知道的事。尼克丁沒有停着傾聽，說了『晚上好，』便走到自己的屋子。他快快的脫衣，快快的上牀，因爲這纔能够想着他的幸福的近來，想着瑪寫，想着將來。他微笑了，隨即忽然回憶到他沒有讀過拉森了。

『我總得讀他，』他想。『雖然我不知道究竟爲什麽要讀他？他好討厭呵！』

他爲幸福所困乏，立刻就睡熟了；他只是微笑著，一直到早晨。

他夢到地板上馬蹄的聲響；他夢到黑馬奴林伯爵以及白的強特和他姊妹瑪加正從馬房裏牽了出來。

二

『教堂裏是很擁擠很嘈雜，忽而有人嚷起來，那給瑪寫和我主婚的牧師長，於是從那眼鏡裏望着羣衆，便嚴厲的說道：「教堂裏不要動，不要做聲，但靜靜的站着禱告。你們應當懼憚你們

心裏的神。」

『我的儐相是我的兩個同事；瑪寫的儐相是波爾楊思基管帶，和蓋爾納德副官主教的唱詩班美妙的唱着。蠟燭的嗶啪的聲音，晃耀的光華麗的衣服，官員們，許多喜悅的幸福的臉，以及瑪寫的一副特別靈妙的神色，這一切——周圍的情狀和結婚的祈禱者的言辭——都使我感動到出淚，而且以勝利充滿我。我想到我的生命怎樣的開了花，怎樣詩趣的改變着！兩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學生，我住着設備簡陋的房屋，沒有錢，沒有親戚，而且，想起那時候，是一點希望也沒有。現在呢，我是在一個最好的鄉鎮的中學校裏當教員，有着穩當的進款；被愛而且放縱了。這是爲了我的緣故，我想，這羣衆聚集着，爲了我的緣故，三座燭臺點着，執事呼嘆着唱詩班儘力的唱着；又是爲了我的緣故，這年青的生物，我不久就要叫我的妻的，是這樣年青，這樣優雅，而且這樣喜悅。我回憶到我們初次的會面，我們騎着馬到鄉間去，我的愛情的宣告以及彷彿總是格外晴美的夏季的天氣；而且彼時在我的舊屋子裏，我以爲只在小說和故事中間纔能有的幸福，我現在是實際的經驗着——我現在是彷彿將這捏在我的手裏似的了。

『儀式之後，他們都紛紛的攢集在瑪寫和我的周圍，表示他們眞實的愉快慶賀我們，又願我們喜悅。一個七十歲老頭子的旅長，專是賀着瑪寫，並且用了尖促的老年的聲音，對她說，響到教堂裏全都聽得到：

『「我希望你便是結婚之後，也仍然有着現在的「玫瑰」我親愛的呵。」

『官員們，校長，和全班教員殷勤的微笑起來，而我也自覺到臉上浮着愉快的不自然的微笑。可愛的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支，歷史和地理的教員，那常說人人早經聽過的話的，親暱地握了我的手，帶着感情說：

『「你以前是沒有結婚，獨自住着；現在原是結了婚，不復孤獨了。」

『我們從教堂走到一所兩層的房子，這是我所接受的嫁奩的一部分。這所房子之外，瑪寫還給我帶來二千盧布，以及一塊荒地，這上面有一所小舍，那邊聽說有許多的雞鴨，因爲沒有人照顧，變的野了。當我從教堂回到家裏時候，我在我的新書室裏低矮的沙發上伸展了身子躺着，便吸起烟來；我覺着柔軟，稱心，而且舒服，好像我生平所從未覺到。而其時婚事的人衆呼喊着：

「好啦」一面堂屋裏一個拙劣的樂隊奏着賀曲和各類的樂調跋耶，瑪寫的姊兒手裏拿着一杯麥酒，奔進書室裏，帶着一副古怪緊張的神色，彷彿她嘴裏瀰滿着水似的；她分明是還要走上來，然而她忽然迸出笑與哽咽，那酒杯便在地板上摔碎了。我們握住了她的臂膀，引導她出去。

『「沒有人會懂得呵！」她後來喃喃的說，在一間後屋子裏老乳母的牀上躺着。沒有人呵，沒有人呵！我的上帝，沒有人會懂得呵！

『然而人都很知道她是比她妹子瑪寫大四歲，還沒有結婚，又知道她哭着，並非因爲妒忌，却是因爲悽涼的自覺想到她的時光正在過去，也許已經過去了。當他們作「四組舞蹈」時候，她便帶着沾了淚跡的濃沫着粉的臉，回進客室裏，而且我看見波爾楊思基管帶在她前面托着一盤冰，她用匙舀了吃。

『早上五點多了。我就取出日記來敍述我的完滿的幸福；我想好好的寫六頁，明天讀給瑪寫聽；然而，好希奇，我腦子裏一切思想攪亂着，胡塗到像夢一樣，而且我所能鮮明的記得的，只有跋耶的插話罷了；我於是想寫着「可憐的跋耶！」這時候，樹木颯颯的響起來；天就要下雨了。烏鴉們啞啞的叫着，而我的瑪寫，剛纔睡去的，不知怎的有一副悲哀的臉。』

尼克丁後來多時沒有寫日記了。在八月的初頭，他有學校的考試，十五日以後，教課就開始了。他照例的在早上九點前，動身往學校，而十點前，他就看着他的錶，懷念着他的瑪寫和他的新房子。在較低的學級，他指定幾個孩子默寫著，當孩子們寫着時候，他就坐在窗邊，閉了眼夢想着：不論他夢想到將來，或者回憶到過去，一切事於他似乎是喜悅相等的，同一個神異故事一樣。

在較高的幾級，他們高聲的讀着戈戈爾布雪金的散文，這就使他朦朧欲睡了；人們，樹木，田野，馬們，湧現在他的想像前面，他於是嘆一聲氣說，彷彿被作家所引誘似的：

『怎樣的可愛呵！』

中午休憩間，瑪寫常送給他午餐，裹在一塊雪般白的面巾裏，他便慢慢的吃，時刻停頓着，延長這午餐的享用；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支他的午餐照例是只有麵包的，懷着羨慕和妒忌望他，談些尋常的事實，像是：

『人們沒有食物是不能生活的。』

散課後，尼克丁一逕去授他的私家的功課，及至六點鐘，他終於回到家裏時候，他覺着激動而且焦躁，彷彿他出門了一年似

的。他就屏息着奔上樓，見了瑪寫，將臂膀抱住她，和她接了吻，便賭咒說他愛她，他沒有她不能生活；他又表明他先前非常想念她，震顫着問她怎麼樣，她爲什麼顯得這樣的頹喪。於是他們共同用膳了。膳後，他就躺在他書室裏的沙發上吸着煙，她坐在他旁邊，用低聲談着。

現在他的最幸福的日子，便是禮拜日和假日，那時候，他住在家裏，從早晨直到晚上。當那些日子，他過着眞率而却特殊的愉快生活，這使他記起一篇記牧人生活的短詩。他從不厭倦的守看着他的敏慧而且切實的瑪寫，怎樣整理着她的『窠巢』；他又焦躁着要顯出他在家裏有些用處，便做些無益的事——例如，從馬房裏拉出了馬車，四面察看過來。瑪寫曾經設立一個有三頭牛的榨乳場；在她的地窖裏，她有的牛奶一瓶瓶和一甏甏的酸乳酪，她藏着這些都是預備做牛油(Butter)的。有些時候，尼克丁戲談着，向她要一杯牛奶，於是她就十分困惱了，因爲這是違反她的常規的；然而他就笑起來，用臂膀抱住她，說：

『哪，哪；我說玩話啦，我的寶貝！我說玩話啦！』

或者他就笑着她的嚴緊，當那時候，她在碗架裏尋出一塊臭乳酪或是石頭般硬的臘腸，嚴重的說道：

『竈室裏，他們可以吃的。』

他就說這麼一零塊是只配安在捕鼠器上的，於是她就親切的回答說：男人們一點也不知道家務，又說：你如送下一噸的佳品到竈室去，於僕人們也正是一樣。他同意了，便熱誠的擁抱他。她所說的話，在他似乎都是異常而且可驚的；那些他所不大相信的話，在他似乎也是天眞而且可愛哩。

有些時候，他現出哲學的神情，於是他就開始討論什麼抽象的問題；她傾聽着，用了好奇心望着他的臉。

『我有了你是無限的幸福，我的喜悅呵，』他時常弄著她的指頭或者打緊着放鬆着她的頭髮這樣說。『然而我並不將這我的幸福，當作偶然到來，像是天上落來的什麼看。這幸福是一種完全自然的一致的合理的結果。我相信人是自己的幸福的創造者，而現在我正享受着我自己所創造的。是呵，我老實說罷：這幸福本是我自己創造，我有享受的權利。你知道我的往事的。我那不幸的孩子時代，沒有父親或母親；我那頹唐的青年時代，窮困——這都是一種奮鬬，這都是我走到幸福來的途徑……』

十月裏那學校遭受了重大的損失，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支頭上害了『丹毒』，便死了。他死之前，他有兩天昏迷著，講着昏話，然

而甚至在他的昏話中間，他所說的也只有人都完全知道的事。

『窩瓦河流到裏海……馬是吃麥和乾草的……』

在他出喪那一天，中學校裏沒有課。他的同事們和學生們去送喪，學校的唱歌團一路唱着『神的上帝』那頌歌，直到墳墓為止。三個教士，兩個牧師，他的全體學生，與中學校的教員，以及主教的唱詩班，穿着他們最好的衣服的，都參加了那行列。於是遇到這莊肅的行列的路人，自己畫了十字，說：

『願神賜給我們這樣的死。』

尼克丁從送喪回家，很是感動了，便從桌上檢出他的日記來，寫道：

『我剛纔送着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支立自支基到墳頭。願你的屍骸平安呵，平凡的勞動者！瑪寫跋耶以及所有送喪的女人，從眞切的感情而哭了，也許因為他們知道這個沒趣的平庸的人從未被一個女人愛過罷。我在我那同事的墳前，想要說句熱切的話，然而我猛覺到這也許使校長不高興，因為他不喜歡我們那個可憐的朋友。我相信從我結婚以來，我的心還是第一天沉重著哩。』

在這學年中間，沒有旁的可注意的事了。

冬天是和暖的，有着溼漉漉的雪，但是沒有霜；例如，在主顯節（一月六日）的前夜，風整夜的號着，彷彿是秋天，而且水從屋頂上滴着；及至早晨舉行祈水禮時候，警察便禁止人在河上走，因為他們說，冰在湧起來，顯得暗沉沉了。然而天氣雖然壞，尼克丁的生活，却同夏天一樣的幸福。他確然得到別一種快樂的源泉；他學會了彈 Vint。只有一種物事困惱了他，惹的他憤怒，似乎阻止他有完滿的幸福：便是那成為他的妻的嫁奩之一部分的貓們和狗們。各間屋子裏，尤其在早晨，常嗅到像在動物園裏似的，而且沒有法子可以除掉這氣息；貓們和狗們時常打着架。那匹兇狠的摩什加一日裏喂十二頓；她還是不肯認識尼克丁，而向他吠叫着：『Rrr……nga-nga-nga！』

在四旬齋的一夜，他從俱樂部回家，在那里他玩過紙牌。黑暗，下雨而且道路泥濘。尼克丁在心底裏有了一種不快的感覺，却不明白這緣故。他不知道這可是因為紙牌上他輸了十二盧布；還是因為當他們停當了時候，一個賭客說過：尼克丁當然有一鬆鬆的錢，分明是談到他的妻的嫁奩。他並不懊喪十二盧布，而且在那句話裏也沒有什麼可惱的所在；然而還是有着不快的感覺。他甚至連家去的欲望也不覺到了。

『嗄，多麼可怕呵』他悄悄的站在路燈旁邊說。

他想到這一層：他並不懊喪十二盧布因爲這是白得來的。倘若他是一個工人，他就會知道每一個銅子的價值，而於他的輸贏不會這樣的不經意了。而且他的財產——他沉思着——都是偶然的白得來的，於他委實是過剩的和補藥一般。倘若，像大多數的人們一樣，他被求著逐日的麵包的憂慮所籠絡，爲生存而掙扎着，倘若他的背脊和胸脯因工作而酸痛了，那麼，晚餐，一個和煖舒適的家庭，和家中的幸福，就是急需，是補償，是他生活的極致了；這一切，於他就彷彿有一種希奇的不定的意味了。

『嗄，多麼可怕呵！』他覆述着，十分知道這些冥想原是一種不好的徵象。

當他到得家裏時候，瑪寫在牀上睡着了：她平靜地呼吸着，而且微笑着，分明是睡的很愉快。在她近旁，躺着那白貓，蜷縮着打呼嚕。當尼克丁點著蠟燭和他的捲煙時候，瑪寫醒過來，貪饞地喝了一杯水。

『我糖果吃的太多了，』她說，便笑起來了。

『你在家麼？』她停一會問。

『不。』

尼克丁早知道那波爾楊思基管帶便是，跋耶近來在他上面造成大希望的，遷往西方的一省去，而且在市鎮上早行過了遠別的訪問；這纔是他岳父家裏一件頹喪的事哩。

『晚上跋耶來看我，』瑪寫坐起來說。『她並不說什麼，然而從她臉上，人可以看出她是怎樣的苦惱來，可憐的愛人呵！我不能不怪波爾楊思基。他又肥胖，又臃腫，他走路或是跳舞時候他的臉頰震動着……他不是一個我會中意的男人。然而我還一向以爲他是一個正經人。』

『我現在知道他是個正經人了，』尼克丁說。

『那麼他何以待跋耶這樣的不好呢？』

『怎的不好？』尼克丁問，起首感到對於白貓的憤怒，那白貓正伸展著弓起背來。

『就我所知，他不曾求過婚，也不曾給她什麼定約哩。』

『那麼他爲什麼這樣的常常在那屋子裏？他如果沒有意思娶她，就不應該來。』

尼克丁吹熄了蠟燭便上牀。然而他覺得不願意就躺下睡覺。他彷彿覺着他的頭巨大而且空虛像穀倉一般，這其間奇怪的思想像影似的流浪着。他想到：除卻 ikon lamp 的微光，那照

着他們靜寂的家庭的幸福的，除却這小小的世界，這其間他和這匹貓這樣平安而且幸福的住着，還有別一個世界……他又有一種熱情的深切的希冀，想要進到那世界，在什麼工廠或是大工場裏去親自工作，當着大衆去演說，去著作，去出版，去引起一種運動，去勞瘁自己，去受苦……他想要專心於一種事，至於忘掉自己，不復留意到自身的幸福，那只給他這樣單調的感情的。於是忽然間，在他的想像前面鮮明地湧起那剝得臉光的歇飽爾定的形相，可怕地對他說：『你連拉森還不曾讀過！你遠落在時代之後！你是怎樣的不堪造就呵！』

瑪寫醒過來，又喝了點水。他看着她的項頸，她那肥滿的肩膀以及喉頭，便記起教堂裏那隊長說過的話來——『玫瑰』

『玫瑰』，他喃喃的說，便笑起來了。

回答他的笑聲的，是牀底下摩什加的一聲瞌睡中的嘷叫：

『Rrr……nga-nga-nga……！』

在他的心上，沉壓着一種重大的憤怒，像一個冷森森的錘子一般。他於是覺着，想對瑪寫說些粗鹵的話，甚至於想跳起來打她；他的心戰慄起來。

『那麼』他抑制着自己問，『從我到你的家裏，我便有娶你的義務麼？』

『當然的。你很知道哩。』

『這是好的。』一分時之後，他又覆述道：『這是好的。』

尼克丁爲要減輕他的心跳，免得說話太多，便走到他的書室，在沙發上躺下，並沒有枕頭；隨後他便躺在地板上的地毯上了。

『眞是無意識呵！』他定着神說。『你是個教員，你在最高貴的職業上工作着……別的什麼世界於你有什麼用呢？好不荒唐呵！』

然而他立刻就確信着告訴自己，他不是一個眞正的教員，單是一個政府的雇員，又普通又平庸同教希臘文的捷克人一樣。他從未有過教授的天職，他絕不知道教授的原理，又從未對這科目有過興趣；他並不知道怎樣管理孩子們；他並不懂得他所教的意義，也許沒有教過正確的東西。那可憐的伊波立德伊波立的文本是顯然的愚笨，孩子們以及他的同事們都知道他是怎麼樣與怎樣希望他；然而他，尼克丁，同捷克人一樣，知道怎樣的遮掩他的愚笨，便巧妙的假裝着——謝上帝呵——他的教授很完善，以欺騙一切人。這些新的觀念使尼克丁出了驚；他排斥這些，叫這些是獃想，而且相信這一切都是由於他的神經過

敏，倒可以笑自己的。

其實他到早晨便笑自己並且叫自己一個老婆子了；然而他却明白他的心的平和失掉了，也許永遠的失掉了，而且在這小小的兩層的房屋裏此後幸福於他是不可能了。他悟到幻想已經消散，而不安之新生命和明澈的眼界正在開始，那是和平和與自身的幸福是不相容的。

次日是禮拜日，他在學校的禮拜堂裏，便在那里遇到他的同事們和校長。在他看來，他們心裏所懷抱的，完全是遮蓋着他們的愚昧和生活的不滿足，於是他也爲着遮蓋他的不安，柔和的微笑，談些微細的事情。隨後他走到車站，看着郵車進來和出去；他喜歡孤獨着，不喜歡和誰講話。

他到家裏看見跋耶和他的岳父，他們是過來用膳。跋耶的眼睛哭的紅了，她訴說頭痛，欵來思多夫一面大量的吃着，說近來年青的人們是不可靠，他們中間少有上等人的感情。

『這是獃氣啦！』他說。『我要這樣的當面對他說：「這是獃氣啦，先生」我要說。』

尼克丁柔和的微笑，幫瑪寫招待他們的賓客們，然而膳後他便走到他的書室，將門關上了。

三月的太陽從窗子晃耀的照進來，將他的和煖的光線流射到桌上。這天還是這月的二十日，然而馬夫們已經趕着車子，花園裏麻雀們也嘈雜起來了。在這等天氣，瑪寫正可以進來，將一隻臂膀抱住他的頸項，告訴他：馬已上了鞍，或者馬車在門口，並且向他問，她應當穿什麼衣服。春起來了，像前一個春一樣的明媚，而且這預示着同樣的喜悅……然而尼克丁想着，最好告一回假，到莫斯科去，便住在那邊他那舊時的寓所。隔壁的屋子裏，他們正喝着咖啡，談着波爾楊思基管帶，他一面並不聽着，便在他的日記裏寫道：『我在那里呢，我的上帝？我是爲俗氣和俗氣所包圍了。厭倦的，乏味的人們，一甏甏的酸乳酪，一瓶瓶的牛奶，蟑螂們，愚笨的女人們……沒有什麼比俗氣更其可怕，難受而且痛苦了。我定要脫離這里，我今天定要脫離了，否則我可要發狂了！』

中國民治主義

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

BY MINGCHIEN JOSHUA BAU, M. A., Ph.D.

Author of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
"The Open-Door Doctrine", etc.

Price $2.00

This book aims at studying the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constitutional problems confronting the Chinese nation at present, crystallizing the conclusions into a draft of a permanent constitution f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uthor is an impartial, conscientious, and patriotic stud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a keen observer of present-day tendencies in politics. The solutions and proposals he puts forth in this book are therefore characterized by frankness, straightforwardness, and fearlessness, his motive being not so much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one party or clique, but rather to promote the welfare of the entire people.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deals with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taking up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China, and analyses the problems presented. The second part treats of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proper, discussing the various issues involved in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permanent constitution, such as cabinet vs. presidential system, unitary vs. federal system, legislature, executive, judiciary, provincial autonomy, local government, etc. The book further contains, as appendices, a list of important Chinese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from the Ching dynasty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PUBLISHERS

F 115

評論之評論

討論北京新公布的憲法是否有效

▲湯漪的否認新憲
▲滬國會中有人主張還制憲權於國民
▲事實的失效說
▲要求新憲權利與反對者
▲否認果難得效果麼

十年未決的中華民國憲法，藉大選運動而得草草告成，——參看本期時事述評及本欄後面附錄。我們試想倘使這憲法不成於賄選聲浪高張，議員被斥爲猪仔的時候，則全國上下，對於這憲法成立紀念將怎樣的視爲盛舉，怎樣的加以點綴！而現在則問題牽連，國民中多有因不承認這次的總統選舉便根本的不承認北京的國會；因否認在京議員的人格，便牽累及於他們所議定的憲法的效力；於是這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條的新憲法，遂使人發生：『這究竟是否已成爲中華民國的根本大法？』的疑問！

國內輿論界對於這新憲法是否有效的問題，曾有種種討論。現在蒐羅這類議論，列之於下，以見國人對於新憲法效力問題的意見的一斑。

一 湯漪否認新憲法的三義

自去年國會恢復以來，制憲聲浪高張，參議院議員憲法起草委員長湯漪，一時在制憲派中頗負盛名。六月十三日後，制憲派分裂，藍公武等一派主張在京制憲；湯漪等一派主張遷地自由制憲。這次北京國會倉猝討論憲法，湯漪曾以憲法起草委員長資格，發電痛斥吳景濂。十月十日，吳景濂在國會中舉行憲法成立典禮，宣讀這效力尚有疑問的新憲法，而同時湯漪即通電全國，舉出三義，加以否認。通電中說：『……我國民對於數月以來之國變，果以不聞不問爲愛和平，爲保統一，而以聲罪致討爲倡亂，爲破壞，則愚知罪矣。果今後之和平與統一，將由犯罪團所產生之總統之憲法回復而保障之，以成萬年有道之休，則愚爲失言矣。如其否也，則左方所陳之三義，幸垂察焉：

第一，憲法爲建國根本，制憲尤爲愚十年來之懷抱；然果由犯罪團議決而宣布之，在根本上已失其尊嚴，憲法爭議，由此益棼，我國民當然不負擁護之義務。

第二，代議原則，在以少數服從多數；惟今日國會多數黨，以觸犯刑律爲唯一之武器，代議政制之信用因之破產，則凡所議決通過，即使擁有八百六十九人之多數，即使毫無捏報頂冒等情，而愚以藐焉中處之身，尚敢以自明責任之義，絕對否認之。

第三，繼今以往，凡我國人認爲民國政治惟有建築於多數國民同情之上，而其運用之際，絕對不主張利用現社會弱點，本諸提高向上主義，奉以周旋者，則愚願以公開之行動，與之合作。』

二 公憲說的興起與章行嚴的時機說

南下議員，固主張遷地自由制憲者，對於北京國會制憲，根本上不與以承認。他們於北京倉猝制憲時，即議將國會制憲權奉還國民，以完全取消北京國會制憲的權能。他們的理由是：國會議員已有三分之二以上附逆，國會應向國民交代。此義孟心史君在申報民主國之憲法一文，加以闡發。孟君說：『故君主國之憲法，或可由國會代定，以國會箝制君主，理或宜然；民主國之憲法，萬不宜由「冒民之名因以爲利」之國會代定。以少數間接之民，箝制多數直接之主，何可望其順軌？近有倡議員奉還制憲權於國民之說，側聞議員中頗有采是說者，苟能成會，必有提議之案，此足知眞理之不可終湮。但國民則亦不可靜待其奉還，苟奉

還之議不成，主人翁固當自動收回之耳。』

章行嚴君在昔固主張『公憲說』者，惟現在則以爲時機已失，他的公憲答難說：『公憲之議，愚倡之甚久，以爲國會不勝製憲之責，灼灼明甚。及時而以久假不歸之議憲權奉還國民，所有誤國釀亂不盡職責之罪，猶得末減。不謂四年前愚倡此說，聽者無一人焉；愚徒獲除名之譴以去。近日重言以申明之，同人稍稍許爲知言，而仍不敵其自攬憲綱之本意，以爲時機尚早。前一月頃，愚與林宗孟鍾伯毅宴約同僚二十餘輩，聚論此事，意在以議員名義，有所表見。宗孟臨宴，爲留京病妻連電促去，座客雖韙愚與伯毅言，而終依違於所謂尚早尚早一念之間，未能遽決此釁事也。

今者曹錕賄選之局成矣，議士三分之二以上，悉蒙不潔，不僅社會不容彼輩有何論列，而兩院中誓與割席之說，亦不約而盡同。是國會之機體全然毀裂。無論民六也，民八也，皆無如額成會之望。自非北京賄選之後，繼以賄憲，懸之國門，腹誹者死，於此終欲憲法與國會，連綴成詞，殆爲事理之所必無。以是之故，昨日湖北會館急議席上，提案發言，俱有以公憲爲請者，愚聞之而蘧然傷焉，終席不肯贊一詞。宣言書要愚屬草，亦未敢晝諾。客大怪問，謂愚不應持態前後矛盾如是。嗚呼！此豈足勞詰難之事也哉！請正告客，其議極是，而其時則非也。前此同人所云尚早也者，愚今請以太遲敬答焉矣！

蓋凡以一物公之於人，必其物乃己之所自有，然後取與辭受，爲有意味。嘗試論之：公憲於護國護法兩役，可稱宏識奇士；提議於今番國會南遷之始，不失爲識時務之俊傑；今日而始議及，名實未虧，而時之爲用大異，直降虜而已矣！何謂降虜？曩者愚著調和立國論，曾述英之羣家哈蒲浩之言曰：「凡人聚而爲羣，其事成於相劑相質，其習行於相與相讓，當割之利，不割不可，當低之求，不低不可也。」愚爲講其義曰：「當其可而割之，應於時而低之，是謂調和。當割不割而卒割，當低不低而卒低，是謂降虜。」何也？以其利早非己分之所擅，而其求早非己力之所勝也。今憲法一事，以國會自毀之故，明明非同人之力所能部署，始徐徐號於衆曰：公之！公之！國民縱不降虜我，我其何以自謂乎哉！

愚爲此言，非謂公憲於斯時爲不應爾也。賄選以後，全國之政治，瀕於絕境，法律二字，無從談起。荀卿有言：「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徒拘墟於法數，勢且以曹錕之四百八十票爲無畔夫選經，天下寧有是理？是今後將爲法義而戰，宜一空當今之政象

法迹，而唯根本之求乃人人應有之決心。公憲云者，並非以斷爛無意義之若干條文漫爲的彀由甲移乙，以布於民而已；乃欲全國人曉然於公同利害之所在，爭以血淚心思，奔注數事，大書深刻，號曰憲章，以期共守盡利也。果爾，則吾徒爲議員者，亦竊取褚慧僧所謂身退之義，回復其國民固有之分，奮力前邁，相與從事焉耳矣。當此政綱解紐法紀蕩然之會，殊無取夫何種形式，謂當由吾儕宣告，而後某事國民始得爲也，邦人君子其速奮起！』

三　努力週報的事實失效說

國人假使退一步想，關開大選運動與制憲事業的關係，或者可勉強以法律說去擁護新憲法，但是按之事實，恐怕新憲法的宣布，仍是依然無效。努力週報涵君便是這樣說的。他說：『我們到了今天，當然不能相信古代「聖人立法，愚者制焉」的格言——當然不能把法律同道德合在一塊，說法律是人類行爲的標準模範了。所以我們因此很可以退讓一萬步說：祇要憲法制得好，倒不必問制憲者是阿貓阿狗！

而況「憲法會議」是「憲法會議」，「總統選舉會」是「總統選舉會」，在法律上究竟是兩樣資格。我們不必因爲報紙上天天罵那些做總統選舉會的議員「是豬仔，」是「走狗；」就適用那「狗嘴裏吐不出象牙」的公例，斷定這些人一定制不出好憲法來。

我有一位朋友，當民國元年時，在安徽做警察廳長，想出一個佈告，禁止人民吃鴉片煙。於是請他的祕書起稿，這位祕書是臥床不起的癮者，就在鴉片烟床上做了一篇冠冕堂皇字字璣珠的禁煙文，但是我們那時總不忍因爲他言行不一致，便說他的禁煙文做得不好！也祇得退讓一萬步說：吃煙是他個人私德，起草是他祕書的職分。

我們假若這樣設想：那麼，就是卑汚苟賤的議員，也未始不可以制定出來神聖尊嚴的憲法。

但是本報第四十一期這一週中曾經說過：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至少要能引起國人的信仰與崇敬。試問這一個光園拜壽，紅羅廠領冰炭敬的無恥政客團體定出的憲法，能引起誰的信仰與崇敬？……總之……民治國家的法律決不是那班自己不守法律的無恥政客所能制定的。我們可以預言：吳景濂張伯烈的國會即使定出一個憲法來，將來決不會有憲法的效能，將來不過添一張廢紙！

我們試看看德國的憲法乃是柏呂斯博士(Dr Preusz)平昔研究的結果；俄國的憲法乃是列寧等多數派的主張的結晶；從前美國的憲法更不用說了，凡是美國的偉大的人物如華盛頓哈密頓莫迪森甲恩森佛蘭克林詹姆斯威爾遜……等，凡功高望重的政治家兼學者幾乎沒有一人不在內。我國的憲法會議諸公如果拿鏡子自己照照，能不自慚形穢嗎？用狗糞做菩薩，還強令人低頭崇拜，能不為神聖尊嚴憲法悲嗎！』

四　張君勱承認新憲法的四項要求與輿論的反對

張君勱君在十月十一日的申報上，做了一篇論憲法公布的長文章，前半痛斥這次制憲的黑幕，但後半則竟由『與其但為嚴詞之抗辯，不若兼取據法之力爭一語』轉到承認這新憲法而據以力爭四項要求；末尾並自承為兒戲。文中說：『……法也者，懸諸國門，而政府與人民所共守者也；其為憲法與普通法一也。問今之急於公布憲法者，其動機何如乎？居高位而有奉行之責者，其誠意何如乎？國事紛如亂絲，甲勝乙敗，數年一易，此區區紙片，能轉移此分裂之局，合一堂而揖讓之乎？竊以為法律與道德同出一源，問諸心而安，準諸理而合者，然後勒為條文，而可與長久共守；反是者，其立法也別有所為而為，己心不正，人必有以窺其微，則法效隨之而失。今之國會議員，奔走於權貴之門，以法律所賦之公權，為市道之交易，徒為掩蓋臉面，乃有此制憲之舉。憲則成矣，若窮其隱於憲後之心，則不可以告人耳。大學之言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揜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吾於布憲之舉，亦以「則何益」三字還贈諸議員諸公。若夫今之權要，方以有德者正位自居（洛陽賀電語），既以憲法點綴盛典，必復以憲法要求他造罷兵，求之而不遂，曰是他造之過，非我之過也。嗚呼，挾此骯髒之心理與憲法俱來，吾直為憲法痛哭而已』。

然則國人之態度如何乎？其反對之乎？曰，反對之，是也，然此種法律，不待頒布而已知其無效，與其但為嚴詞之抗辯，不若兼取據法之力爭，力爭之道奈何？第一，要求政府明定期限，裁減軍隊，以符憲法上軍費限於行政費四分之一之規定；第二撤退各省駐防軍，從速實行憲法上之國民軍制；第三，各省要求制憲，使各省立於民治之下，不得由軍閥干涉；第四要求財政統一，軍人不得據鐵路奪國款。執此四者以爭之，其得之也，則法之本無效者

而進爲有效,亦所以增進國民權利之一道也;爭之而不得,則今後政府,卽爲毀法之人,而憲法不取消而自取消。或者以爲如所言贊成反對並採之法,等於兒戲;我則以爲此兒戲政府,惟有以兒戲之法待之耳。』

張君的說數,因與輿論界反對新憲的潮流相抵觸,頗有著論攻擊之者:商報畏壘君因張君原文末尾數語,說他『……主倡者已自認爲相戲之辭,可勿具論。』覺悟力子君則痛快的說『……張氏勸國人依據了吳景濂們的憲法,去要求政府四件事;這所謂政府是什麼,當然是曹錕和所任命的閣員了;要求的手段是什麼,當然是用電文或推代表去請願了。對了!張氏的肺肝如見了!吳景濂們公布了這樣的憲法,正苦沒人承認;曹錕的大總統,也正苦沒人承認;有了張氏這一個主意,憲法固然不怕你們不承認,就是曹錕也不怕你們不稱他大總統了!這種偸關漏稅的妙計,眞非張氏這樣聰明的人想不出來!』

五 時事新報的否認難得效果說

北京的輿論界,對於新憲法是主張承認的;不過他們並不暢言爲什麼應該承認,而出之以別種方法,使我們無可採錄,至於上海方面則時事新報十月十四日社評欄,有一篇承認卽等於否認否認也等於承認的文章,也能自成一種論調。原文說:『我們對於雙十公布的憲法,似乎有幾種可能的方法,現在分述如下:

第一種是根本上推翻法統論 就法律的本質上講,認法律和廟裏的菩薩一樣,現經一度把這個土偶打碎了,則再塑起來,便是新菩薩,不能仍是那一個了;法律也是這樣,既經一度毀壞,其生命便斷絕了,若再恢復,則外形雖同,而生命却另是一個,不能算繼續以前的同一生命。照這樣說,自民五時代洪憲政變以後,法律的生命斷絕了好幾次,早失了正統;今天的國會本祇是一時權宜,並不是根據於法統。這種一時權宜的東西,當然可以根本推翻;所以根本上推翻法統論就是主張全部改造。

第二是否認說 此說的根據,必在進行賄選的訴訟;因爲賄選的訴訟若不成立,則漫然否認,乃是絕對不通的,惟有無知識的人方作此種不通的議論的,我們不必去管他。進行賄選的訴訟若得成立,則大部分議員既觸犯刑律,當然除名,除名又當在議憲以前,則憲法當然無效,不過此說在黑暗勢力中決辦不到罷了。

第三是承認說　以爲憲法與大選是兩件事，大選由賄而成，不能說憲法也是賄賂造成的，這還是講邏輯。至於此說的根據却不在邏輯，而在政治的手段。以爲這部憲法是匆促制定的，其中有許多地方是與直派未必有利的，我們不妨嚴責其實行，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是以他自己的圈套來箍他，自然比現在絕對沒有法律的狀態稍微好些。

以上這三個方法，是從這幾天輿論中歸納出來的。我們對於第一個，以爲在論理上理由最充分，是應得主張的，不過不免流於空論，而不能卽見效於目前的實際；至於第二則絕對不能實現，不必批評；第三以手段論固未嘗不可，不過手段與實力仍有關係，試問所謂嚴厲督責其實行憲法，是否也需要人民的實力？如其實力不够，又何從督責呢？所以歸根仍是人民的實力問題，實力够了，難道不能改造麽？實力不够，督責也是徒然。

因此我們感到的是中國人根本上是過這種超法律的生活的：壞的法律固然被否認了，無人愛惜；好的法律也除了要利用他的人而外，再不會有人來擁護。所以承認憲法，其結果也等於否認憲法，而否認憲法，其實際卽等於承認憲法。我們自信這兩句話是最鞭辟近裏的了。可把這件事完全繪形繪神描出來。何謂承認等於否認呢？因爲承認了憲法，我們決不能得着憲法所賜的利益，一切權利仍須我們用實力拚命去爭，我們仍不能拿憲法來鎭服一切叛徒；卽使我們根據憲法而有要求，也不因爲憲法的效力而能得取，所以說承認等於否認。至於否認等於承認更容易明白：自徐世昌時代以迄現今，不承認政府的實繁有徒，然而其爲政府，直立不動，却依然如故。憲法又何不然！一方面儘你高唱否認，他方面却仍自居爲憲法，夷然不恤，所以否認也是等於承認。總之，不努力從事於培養法律生活的國民根性，而專斤斤於現前的法律問題，恐怕很難有圓滿的解決罷！

＊　＊　＊　＊　＊

對於『北京新公布的憲法究竟是否有效』的一個問題，輿論界的討論大略如此。至於能否不再蹈『不承認的……實繁有徒，然而其爲……直立不動，依然如故』的覆轍，那不免就要牽涉到實力問題，在這討論的範圍以外了。

中華民國憲法全文

十二年十月十日公布

中華民國憲法會議爲發揚國光，鞏固國圉，增進社會福利，

擁護人道尊嚴，制茲憲法，宣布全國，永矢咸遵，垂之無極。

第一章　國體

第一條　中華民國永遠爲統一民主國。

第二章　主權

第二條　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三章　國土

第三條　中華民國國土，依其固有之疆域國土及其區劃，非以法律不得變更之。

第四章　國民

第四條　凡依法律所定屬中華民國國籍者，爲中華民國人民。

第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於法律上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別，均爲平等。

第六條　中華民國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監禁審問或處罰。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

第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之住居，非依法律不受侵入或搜索。

第八條　中華民國人民通信之秘密，非依法律不受侵犯。

第九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選擇居住及職業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十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集會結社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十二條　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

第十三條　中華民國人民之財產所有權不受侵犯，但公益上必要之處分，依法律之所定。

第十四條　中華民國人民之自由權，除本章規定外，凡無背於憲政原則者，皆承認之。

第十五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訴訟於法院之權。

第十六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請願及陳訴之權。

第十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十八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從事公職之權。

第十九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納租稅之義務。

第二十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服兵役之義務。

第二十一條　中華民國人民依法律有受初等教育之義務。

第五章　國權

第二十二條　中華民國之國權，屬於國家事項，依本憲法之規定行使之；屬於地方事項依本憲法及各省自治法之規定行使之。

第二十三條　左列事項由國家立法並執行之：

一　外交，
二　國防，
三　國籍法，
四　刑事民事及商事之法律，
五　監獄制度，
六　度量衡，
七　幣制及國立銀行，
八　關稅，鹽稅，印花稅，煙酒稅，其他消費稅及全國稅率應行劃一之租稅，
九　郵政電報及航空，
十　國有鐵道及國道，
十一　國有財產，
十二　國債，
十三　專賣及特許，
十四　國家文武官吏之銓試任用糾察及保障，
十五　其他依本憲法所定屬於國家之事項。

第二十四條　左列事項由國家立法並執行，或令地方執行之：

一　農工礦業及森林，
二　學制，
三　銀行及交易所制度，
四　航政及沿海漁業，
五　兩省以上之水利及河道，
六　市制通則，
七　公用徵收，
八　全國戶口調查及統計，
九　移民及墾殖，
十　警察制度，
十一　公共衛生，

十二　救卹及遊民管理，

十三　有關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蹟之保存。

上列各款，省於不牴觸國家法律範圍內得另定單行法。

本條所列第一、第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各款，在國家未立法以前，省得行使其立法權。

第二十五條　左列事項由省立法並執行，或令縣執行之：

一　省教育實業及交通，

二　省財產之經營處分，

三　省市政，

四　省水利及工程，

五　田賦契稅及其他省稅，

六　省債，

七　省銀行，

八　省警察及保安事項，

九　省慈善及公益事項，

十　下級自治，

十一　其他依國家法律賦予事項。

前項所定各款，有涉及二省以上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共同辦理。其經費不足時，經國會議決，由國庫補助之。

第二十六條　除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列舉事項外，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性質關係國家者，屬之國家；關係各省者，屬之各省；遇有爭議，由最高法院裁決之。

第二十七條　國家對於各省課稅之種類，及其徵收方法，爲免左列諸弊，或因維持公共利益之必要時，得以法律限制之：

一　妨害國家收入或通商，

二　二重課稅，

三　對於公共道路或其他交通設施之利用，課以過重或妨礙交通之規費，

四　各省及各地方間，因保護其產物，對於輸入商品爲不利益之課稅，

五　各省及各地方間物品通過之課稅。

第二十八條　省法律與國家法律牴觸者無效。

省法律與國家法律發生牴觸之疑義時，由最高法院解釋之。

前項解釋之規定，於省自治法牴觸國家法律時，得適用之。

第二十九條　國家預算不敷，或因財政緊急處分，經國會議決，得比較各省歲收額數，用累進率分配其負擔。

第三十條　財力不足或遇非常災變之地方，經國會議決，得由國庫補助之。

第三十一條　省與省爭議事件，由參議院裁決之。

第三十二條　國軍之組織，以義務民兵制爲基礎，各省除執行兵役法所規定之事項外，平時不負其他軍事上之義務。

義務民兵依全國徵募區分期召集訓練之。但常備軍之駐在地以國防地帶爲限。國家軍備費，不得逾歲出四分之一；但對外戰爭時，不在此限。

國軍之額數，由國會議定之。

第三十三條　省不得締結有關政治之盟約；省不得有妨害他省或其他地方利益之行爲。

第三十四條　省不得自置常備軍，並不得設立軍官學校及軍械製造廠。

第三十五條　省因不履行國法上之義務，經政府告誡仍不服從者，得以國家權力強制之。

前項之處置，經國會否認時，應中止之。

第三十六條　省有以武力相侵犯者，政府得依前條之規定制止之。

第三十七條　國體發生變動，或憲法上根本組織被破壞時，省應聯合維持憲法上規定之組織，至原狀回復爲止。

第三十八條　本章關於省之規定，未設省已設縣之地方均適用之。

第六章　國會

第三十九條　中華民國之立法權，由國會行之。

第四十條　國會以參議院衆議院構成之。

第四十一條　參議院以法定最高級地方議會，及其他選舉團體選出之議員組織之。

第四十二條　衆議院以各選舉區比例人口選出之議員組織之。

第四十三條　兩院議員之選舉，以法律定之。

第四十四條　無論何人，不得同時爲兩院議員。

第四十五條　兩院議員，不得兼任文武官吏。

第四十六條　兩院議員之資格，各院得自行審定之。

第四十七條　參議院議員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

第四十八條　衆議院議員任期三年。

第四十九條　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議員之職務，應俟次屆選舉完成依法開會之前一日解除之。

第五十條　兩院各設議長副議長一人，由兩院議員互選之。

第五十一條　國會自行集會開會閉會但臨時會於有左列情事之一時行之：

一　兩院議員各有三分之一以上之聯名通告，

二　大總統之牒集。

第五十二條　國會常會於每年八月一日開會。

第五十三條　國會常會會期爲四個月，得延長之但不得逾常會會期。

第五十四條　國會之開會閉會兩院同時行之：

一院停會時，他院同時休會。

衆議院解散時，參議院同時休會。

第五十五條　國會之議事，兩院各別行之。同一議案，不得同時提出於兩院。

第五十六條　兩院非各有議員總數過半數之列席，不得開議。

第五十七條　兩院之議事，以列席議員過半數之同意決之；可否同數，取決於議長。

第五十八條　國會之議定，以兩院之一致成之。

第五十九條　兩院之議事公開之。但得依政府之請求，或院議秘密之。

第六十條　衆議院認大總統副總統有謀叛行爲時，得以議員總數三分二以上之列席，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彈劾之。

第六十一條　衆議院認國務員有違法行爲時，得以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彈劾之。

第六十二條　衆議院對於國務員，得爲不信任之決議。

第六十三條　參議院審判被彈劾之大總統副總統及國務員。

前項審判非以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不得判決爲有罪或違法。

判決大總統副總統有罪時，應黜其職；其罪之處刑，由最高法院定之。

判決國務員違法時，應黜其職，並得奪其公權；如有餘罪，付法院審判之。

第六十四條　兩院對於官吏違法或失職行爲，各得咨請政府查辦之。

第六十五條　兩院各得建議於政府。

第六十六條　兩院各得受理國民之請願。

第六十七條　兩院議員得提出質問書於國務員，或請求其到院質問之。

第六十八條　兩院議員於院內之言論及表決，對於院外不負責任。

第六十九條　兩院議員在會期中，除現行犯外，非得各本院許可，不得逮捕或監視。

兩院議員因現行犯被逮捕時，政府應即將理由報告於各本院，但各本院得以院議要求於會期內暫行停止訴訟之進行，將被捕議員交回各本院。

第七十條　兩院議員之歲費及其他公費，以法律定之。

第七章　大總統

第七十一條　中華民國之行政權，由大總統以國務員之贊襄行之。

第七十二條　中華民國人民，完全享有公權，年滿四十歲以上並居住國內滿十年以上者，得被選舉爲大總統。

第七十三條　大總統由國會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選舉之。

前項選舉，以選舉人總數三分二以上之列席，用無記名投票行之，得票滿投票人數四分三者爲當選。但兩次投票無人當選時，就第二次得票較多者二名決選之，以得票過投票人數之半者爲當選。

第七十四條　大總統任期五年，如再被選得連任一次。

大總統任滿前三個月，國會議員須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

第七十五條　大總統就職時，須爲左列之宣誓：

『余誓以至誠遵守憲法，執行大總統之職務。謹誓。』

第七十六條　大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本任大總統期滿之日止。

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

副總統同時缺位，由國務員攝行其職務；同時國會議員於三個月內自行集會，組織總統選舉會，行次任大總統之選舉。

第七十七條　大總統應於任滿之日辭職，如屆期次任大總統尚未選出，或選出後未就職，次任副總統亦不能代理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

第七十八條　副總統之選舉，依選舉大總統之規定，與大總統之選舉同時行之，但副總統缺位時應補選之。

第七十九條　大總統公布法律，並監督確保其執行。

第八十條　大總統爲執行法律，或依法律之委任，得發布命令。

第八十一條　大總統任免文武官吏，但憲法及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八十二條　大總統爲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統帥陸海軍。陸海軍之編制，以法律定之。

第八十三條　大總統對於外國爲民國之代表。

第八十四條　大總統經國會之同意，得宣戰。但防禦外國攻擊時，得於宣戰後請求國會追認。

第八十五條　大總統締結條約，但媾和及關係立法事項之條約，非經國會同意，不生效力。

第八十六條　大總統依法律得宣告戒嚴，但國會認爲無戒嚴之必要時，應即爲解嚴之宣告。

第八十七條　大總統經最高法院之同意，得宣告免刑減刑及復權。但對於彈劾事件之判決，非經參議院同意，不得爲復權之宣告。

第八十八條　大總統得停止衆議院或參議院之會議。但每一會期停會不得逾二次，每次期間不得逾十日。

第八十九條　大總統於國務員受不信任之決議時，非免國務員之職，即解散衆議院；但解散衆議院，須經參議院之同意。原國務員在職中，或同一會期，不得爲第二次之解散。大總統解散衆議院時，應即令行選舉，於五個月內，定期繼續開會。

第九十條　大總統除叛逆罪外，非解職後，不受刑事上之訴究。

第九十一條　大總統副總統之歲俸，以法律定之。

第八章　國務院

第九十二條　國務院，以國務員組織之。

第九十三條　國務總理及各部總長，均爲國務員。

第九十四條　國務總理之任命，須經衆議院之同意。國務總理於國會閉會期內出缺時，大總統得爲署理之任命。但繼任之國務總理，須於次期國會開會後七日內，提出衆議院同意。

第九十五條　國務員贊襄大總統，對於衆議院負責任。大總統所發命令，及其他關係國務之文書，非經國務員之副署，不生效力。但任免國務總理，不在此限。

第九十六條　國務員得於兩院列席及發言，但爲說明政府提案時，得以委員代理。

第九章　法院

第九十七條　中華民國之司法權，由法院行之。

第九十八條　法院之編制及法官之資格，以法律定之。

最高法院院長之任命，須經參議院之同意。

第九十九條　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訴訟。但憲法及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條　法院之審判公開之。但認爲妨害公安，或有關風化者得秘密之。

第一百一條　法官獨立審判，無論何人不得干涉之。

第一百二條　法官在任中，非依法律不得減俸停職或轉職。

法官在任中非受刑法宣告，或懲戒處分，不得免職。但改定法院編制，及法官資格時，不在此限。

法官之懲戒處分，以法律定之。

第十章　法律

第一百三條　兩院議員及政府各得提出法律案。但經一院否決者，於同一會期，不得再行提出。

第一百四條　國會議定之法律案，大總統須於送達後十五日內公布之。

第一百五條　國會議定之法律案，大總統如有異議時，得於公布期內，聲明理由請求國會覆議。如兩院仍執前議時，應即公布之。

未經請求覆議之法律案，逾公布期限，即成爲法律。但公布期滿在國會閉會，或衆議院解散後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六條　法律非以法律不得變更或廢止之。

第一百七條　國會議定之決議案，交覆議時，適用法律案之規定。

第一百八條　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

第十一章　會計

第一百九條　新課租稅及變更稅率，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十條　募集國債及締結加增國庫負擔之契約，須經國會議定。

第一百十一條　凡直接有關國民負擔之財政案，衆議院有先

議權。

第一百十二條　國家歲出歲入每年由政府編成預算案，於國會開會後十五日內，先提出於衆議院。

參議院對於衆議院議決之預算案修正或否決時，須求衆議院之同意。如不得同意，原議決案即成爲預算。

第一百十三條　政府對特別事業，得於預算案內，預定年限，設繼續費。

第一百十四條　政府爲預算不足，或預算所未及，得於預算案內設預備費。

預備費支出，須於次會期請求衆議院追認。

第一百十五條　左列各款支出，非經政府同意，國會不得廢除或削減之：

一　法律上屬於國家之義務者，

二　履行條約所必需者，

三　法律之規定所必需者，

四　繼續費。

第一百十六條　國會對於預算案，不得爲歲出之增加。

第一百十七條　會計年度開始預算未成立時，政府每月依前年度預算十二分之一施行。

第一百十八條　爲對外防禦戰爭，或戡定內亂，救濟非常災變，時機緊急，不能牒集國會時，政府得爲財政緊急處分。但須於次期國會開會後七日內，請求衆議院追認。

第一百十九條　國家歲出之支付命令，須先經審計院之核准。

第一百二十條　國家歲出歲入之決算案，每年經審計院審定，由政府報告於國會。

衆議院對於決算案或追認案否認時，國務員應負其責。

第一百二十一條　審計院之組織，及審計員之資格，以法律定之。

審計員在任中，非依法律不得減俸停職或轉職。

審計員之懲戒處分，以法律定之。

第一百二十二條　審計院院長，由參議院選舉之。

審計院院長關於決算報告，得於兩院列席及發言。

第一百二十三條　國會議定之預算及追認案，大總統應於送達後公佈之。

第十二章　地方制度

第一百二十四條　地方劃分爲省縣兩級。

第一百二十五條　省依本憲法第五章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得自制定省治法。但不得與本憲法及國家法律相抵觸。

第一百二十六條　省自治法由省議會，縣議會，及全省各法定之職業團體選出之代表，組織省自治法會議制定之。

前項代表除由縣議會各選出一人外，由省議會選出者，不得逾由縣議會所選出代表總額之半數。其由各法定之職業團體選出者亦同。但由省議會縣議會選出之代表，不以各該議會之議員爲限。其選舉法由省法律定之。

第一百二十七條　左列各規定，各省均適用之：

一　省設省議會，爲單一制之代議機關；其議員依直接選舉方法選出之。

二　省設省務院，執行省自治行政，以省民直接選舉之省務員五人至九人組織之，任期四年；在未能直接選舉以前，得適用前條之規定組織選舉會選舉之。但現役軍人，非解職一年後，不得被選。

三　省務院設院長一人，由省務員互選之。

四　住居省內一年以上之中華民國人民，於省之法律上一律平等，完全享有公民權利。

第一百二十八條　左列各規定，各縣均適用之：

一　縣設縣議會，於縣以內之自治事項有立法權。

二　縣設縣長，由縣民直接選舉之。依縣參事會之贊襄，執行縣自治行政。但司法尙未獨立及下級自治尙未完成以前，不適用之。

三　縣於負擔省稅總額內，有保留權。但不得逾總額十分之四。

四　縣有財產及自治經費，省政府不得處分之。

五　縣因天災事變或自治經費不足時，得請求省務院，經省議會議決，由省庫補助。

六　縣有奉行國家法令及省法令之義務。

第一百二十九條　省稅與縣稅之畫分，由省議會議決之。

第一百三十條　省不得對於一縣或數縣施行特別法律；但關係一省共同利害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三十一條　縣之自治事項有完全執行權，除省法律規定懲戒處分外，省不得干涉之。

第一百三十二條　省及縣以內之國家行政，除由國家分置官

吏執行外，得委任省縣自治行政機關執行之。

第一百三十三條　省縣自治行政機關執行國家行政，有違背法令時，國家得依法律之規定懲戒之。

第一百三十四條　未設省已設縣之地方，適用本章之規定。

第一百三十五條　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因地方人民之公意，得畫分爲省縣兩級，適用本章各規定。但未設省縣以前，其行政制度以法律定之。

第十三章　憲法之修正解釋及效力

第一百三十六條　國會得爲修正憲法之發議。

前項發議，非兩院各有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成立。

兩院議員非有各本院議員總額四分一以上之連署，不得爲修正憲法之提議。

第一百三十七條　憲法之修正，由憲法會議行之。

第一百三十八條　國體不得爲修正之議題。

第一百三十九條　憲法有疑義時，由憲法會議解釋之。

第一百四十條　憲法會議由國會議員組織之。

前項會議，非議員三分二以上之列席不得開議；非列席員四分三以上之同意，不得議決。但關於疑義之解釋，得以列席員三分二以上之同意決之。

第一百四十一條　憲法非依本章所規定之修正程序，無論經何種事變，永不失其效力。

類人猿的新發見

歷來的人類學者，在人類進化史上，總以爪哇類人猿(Java ape-man)爲史前時代最著的類人動物。有杜抱斯博士(Dr. Eugene Dubois)者，於一八九一年在爪哇近屈里尼耳(Trinil)地方曾發見一類人動物的骨骼，名曰 Pithecanthropuserectus。近美國黑爾特列加博士(Dr. Ales Hrdlicka)特以這事，親赴歐洲，在哈蘭(Haarlam)的杜博士家作實地的考察。據云：『這動物的頭蓋骨很和人相像，而大腿骨則簡直和人一樣。總之，其中雖不無懷疑之點，未能一時解釋明白；但其足爲歷來科學上最重要的事物，則是無容疑慮的。』(微)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二年十月一日

●張作霖響應盧永祥通電反對北京非法選舉總統。

●交通部召集各路警長開路警會議，討論應付外交及護路辦法。

●河南新鄭發見之古物運開封保存，並續有發見。

同　二日

●薛篤弼呈報檢查京師平市官錢局所製銅元票額有三千五百三十餘萬串之多。

同　三日

●議員邵瑞彭向北京地方檢察廳控告高凌霨等爲總統選舉事向議員行賄，並將證據製版向各報發布。

●北京衆議院議決咨請政府否認金佛郎案。

●湖南譚趙展長停戰期間議和；吳佩孚派葛應龍等在岳州設警備司令部，並由蕭耀南部第二十五師編兩混成旅進駐岳州。

同　四日

●廣東許崇智部占領河源。

●十六國二次臨案通牒，由葡使送外交部，要求承認第一次通牒辦法。

●吳景濂等在北京開憲法會議，到五百五十一人，二讀通過地方制度各章。

●署財政次長沈鴻昭辭職，以賀德麟繼署。任張之江爲陸軍第七混成旅旅長，李鳴鐘爲第八混成旅旅長，宋哲元爲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長。

●攝政內閣公布國會議決修正國會組織法：——於第七條後增加：『前兩條規定議員之職務應俟次屆選舉完成依法開會之前一日解除之』作爲第八條。

同　五日

●公布第一屆衆議院議員改選令。

●北京議員吳景濂等五百九十人開大總統選舉會。投票結果曹錕得四百八十票最多數當選，其餘孫文三十三票，唐繼堯二十票，及岑春煊段祺瑞吳佩孚等各數票。

●湖南湘潭姜畬地方，由魯滌平劉鉶集譚趙代表開和平會議。

同 六日

●北京憲法會議，將地方制度全章，國權全章及民六懸案悉通過二讀會。

●派李家鏊為駐俄外交代表。

●中國銀行總裁王克敏辭職，以金還繼任。

同 七日

●憲法起草委員藍公武等三十八，將二讀通過之全部憲法修正文字。

●上海國會議員否認北京所議憲法，並提議公憲及國民制憲等辦法。

同 八日

●北京憲法會議開三讀會，通過憲法十三章一百四十一條，制憲事業告畢。

●吳景濂送總統證書赴保定，議員多人往賀。

●皖人余衮等仿蘇浙和平公約，擬定皖浙和平公約四條，由馬聯甲盧永祥簽字公布。

同 九日

●孫文通電全國討伐曹錕及通緝選曹議員，並電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一致進行。

●攝政內閣下令通緝范熙績何成濬。

同 十日

●吳景濂等在北京舉行公布憲法典禮。

●曹錕自保定至北京就職。上海杭州蕪湖等處人民舉行反對選曹大遊行。

●湖南譚趙和議，因葉開鑫等不承認所派代表議決之條件，雙方改派代表，準備開二次和會。

同 十一日

●孫文決定出師北伐。在粵滇軍蔣光亮聞唐繼堯派吳若愚率部入桂與陸榮廷聯合，因發起組織討唐軍。

●鮑貴卿趙玉珂李際春雲章等先後到奉天，向張作霖磋商奉直和議。

同 十二日

●高凌霨繼續被任兼代國務總理。浙江實行停止與北京公文往來。

●北京政府發保護外僑令。

●英法美日四使致文外交部，反對以關餘充內債基金。

●廣東陳策電告，西江軍隊於七日占領廣西之桂平。

同 十三日

◉奉浙及西南各省駐滬代表聯合通電討曹，並擬另組政府。

◉修訂法律館總裁江庸因政府任潘元敉署總纂，破壞成規，憤而去職。

◉南京兵變，卽鎭平。

◉廣東陳炯明系中葆藩呂春榮在南部占領化州，黃明堂退入廉州。

同　十四日

◉中東鐵路特梁西那站地震，延長至五分鐘。

◉湖南中立派魯滌平招所部團長袁植會議軍事，由兵士將袁刺死，朱耀華卽侵入湘譚，解散袁部，並放火刼搶。袁部二營及中立軍葉琪團被迫加入護憲軍。

同　十五日

◉淮山東督軍田中玉辭職，特授爲益威上將軍，山東督軍一職裁撤，以鄭士琦督理山東軍務善後事宜。

◉外交部答覆十六國二次臨案通牒，承認八月十日首次通牒之要求。

◉駐北京十三國公使及三代辦赴懷仁堂覲賀新總統。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

◉不列顚帝國經濟會議在倫敦開幕，澳洲，紐西蘭，印度，加拿大，紐芳蘭，南非，愛爾蘭均派代表與會。

◉德國古斯特林地方發生叛變，係國民黨主動，但被國防軍擊敗，叛黨四百人連黨魁均受擒。

同　三日

◉德國內閣辭職，因社會民主黨抱反抗態度之故。但德總統仍責成斯德萊斯曼改組新閣。

同　六日

◉斯德萊斯曼改組新內閣成立。仍爲聯合內閣，內有社會黨，民主黨，中央黨，及民黨。

同　九日

◉駐法德使受政府訓令轉告法總理，聲明德政府欲討論魯爾復業及繼續照解賠償項下物品之問題。但法總理稱法比擬與佔領境內德人實業家及當地德員談判，柏林代表不必參加云。

同　十二日

◉德總統總理及財政部長署名發表命令，各項稅款均須照金貨標準繳納。

同　十三日

◉德國會通過緊急戒備法案。此案准中央政府有權採行其認爲緊急必要關於財政經濟社會事件之計畫。

◉英國林平自八月起比賽飛機，本日賽畢，朗登與瓊司二人合得遠度獎金，計

費油一加倫飛行八十七哩半；美克米倫得速度獎金，每小時飛行七十六哩：克勒繞八十周，飛行一千零四十哩，得平穩獎金；畢爾賽升高至一萬四千四百呎，得高度獎金。

◉法英西班牙三國政府決定於十月二十日在巴黎開會討論非洲坦及爾問題。

◉法英意政府接受比政府提議，賠償委員會應研究數月前比國所擬之賠償辦法。

同　十五日

◉德政府依照急備法所賦予之權利，決計施行新幣計畫，聯合農工商設立一國幣銀行，發行一種國幣。

◉萬國稅關大會開幕，與會者有國際聯盟會會員三十五國，主席為國際聯盟行政會所指派之英人布克斯頓。

大地震中日本各地被害的統計　（雲）

日本此次地震，其被災人數言人人殊。茲據臨時震災救護事務局呈日本天皇的統計報告，列之如下。想比其他的較為可恃。

東京府（損十分之六）

全燒	二九六、五〇〇戶
全毀	三五、九一四戶
半燒半毀	三〇、〇〇〇戶
死者	七七、八二三人

神奈川縣（橫濱完全被毀，約計損十分之八）

全燒全毀	一五〇、七一七戶
死者	三三、〇〇〇人

靜岡縣

全半燒	三、九六六戶
全半毀	一、八五五戶
死傷者	一、三四九人

千葉縣

全燒	四四〇戶
失踪	一一戶
全半毀	四四、七五七戶
死傷者	四、一三五人

埼玉縣

全半毀	三、七一八戶
死傷者	七三四人

山梨縣

全毀	一、六〇〇戶
半燒	五、三一〇戶
全燒	二戶

總計全燒及半燒	約四八六、〇〇〇餘戶
全毀及半毀	約一〇〇、八〇〇餘戶
死者	八四、〇〇〇餘人
失踪者	五〇、〇〇〇人